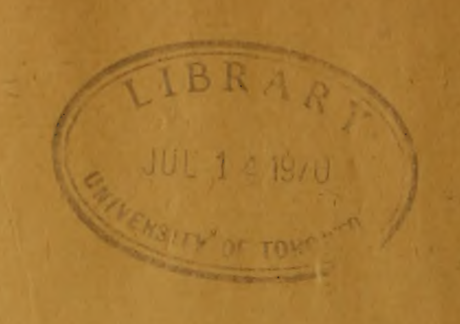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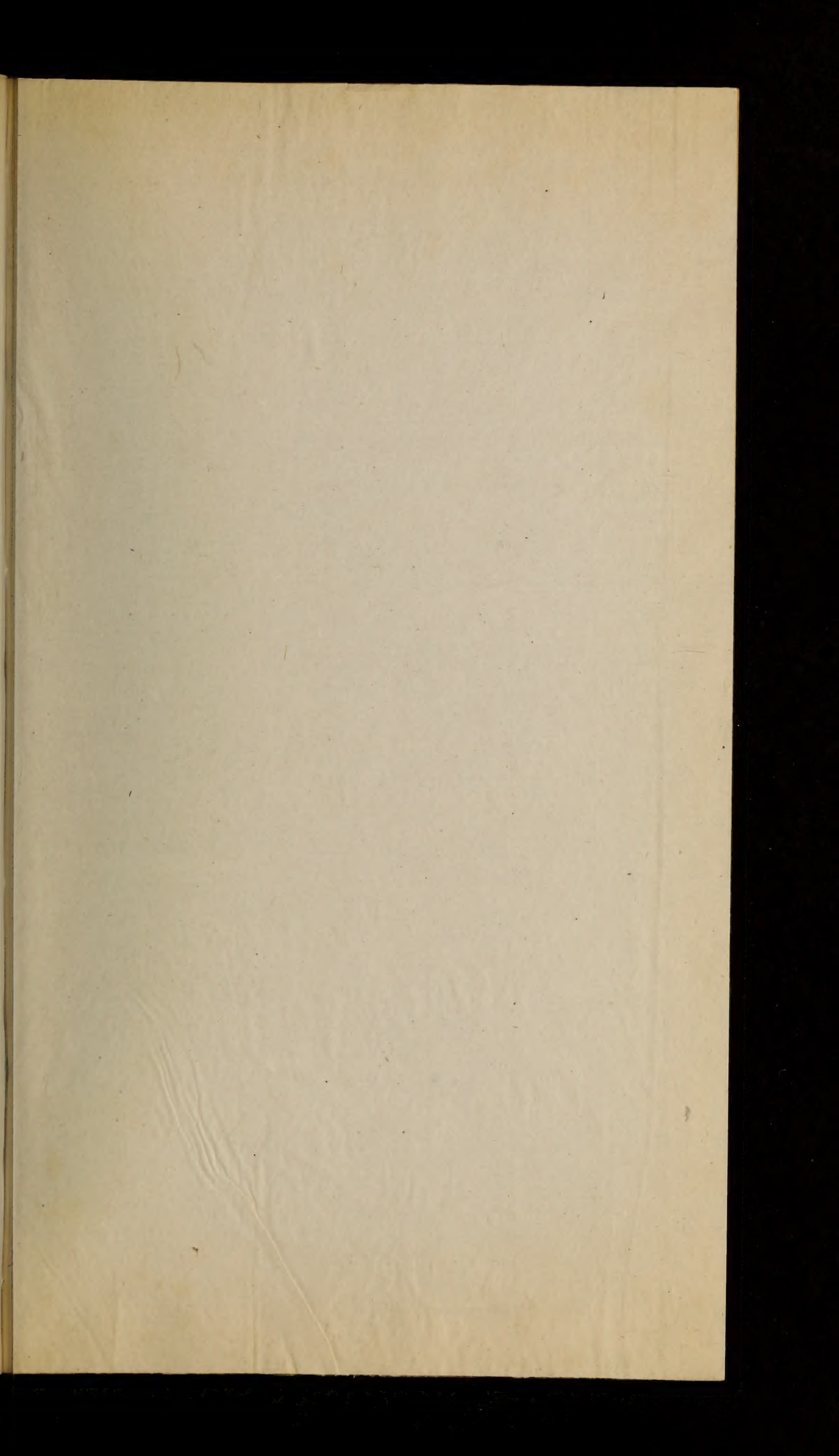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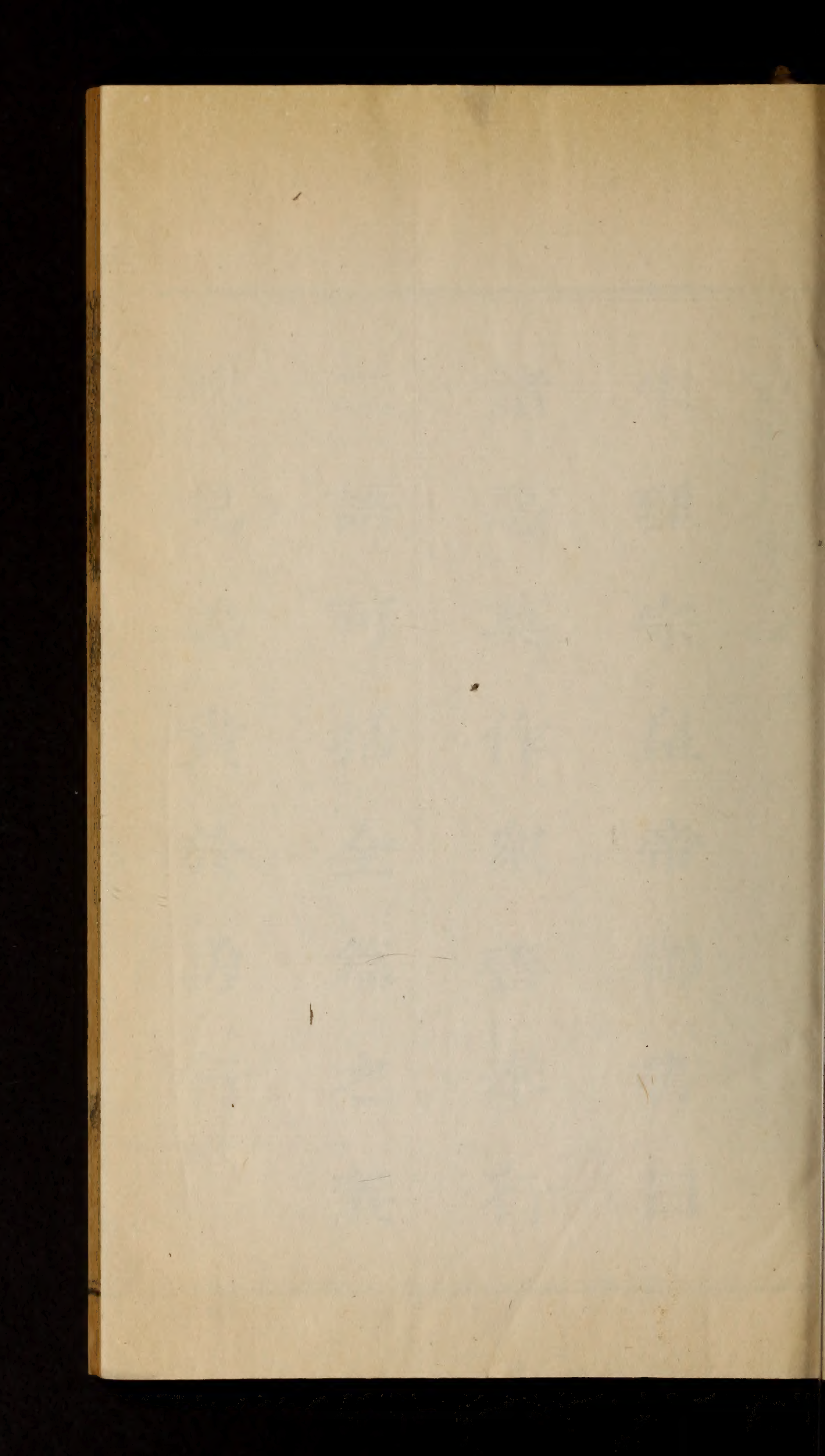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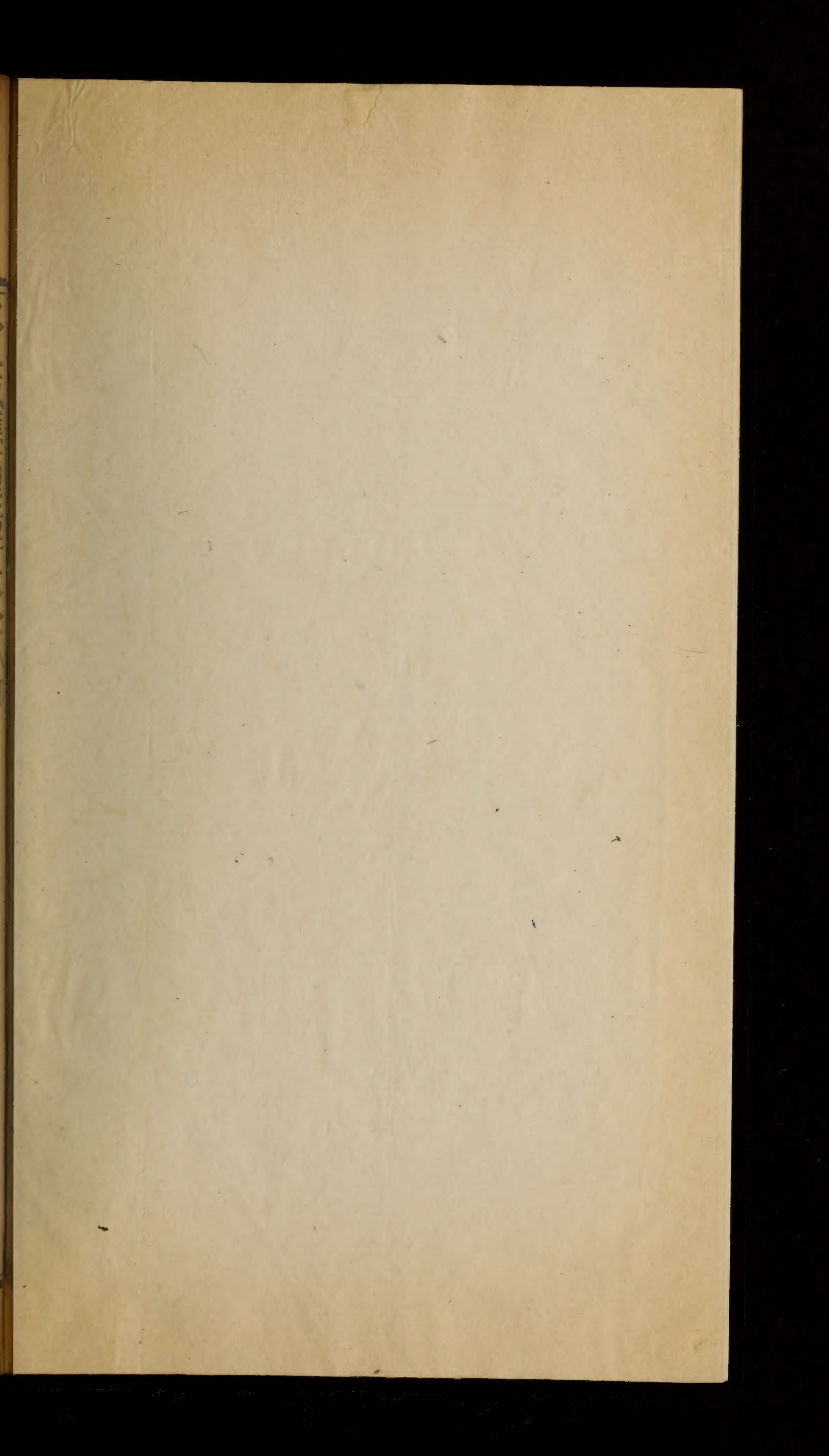

LIBRARY
JUL 14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太上感應篇註解大全 人部

宋理宗皇帝御書曰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二語可括全篇之義

總見善貴於勇行

分外營求

〔註〕太乙眞人曰、予有六字經、曰忍曰方便曰安本分、人之不肯安本分者、只謂營求可恃耳、豈知人生富貴貧賤、一定不移、陰註陽受、皆前因也、可分外求乎、袁了凡答雲谷禪師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仁義道德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禪師曰、孟子之言甚妙、汝自錯解了、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仁義道德、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然則爲善得福、乃是本分內所有、而分外營求、豈有得福之理哉、但爲善時未嘗有營求之心、而得福則自然之應耳、苟有心營求、則屬於分外矣、乃知太上苦心化導人、切實而委婉也哉、

〔引經〕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論〕新平縣令裴璞卒於官、其友韋元芳客隴右、道逢璞躍馬來、騎從甚盛、驚問之、璞曰、吾任四川掠剩使、專司世間財物盈縮、凡陰司註定祿籍、倘或有踰額、則陰府稽察、命我掠奪之、使之或遭橫事、或貿易折損、一切水火盜賊疾病遺忘、以消耗之、夫世間農勤求穀、商勤求財、官勤求祿、只得本分所有、不能增本分所無、如不

勤、將本分亦失之矣、然人當自知足、不可於本分外、妄生覬覦之心、今子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若多取又當掠去、不敢厚子、後果獲如數、

○劉伯龍少貧、長歷尚書左丞、出爲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將令家人營什一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嘆曰、窮固有命、何至爲鬼所笑、嗚呼、世人不能安命、非分妄求、爲鬼笑者多矣、

[分定報]唐魏徵爲僕射時、有參隨二官、簾外閒評、一人曰、我等官職悉由此老、一人曰、總由天、徵聞之、遂作一書、付言由此老者、送選部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也、出門忽心痛、乃托由天者送書、部問其名、明日註詮補一美職、而徵賜書之人不與焉、徵問之俱以實對、益嘆由天之說爲不誣耳、

[箴]洪武初、江右廖德明精堪輿、自選一穴、在江邑青龍山尾、葬後當出天子、臨終戒其子曰、葬後三年、勿啟宅門、啟得奇禍、子依言扃其門、三年不啟、後欲嫁妹、母曰、但爭差五日、啟門何妨、遂啟之時欽天監奏帝星見江西、又言江西有天子氣、因蹤跡發其塚、但見屍已化爲龍、惟一足未化、目瞋未開、蠕蠕有動意、若滿五日、則化而入江事成矣、自古言文齊福不齊、其廖德明之謂乎、德明術齊矣、而福不齊、安得妄求大位哉、

○歸安省祭孫邦華就銓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赴銓太原府倉官華選未及將束裝歸忽姐夫暴死華語甥曰爾父一生勤苦付之東流矣然文憑尚在盍使我冒爲之貲皆均分何如甥從之華赴任任滿共得七百餘金華自喜得計復入京投文聽選及拈籤恰補原缺勢不可往涕泣而歸使邦華能安分待時太原倉官可獨享其利而將來遷轉又未可知今以一奸巧自失豈非越分營求爲神所掠乎如此者可類推勿蹈故轍可耳 以上營求名位

善報

寶祐間孟無庵專帥荊湖出巡見一漁翁貌甚偉手提巨鱗避道左公詰姓名並詢年庚與已同令到衙欲官之漁翁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年偶與公同公生於陸土厚重故貴某生於舟水輕浮故賤某漁足自活若一旦富貴恐難消受必致暴死強之不可竟去後漁翁生五子殷富享高壽終

○盧懷慎清謹不營貲產既爲相無異寒素病卒妻崔氏戒子勿哭曰汝父清苦必不死時張說同爲相貨賄山積豐歉大異是夜公果甦左右以夫人言告公公曰清苦是吾前定吾到冥司見有三十鑪日夜爲張公鼓鑄錢財我無一焉冥王嘉我廉靜奏帝詔加二紀發回後張公恃富家人坐法夫貴而不富宰相尚不能營錢財況其下焉者乎然富亦不可恃縱奔逐何益哉

惡報　復州陸奇、將赴京投相知、請楚中盧山人卜曰、君未逢時、未可輕動、且汝堂後有錢一甕、非君物、錢主方三歲、君不許用一文用、必有禍、陸口應諾、歸語妻子曰、我宅內錢非我用而誰、相率掘起、果一甕、散錢數十萬、妻兒方串尚未取、各頭痛不可忍、乃信盧士之言、復往問、盧曰、骨肉與錢孰重、乃即埋錢、頭痛皆止、

○常熟直塘村、富人張八翁、機械無厭、有客糴米五百斛、已立約定價矣、發米時、每斗又欲增錢二十文、客怨恨不平、抱恣增之、午後大風忽起、陰雲蔽空、雨雹傾注、張之倉帑錢帛、掃蕩一空、所居大廳、揭去數千步、張驚怖、忽一木墮身、臂折而死、此過求錢財之報也、夫價既定而復增、此眞分外財也、安得不犯天怒哉、

○隋末有一書生、貧甚、居隣官庫、欲盜其錢、金甲神持戈擊曰、汝要錢可速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至一鐵冶、尉遲公方袒露蓬首而鍛、書生拜云、乞錢五百貫、公怒曰、打鐵人安得錢、戲侮我爾、書生曰、君若哀憫、乞賜一帖足矣、公笑與之、生持至庫、金甲神曰是也、令繫梁上、取錢五百貫、後敬德佐唐天子定天下、歸里賜錢一庫、閱簿少五百貫、將罪司庫者、後於梁上得帖、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也、錢財各有限定、妄求何益、

○省身要集曰、鄭子元有心疾、每疾作、輒昏瞶如夢、或言眞空寺僧

不用藥能治心疾、于元往卬之僧曰、公疾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怨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望日後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成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發榮、以續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忽然而生、循環無端、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妄念起、惟恐智覺遲、此心若同太虛、明無不照、煩惱何處著脚、

萬年縣捕賊官李春、嘗與所知作膾、有一客偶至、色甚傲、因問所能、曰、善知人食料、曰、今日膾有人不得喫否、曰、惟公不得喫、李曰、某爲主人修膾、安有不得喫之理、因促饌將就食、忽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急去、私囑庖人留膾、欲破客術、諸人食畢、獨留膾兩碟、李至執筋將喫罵客云、膾已在吾手、尚謂不得食、客顏不變曰、我見不錯、李曰、事已在掌握中、尚敢饒舌、語未竟、牆上土角、打破食器、膾已蒙塵土、李失色、問庖人更有膾否、曰盡矣、乃厚贈客、可見一飲一酌、皆前定也、

力上施設（註）力上、是挾威勢之力、爲上以臨下也、施設、是施威設法如以天子之力、施設臣民、上官之力、施設下位有司之力、

施設百姓、富豪之力、施設貧賤、家主之力、施設奴婢、奸險之力、施設愚懦、皆是、夫挾勢力、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施威設法、以濟其惡、豈不爲太上之瞋怒、鬼神之譴責也哉、

〔引經〕書曰毋依勢作威毋倚法以削

〔惡報〕宋盧多遜貶崖州、食於道旁有媼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問曰媼自何來、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子任某官、宰相盧多遜、令吾子枉道作某事、子不從、盧銜之、中危法、合門遠竄、一載眷屬相繼淪亡、止老身流落無依、彼盧某恃勢施設、終當遠竄、老身或猶及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此事與商鞅投宿相同、多遜亦有何顏面、見此老媼哉、施設者宜知戒矣、

○政和初、宋昇爲西京轉運、專修西內殿宇、諂同列曰速成此役、賞可立得、宮室延袤十六里、殿宇丹漆、需牛馬骨和灰、下給、城外有五代數千塚、幹官韓容獻計、發塚焚骨應用、宋昇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迎合其意、運判孫貺獨以爲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昇以功受顯謨閣學士、踰日死、妻子盡沒、韓容繼死、郭璉疽發於臂、有骨不能坐、醫以藥取之、落三十六骨乃死、孫貺病絕、至太山府、獄吏勒入供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汝發洛陽塚幸賞、罪安辭、廡下引人相質、身荷鐵枷、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

施釘、血流被體、乃宋昇也、孫歷具去官狀、昇屈伏孫放回、嘉祐中、沈邁知杭州、過諸堰、皆集牛以備拖挽、時大暑、監官皆露宿堰上、伺防水漲、於半夜、忽聞有人相呼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沈幾子知杭州、明日過此、我等拖挽、又是一番勞苦、一曰沈幾巳有子知杭州耶、衆相嗟歎、內有曰、沈幾居官愛民、不使勢力、上帝嘉其仁廉、故有世代富貴之報、我等在官時、極力暴民、致墮此苦、衆聽其言、四顧無人、跡之乃堰上數牛、輒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僚友親舊乎、李虛舟聞而書其事、大凡六道輪迴、此理昭然、彼馬爲我乘、牛爲我耕、皆我前修而得、亦彼造孽而致、或負我債、或騙我錢、今生來塡還、我尤當憐憫而愛惜之、豈曰、我人彼畜、我力可以制之、而任意鞭策也哉、王命岳曰、君子爲善、有無盡之心、小人爲惡、無不盡之力、是故力能刑人、則以人命爲草菅、力能流貶人、則置多人於死地、力能發塚、則以白骨爲泥土、皆力之爲累、多遂宋昇與堰上之牛、早知今日受苦、則當初有勢不盡用、有力不盡使也、悔何及哉、

淫慾過度

註　從來夫婦爲生身之本、人道爲紀綱之原、若非神仙、色慾安能全無、但要節省則合度、苟縱慾則爲過度、夫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如見他色美、起心私之、此別人妻也、太上已垂戒

於前矣、此淫慾過度、是自巳妻妾也、人能節慾培養元氣、則神旺壽長、若過度則身衰速死、道書曰、人惟慾心淡忘、則精氣滿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慾念一起、慾火熾燃、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精竭力萎、可畏也哉、

論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皆度百歲、而動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動作已衰、將世有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蓄精養神修永天年、恒百歲而外、今人以酒爲樂、醉而入房、以慾竭精、起居無節、務快其心、故半百而衰、內典曰、女色於人、是衆苦本、障礙本、殺害本、痛傷本、是故達者遠之、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三十日一泄、六十者、當閉而不泄、如此則不廢人道、亦不損元陽、精氣壯盛、子孫繁衍、此慾所以當節也、又按攝生之說、二至之日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蝕宜戒、大風大霧宜戒、迅雷暴雨宜戒、又本命日、庚申日、甲子日、丙丁日、四立二分日、二社日、弦望朔晦日、每月二十八日、正月初三日、十四十六日、二月初二初九日、四月初四初八日、五月三箇五日、三六日、三七日、名爲九毒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初七日、二十日、俱宜戒、凡此皆所謂度也、彼淫慾過度者、自速死耳、豈一死之後、遂無冥譴哉、○謝上蔡曰、人若有爲

必須精力強盛方做得參贊天地的事業故當戒色若被嗜慾沉溺則此身尚不可保安能建立天地哉

書曰殉於貨色時爲淫風

箴　任惠公晚年益康壯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得耳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此言元陽堅固則永享遐齡矣

引經　○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李覺來謁年百歲色潤澤同嬰兒公問攝養之術曰但絕慾早爾○劉元成年八十堅固不衰自言寡慾三十年氣血脚力如同年少○周和尚九十餘行遠路如飛鬚眉不白言無他術惟壯年節慾夫老而强健人生第一樂事究其所由不過節慾而已若淫慾無節則精竭氣耗神亦不守舍矣夭亾何辭

○昔有一人患好色病慾火時動無法可治問王龍谿先生荅曰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此內有一名妓汝必褰裳就之及揭帳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生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曰然則淫心本是空所謂邪不能勝正汝自認作眞耳夫初欲就之邪心也既而息之正氣也汝病藥不能療慾火熾時當作此想則天理之正氣自存而邪心卽息滅矣此數語可爲過度無節者作座右銘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急自押到何也然淫慾者不聽則是頑人無藥醫矣○人能常想病時則慾心

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眞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惡報 王黼爲相。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用金玉爲屏。翡翠爲帳。環小榻十數。擇美姬居之。恣爲淫樂。日夜不已。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迷戀燭光不去。甘於焦爛。色之爲害。不啻膏火也。乃日崇無度。後悔何及。不聽。未幾禍作。身首異處。

明嘉靖間。權相嚴嵩。子世蕃。小有才。知典故及邊事。凡事能合上旨。怙寵驕恣。珍寶聲色。極世之選。臥而唾。必以一美女以口承之方發咳。婢口已早就之。謂香唾盂。又用錦罽織成雙陸。點用美女三十人。衣別二色。世蕃每與客對奕。喝點而美女自至其位。謂之肉雙陸。世蕃敗。袁州守奉詔籍其家。見臥榻下綾巾無數。不省所用。袖其一以問諸人。俱掩口笑曰。此淫籌也。每與女合。則用一而棄之。歲終數之。謂之淫籌。世蕃多慾無子。後伏誅。

○鄞虞生少美丰姿而喜淫。一夕忽夢被人攝至城隍廟前。喝責曰。汝過淫慾。命鬼使撻至數十。以懲戒之。旣醒兩腿潰靑病遂死。此淫慾過度。更被神誅如此。

心毒貌慈

註 貌與心相爲表裏。心喜則貌舒。心悲則貌戚。心怒則貌威。心毒則貌猛。貌猛人猶知所防避。至於心懷狠毒。貌飾

慈和、則令人難測、較之包貯險心者、其陰惡尤深也、死入地獄、永墮三途、安所逃哉、

〔引經〕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惡報〕李義甫貌極溫柔、每與人言笑、容可掬、而暗藏奸險、人因號爲笑中刀、後竄死、於嶲○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加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竟遭惡死、○廣州蒙化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征蠻、得一酋、領妻亮寵愛之、以爲妾、其妻賀氏與之共處、加恩撫恤、略無妬忌、亮信之、不爲隄防、及亮公出、賀用火筯烙妾兩目、迫令自縊、紿亮曰病亾、後賀氏有娠、備極痛苦、產一蛇、兩目無睛、問智鑒禪師曰、夫人曾烙女妾眼、是以相報、不可殺也、賀欲棄之不敢、乃潛養於衣被中、數月漸大、亮偶見大驚、殺之、賀氏目枯而死、玉持堂解云、包貯險心者、令人難窺、此則令人相忘也、

穢食餧人〔註〕餧人、與人食也、不潔之物、暗以飼人、是等人於犬彘、人既嗔之、神亦怒之矣、至於日用、浪費無節、以致臭穢委棄、是亦暴殄天物、人間婢僕、以家長不視、庖廚多餘食饌、以及臭敗穢惡、誤委溝廁、本人造罪、召禍大半歸之家主、予謹錄此、俾賢達公卿士庶、當朝夕檢點、嚴禁婢僕、一切飯食餚饌、愛敬珍重、勿致作踐、自取罪戾、且貽累家主、愼之、

〔引經〕禮記曰、毋反魚肉、〔註〕毋反者、言已經口、則不可反、有妨於人、況穢食乎、

〔惡報〕瞿永壽販米爲業、紹興乙卯間、米價湧貴、永壽於路聞之、即取田水潤米、不知水方下糞、少頃黑雲四佈、雷霆大震、永壽知罪自度難免、因探腰間錢一串、付同行人囑曰、我家貧母老、因多貪錢財、誤取糞水和米、旣攖天怒、死必不免、煩將此錢歸奉我母、子不終養、悔無所及、語畢雲收天霽、夫糞水汚米、致干天怒、若非一念孝心眞誠、早已斃於雷斧矣、

○長洲沙家造牛車屋、家僮阿關、徐成、饁餉傭工、袁長亦在會、每餉耕、以食器置糞器內、則穢雜食中、又所餘飯、濫飼雞鴨、則食雜穢中、及成、捕大鰻二條、阿關烹之、袁長聞呼而來、有黑雲隨至、未及水車屋中、鰻乘雲去、霹靂大作、燒其屋三人、對跪燒死、手足俱燼獨存其軀、時灰焰蔽天、而屋旁遺飯一盂、纖埃不染焉、此以見神明亦甚欽敬穀食、安可傲慢而汚穢之乎、○虔州吏歆利近村、以一僕隨行、僕索錢於貨主、不滿意、縛桑上、灌以糞汁、勒得千錢、雷震僕死於普安寺前、錢帶腰間、遂入於肉、皮裳其上、此穢食人之報也、

左道惑衆〔註〕道者、人所共由之正路、不出於正者、即左道也、三教聖人道雖不同、儒家存心養性、釋家明心見性、道家修心煉

性總歸於使人遷善遠惡苟好爲詭異以惑人者皆左道也一爲所惑則同被誅殛如漢之張角孫恩盧循元末之白蓮教無爲教皇天教混槃教糍糰教者詭言入教上等成佛作祖下等轉生不失卿相致令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

〔引經〕書曰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論〕魏西門豹爲鄴縣令往詢民間疾苦民咸曰爲河伯娶婦最苦豹詰之對曰鄴縣三老廷掾每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餘者與祝巫共分先時巫行視人家好女云此當爲河伯婦即令沐浴更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帷床蓆居女於中卜日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沉豹曰至期來告吾亦往送屆期豹往河上三老廷掾豪長父老會聚千人大巫則老嫗也隨從女弟子十餘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見既見謂三老巫嫗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好女改日送之命吏卒即擁老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與河伯敘話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女弟子一人於河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流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豹簪筆磬折向河立侍良久旁觀者咸恐豹曰巫嫗三老不還報柰何復使廷掾豪長一人入趣之衆皆叩頭流血又投廷掾首事者一人入河須臾豹曰廷掾起矣可罷

河伯不娶婦矣、吏巫大恐、自是不敢再言河伯娶婦矣、鄴縣民感頌西門豹之能爲民除害也、牧民者鑒之、

〔惡報〕隋煬帝時、唐縣宋子賢多幻術、樓上放光、變化佛像、自稱彌勒出世、又懸鏡空中、來謁者令照來生作蛇獸形、敎以禮拜許願乃現人形、聚衆千人作亂、官軍捕之、前皆火坑、人不敢進、帥曰、此地素無坑、止妖術耳、及進果無火、擒斬之、

○黃巢汴州功德山妖僧、能紙上畫人散入人家、令人疾苦、又作甲兵騰踐、居人不安、贈金作法、則患立除、趨術者甚衆、滑州一僧同術、時王鎭守滑州、乃托祈禳道場、延僧數千、併牒汴州功德山一行徒衆赴之、分選爲首者、入於公衙、遂拷訊之、皆黃巢之黨、約以二州應賊、乃誅勦無遺、又妖言動衆、華林寺有鐵佛、長丈餘內空、忽相傳云佛能言、士民雲集、施利委積、朝廷遣官徵驗、張輅請偕行、旣至、盡遣僧赴道場、輅潛進僧房、拷訊一僧、必以實告、乃便復命、汝等可以免罪、僧乃引輅行穴道、至鐵佛座下、有數僧在佛身中、乃知佛言皆僧也、輅奏之、詔誅首惡、妖言遂息、

○榆次桑冲、聞大同有妝男爲女、行淫之法、往拜爲師、將眉臉絞剃扮作婦人、因學女工飲食之事、即往各處、聞良家有好女子、先於舍旁假作難婦乞食、漸投爲工作、或傳女工、遇晩同宿、因誘姦之

不可誘者、用迷藥咒劫之、姦宿既久、又復別往、凡歷四十餘府州縣、姦淫無數、莫有發者、成化十三年七月、至晉州高宣家、宣壻趙文舉欲姦之、用手一探、方知爲假女、執送官司、驗實凌遲、

○青城山道士有幻術、引富家及勛戚子弟、從遊於幽僻寺院、設帷焚香作法、巫山神女、及諸仙姑、應召而至、飲食寢處、與人無異、又於城中化出金樓、假以惑衆、信者如狂、蜀主命擒之、累月不獲、乃以狗血傾之、術遂阻、捉下獄、訊之、曰、年年採民間處女、恣行採戰、死者無數、豪貴之家、多被淫污、乃磔殺之、

○侯元上黨人、以樵爲業、一日憩巨石下、喟然嘆、其勞石忽開、有道者出曰、子何嘆也、元驚拜、道者曰、我神君也、憐子嘆、隨我入洞、光景非凡、令元跪受一書、戒曰、汝少有福、然多兇氣、宜謹愼、欲謁我至誠叩石、即出、若謀不軌、即喪身、元出、於靜室演習一歲、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成甲兵、於是聚衆反、神君屢戒之、上黨帥恐生變、捕之、元持術突陣、先勝後敗、酒醉被擒、以兵守之、枷索脫落、止一燈臺耳、後奔謁神君、怒責曰、庸奴違教、斧鉞及矣、石遂合不復開、後術不行、率衆掠并州、爲官軍所擒

○揚州便益門黃金壩、一鄉愚擔糞灌園、偶遇一異人曰、汝終歲灌園、殊勞苦耳、吾有一術可致富、授汝、因請至山僻處、盡授訣、同鄉

愚忽狂呼踴躍、自稱都天神下降、大言不立廟祀我此方無遺類、人因其愚咸信之、先搆茅殿、衆稱之曰活菩薩、遠近聞名、男婦雜踏、往視不可數計、鄉愚終日默坐不飲食、有祈求、卜筊而已、一切募化、揚言免災、皆爭輸、如是月餘、官長皆知、太守金公往按之、擒出一鞫便伏、立斃數人於杖下、餘党悉散、

○又有一道士能隱形、多淫婦人、公擒至朴責、了無所苦、已而自脫其形、公託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臂、然後施刑、隨聲呼嘷竟死杖下、○福州王寰初有妖術、明季自稱無爲教主、常言九九八十一之數、詭秘怪幻、說法隆冬、植生蓮華、或有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煽惑甚衆、一日聚衆、從天降下金印一顆於座上、寶色爛如、上鑄螭虎盤旋作紐、其篆文云寶印八一、古佛親勅普度西遊、達遭霹靂、衆取秤之、重八兩、內有一人矚其置處、遂竊之、寰初失印、對衆言曰、在座必有無良之人、故寶印飛匿、若彼竊去、必有禍殃、竊者懼、而自首伏罪、尋至後座蓮花盆中、見印仰面安放、四圍蓮葉遮護、若隱若現、衆益神之、寰初隨調印色、以紙試之、遂透數十重紙、顏色如一、衆皆狂喜敬信之甚、各求一紙供養、自是無論男女遠近皆呼寰初爲佛爺、叩拜施捨者相踵、順治十三年事發伏誅、○沃啟鳳曰、奸徒聚衆、借名說法、漁色賺財、固應萬磔、而爲

所惑者、聽其婦女入庵堂寺觀宣淫露醜傷風敗化、豈盡無罪哉、大抵利人福人、恩澤及人德教施人、勸人行忠孝善事、此卽正道不可須臾離也、若駭人欺人、妖術惑人、爲利賺人、姦淫陷人、便是左道須速遠避、於是備述、正欲世人遇此、切勿聽信附和、一聽其教明爲刑罰、所加陰爲鬼神所譴、促死奚疑、蒞民社者、卽當嚴刑殛之正法除之、毋猶豫姑息、輕貸以致滋蔓、則俗無邪慝、而宇內皆正人、○顏茂猷曰、得妖術可欺世者、皆其前生積德極深、故能使今世人欽仰敬信、惟不善用、則自取禍耳、古人云、得隱形術、三年不試者、必可登仙、又云君有黃白之術、而不輕用、可以入道、蓋修眞者、以剗跡埋光、度人救世爲主、若使些小伎倆、眩惑人心、便是名利根未化、去道遠矣、況於爲非詐冒者乎、取禍必矣、朱瑗贊云、奇衺之民、周有禁防、子不語怪、恐其亂常、仁義禮樂、百王紀綱日用飲食、不過農桑、文成五利、見誅武皇、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註】自此至採取奸利、皆小人貪利之事、十寸爲尺、而度者、又丈尺之總名也、皆所以知長短也、秤能分輕重、升以較斗斛、先王立此、皆以平人心之不平也、今以短狹輕小者與人、勢必以長質重大者肥己、喪心害理、自欺欺人犯太上之禁、致雷火之誅、亦可畏也

[引經]**論語謹權量廣書同律度量衡**

[善報]唐李珏廣陵江陽人販糴爲業年十五父以年老使珏主其事人來糴者授之升斗使自量不計貴賤每斗惟取息數文以資父母澹泊無求衣食自足父謂之曰貿易窺利人之常情吾生平不易升斗亦自以爲公汝今任之自量誠不可及然而衣食豐足豈非黙助耶珏年至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珏出制淮南珏以犯諱改名寬李相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延連石壁光潤金牌首列李珏字長大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自石壁珏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非相公乃江陽部民也珏迨旦遍訪得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寬辭不知珏問不已寬以販糴對珏嘆賞稱服寬壽百有十二歲卒三日棺忽開視之尸如蟬脫

○周才美爲子娶媳令理家政付以斗斛秤尺各易樣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求去曰翁所爲逆天媳他日生子定不肖人謂媳所生恐被玷辱才美乃悟曰依汝言及今改之未晚也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媳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酬前自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婦生二子俱登第

[改悔報]萬曆間揚州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子曰我生平起家在此一秤子請問其故父曰此秤烏木合成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將

水銀倒在秤頭秤入將水銀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敢言父死子即將秤焚毀烟中化一黑龍昇天去越後子之二子雙亾因怨曰父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二子俱死天道應如是乎嘆畢凴几而臥夢至一所如官府衙門一官坐堂上呼其名諭之曰汝父生平以輕秤欺人重秤肥已所得雖多亦是彼分中所應得倘能平等則富厚應自悠久矣但以欺心造業獲罪於天上帝乃遣二耗星爲爾子迨其成人將汝父家產蕩盡仍繼以火俾爾嗣絕示報今汝能改父愆上帝乃將二星喚囘即降好子二人光爾之後汝宜加勉爲善毋得退悔妄生怨尤醒時記之愈加力行善事三年之內果生二子俱成進士

〔惡報〕盧州巢縣泰萬以貿布爲業毎用長尺買短尺賣以此致富雖勸不改死後爲蛇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虫囋食痛苦萬狀一日託夢於子言吾乃長短尺度之報明日可到山南看我子驚寤待旦往覓山中果見無目大蛇遍身流血家人以盆水飲之飲訖以身蟠曲若有所訴妻兒咸曰我等囘家請僧懺悔誓不復用長短尺度欺人蛇即躍起須臾死

○江山縣祝大郎爲富不仁所用斛斗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

來取此四物者災立見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斗斛安在夢中與之覺而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即從室中盡藏於山磚庫內山忽裂開洪水湧出庫中財物隨流而下所居頃刻爲潭一家死盡只留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武進東鄉顧家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後雷火震其居劈其床焚死置斗人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事

○謝秀林以短狹尺度與人以大器巨秤入已一日偕僕自帶升斗諸誑具往庄房出城數里雷雨黑雲追逐大响一聲秀林已震死矣屢塟屢爲雷發乃焚之腹中得一雷楔其報如是

○蜀人黎永政善造假僞斗秤人有以假斗僞秤爲囑者倍取其值而與之小民有不顧報應者往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罰其二子並盲永政亦失明五指傷殘手節落盡而死

箴人生富貴陰注陽受公平正直得之則吉機械變詐得之則殃得之以險失之必奇財帛去盡災禍荐至悔之無及茲備錄善惡兩途報應如響倘有大斗小秤丈尺瞞騙者當觸目警心改過遷善以迓天休勿故犯罪殃幸甚幸甚

以僞雜眞

註僞者假也以假物作眞物如鹽攙沙酒攙水銀攙銅諸般詐僞獲利固倍損德亦多災禍立至亦復何利

【引經】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善報】李臻正直無私、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臻曰、某命淺薄、不願學也、張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爲劍、劃地、地開、身入其中、地隨閉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證果。○孫蚤川尚書之祖、爲人淳厚無機械、是曰是、非曰非、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賣物、得銀、陸兩、則假銀也、念此銀已不可用、猶恐悞人、至東湖乘舟、撐至深處投之、後子孫登第、爲副使、即蚤川尚書是也、此心恐悞他人、即呂祖不忍以此害五百年後人、與夫孫叔敖埋蛇、俱同一轍、眞可佛可仙的心腸、受報寧有量哉。

【惡報】廬山有盧聲者、市賣油燭、以魚油雜置香油中、致富、一旦暴死、其母悲哀、夜夢神曰、爾子以魚脂雜油中、無論人食不宜、且爲神燭、腥氣觸犯神祇、死尚受罪、哀哭何爲。

○黃州渠以油爲業、每作油時、乘熱雜以便溺、既不防點、又多獲利、家惟一妻一子、子嘗告母曰、爹身旁每有獄子抱枷棒隨後、未幾子母繼死、渠得惡疾死、緣人買油供神食用、故罪譴深重、

○海鹽縣倪生每用朽木剉碎爲香貨賣一夜燒烟薰蚊星火入香末內起烟遍室火焰不能出人屋俱燼世人方誠心焚香供養三界十方聖眞倪乃以假木爲香賣慢神明火災宜矣

○虞孚販漆於吳有漆數百斤將行其妻兄語之曰漆葉熬汁可和漆人不知也孚乃多取漆葉煎汁俱載入吳時吳與越閧商賈弗通吳需漆急吳儈聞漆至遠迎舘之視其漆至良也約期允金來購孚大喜取汁和漆以俟及儈至見封皆新遂遲數日漆盡壞虞因大破財觀此則假僞實以速禍也可不戒哉

○俞朔用假銀壹兩八錢買四羊乃婦人不識也夫歸識之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妻亡亦自縊未幾雷擊俞死四羊亦死蓋俞屍

世間貨賣假藥誤人更甚張安國知撫州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眞人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列仙班自古以來醫藥救人獲福甚衆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減其祿或天灾橫禍或水火迯雷子孫破敗蓋緣求藥之人疾病危急將錢告買只望見效却被假藥誤傷致斃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最重無辜被殺其恨何窮此眞仁人之言也

採取奸利（註）人不謀利何以治生不能無取但取必以正取以採言利以奸得推其用心千委百折忍刻無所不至矣此句與

上句相連、如假貨假銀、私鹽私鑄、以及一切灑船頭、撞木鍾、挑米過付、告旋狀、撞太歲、翻白眼、拳訛頭、明瞞暗騙等類、皆是採取、諺云、越奸巧越貧窮、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能奸巧得、世間騃漢吸西風、採取奸利、而能長享、此必不得之數也、

〔引經〕**論語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

〔善報〕宋時鄉民某、勤耕織、或歆以厚利、輒謝曰、非耕與織、未免機心得財、民不願也、晚年遇白玉蟾、化一道人來云、喜汝實行眞切、當與汝吉地、世享富貴、子孫蕃衍、民曰、但得平穩足矣、乃為點一穴去、子孫至今蕃庶、

○無錫顧翁、信字誠軒、孝弟力田、服賈吳門、有韓某以金百三十鎰、每鎰百兩、附寄、一日暴卒、翁為經理後事、護喪歸、送還遺金、其家以金多駭、詢顧、曰、吾父財安有如許、翁曰、吾與若父夥而共分所獲之利也、其家德之、立像祀翁、而早晚禮拜焉、又少時寄食邵氏、一日起早、立戶外、富室鄒公雲乘騎入城、僕另一騎負笥以從、笥重、下馬少歇、主人行遠、倉皇上馬、舍笥而去、顧公追呼不及、持笥立候良久、僕號泣至、公扣笥是人所遺也、曰、吾候子久矣、輒還之、

邵讓之曰、君寒薄如此、驟獲多金、乃棄之耶、翁不應、鄒聞馳謝、傾折十之一以贈、却不受、蘇商泊舟河下、奇之、遂邀登舟、托以厚貲客販湘湖、以女妻焉、生三子、懋章盛章榮章、並以貨爲郎、懋章公之子可學、十九舉弘治乙丑進士、盛章公子可適、榮章公子可久相繼登第、孫宸、己卯鄉薦、鏞丁亥進士、爔己丑進士、蜚聲黌序者甚多、科第至今不衰、集美曰、此皆誠軒公不貪利之報也、採取奸利者、安能得利乎

〔惡報〕浙江錢公布、少有名譽、中丞吳公延之訓子、公布力以開導爲任、中丞自喜得師、赴任京師、遂以子托之、錢乃搆一皮工之婦誘至其家、方與對飲、皮工持刀突入、欲殺宦子、哀告公布、故意作歌過門內、大呼求救、錢假奪門入勸、令寫千金文券、宦子方出、盡以婦飾抵還錢、又恐嚇皮工、止與白銀數兩、令之夜遁、其實盡入錢私囊矣、三年內、並不教以義理、中丞回家、痛責其子、幷恨錢而絕之、後錢以優等應試、江中被盜、碎其屍、妻子狼狽、不忍言也、

金南枝、爲富室子、恃力結交官府、人有訟獄、輒爲把持、官吏所得無幾、己獨多有所利、乃至銷錢造器、竭澤捕魚、人所不敢爲、己則擔當爲之、至數年、忽得惡疾、枯瘦如柴、作驢鳴而死、

○張奉素習刀筆、熟知境內田賦戶口、索派徭役、尅剝民財、凡官長

至輒召問之既而携手相歡終乃頤指唯命日教官長窮取民財官取其三奉得其七廵按唐公廉其狀命卒縛之械至途路縛者遂逸去時四野無雲忽雷震於東奉斃於西腹若刳五臓若刲人厭之弗爲收焉

壓良爲賤【註】人家兒女良也爲人奴婢賤也若本出良家而我以勢力强制之使爲奴婢是壓良爲賤也至買爲娼罪尤重

詩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善報】隋末張道源辭官歸里唐高祖與拜大理寺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賜群臣道源曰禍福無定安可利人之凶取其子女以爲賤隷仁者不爲悉還其家而與安全焉後官尚書年九十三子孫皆貴顯

唐李大亮初破輔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爾曹皆衣冠子弟不幸破亾吾何忍置諸役使乎縱遣之高祖聞之嘆美良久更賜奴婢二十亮悉使之還故里後位極人臣子孫蕃衍

○晉李矩字世廻元帝時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頼安寧焉會長安群賊東下矩擊破之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民子女焉有彼此即遣還鄉里後子孫世顯

○宋程彦賓進攻遂寧城下左右以三處女進俱有姿色時公方醉

謂女曰、汝猶吾女、豈敢相犯、命三女出拜爲嗣女、及旦訪其父母還之、各給白金二十兩、聊爲粧奩之資、以誌相遇之緣、三女拜謝而去、後官至觀察使、壽九十七、子孫世顯、

〔惡報〕浙省廣濟庫、吏侵官銀太多無償、府判王某、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終難抵賞、命舟載於西湖、供遊人作樂、以貲納官、不肖輩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徊忍淚傍郎船、貪得纏頭强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蟠棄如土、陽臺夢短去匆匆、鴛鎖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後王之子孫、亦有爲娼者、

謾驀愚人

〔註〕謾者欺人不知不見也、驀者快捷伶俐、詭計設騙、令人墜其術中也、究竟愚人不能報、冥冥之中代爲之報、愚人固恬然無恙、而狡者災禍立至、天惡狡詐、哀憐愚拙、信夫、

〔引經〕**詩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惡報〕有僧素無賴、聞黃精能延年、欲驗之、乃置黃精枯井中、誘一愚人入井、覆以磨石、令其食盡黃精、其人在井窘迫、忽有野狐臨井告之曰、我能通天者也、但有穴孔、目注視之、則可飛出、所謂神能出形也、君共注視乎、吾昔爲獵人所獲、君曾脫我、故以此相報、其人如狐言、三日果飛出、僧大喜、謂黃精已驗、乃別大衆、負黃精入井、約一月

開視、則已死矣、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彼近邨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溪水漲急、舟在對岸中、一人素愚、二人素黠、誘使脫衣浮水取舟、出沒湍流、僅而獲濟、復撐舟接度二人、纔登舟、愚者忽犯腹痛、急跳上岸、如廁、二人撐舟揮手曰、日已暮、不能候子矣、水溜舟橫、遂覆、二人皆溺、愚者無恙、

貪婪無厭（註）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食物、無有窮極、老子曰罪莫大於多慾、禍莫大於不知足、夫人心之欲、豈有限量知足雖貧賤亦樂、不知足雖富貴亦憂、不知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之此身、終歸寂滅、所以不滅者、惟此靈明一點、與其至寂滅時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孰若於未寂滅時、留幾分享用、積幾分陰功、惜幾分物力、作幾分方便、存幾分福量以為可久可長之計、而區區財物、迷而不悟、為他做了許多冤家、造了許多惡孽、設計牢籠富積丘山、一息不存、終歸烏有、披毛帶角、累劫難填、思及此、貪婪亦奚益哉、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論）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一微軀不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外皆餘地、秦娥越姬、終難遍幸、田聯阡陌、埋骨一坵、若夫委積愈厚、籌

算愈切損人致富召怨貫多○胡九齡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謝天清福妻曰三食菜粥何名清福答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火之禍又幸一家骨肉不致饑寒且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如何此眞知足者

善報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犉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付民間去後官至而子孫亦貴

朱凌冲知舍山縣毫不妄取滿任裝一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上嘉其清廉命勑其子孫十代世祿

惡報守備劉琅鎭陝西歸積貲豐厚復於室旁建眞君祠日購爐火方士知琅有玉絲環價值百鎰紿令獻神祈福遂併丹鼎竊去有人題其門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復向仙家學煉丹金鼎未成拋白璧眞君原也愛絲環琅乃慚恨而死

○常塗有外科徐治富人江舜明背疽索謝已許三百金矣攻瘡旬日法當潰膿徐欲加謝復以藥紙撚插入江呼痛苦徐曰當再付銀三十兩痛卽立止江子大怒必不與爭論多時乃許其半時紙撚已入一更矣及拔出血湧如泉遂死江子告於官徐受刑將斃行賄免償焉未幾徐病痛苦但云江舜明勿打我我固不是令郞不肯添謝殊不是犬叫數日乃死

○新昌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子一錢幾何、曰三顆、彪即發錢一萬、買三萬鷄子、命散各烟戶等、以母鷄抱之、數月徵鷄三萬隻、每鷄錢三十文、得錢九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多發錢、以竹成、每莖徵錢十文、諸凡貪鄙筭入秋毫、後以受賄敗、金銀無數、俱籍於官、

○嘉靖間都御史某巡按湖廣、貪黷無耻、圖利至民間糠粃、併漬米水、發猪與烟戶飼養、賣市索價、狗彘之行、不可名狀、後爲言官所劾、籍其家、流竄死於途、

箴沈鯉垂涕告戒曰、語云、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善惡感召、理尤不爽、故善福者不必得隴望蜀、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尚須客自思念、昔茅茨而今大厦、昔僅一夫之田、今連數井之壤、昔猶奔走衣食、今則安享厚糈、吾又何求、自今惟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擴、田已多而務廣、强霸不出其本心、與值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不可勝言、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逐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幇惡、致使孤獨鰥寡、飲恨吞聲、道路隣里、旁觀側目、猶且洋洋得意、自矜

謀畧、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甚箴在前、吏法隨後、惡名一積億世難除、衆指交加、不攤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亾、室雖廣未獲寧居、田雖多不能安享、身既窘迫、累及妻孥、名已僇辱、玷及父祖、雖至愚咸知爲左計矣、柰何惡濕居下、安危利菑如故耶、吾爲苦口發藥、逆耳進規、自揣杞人過憂、何妨、若秦越異視則忍矣、○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猶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尚恨九錫之未至、貪得如斯、主宰造物者、固已難矣、

李熿曰、余於貪既列戒垂法矣、然貪者必嗇、茲併附嗇者、以備覽

昔漢時有富人家甚饒裕、性極鄙嗇、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文而出、隨步隨減、止與其半、復囑曰、傾囊相贈、愼勿他說、恐相效而來、慳吝如此、後竟破敗貧困餓死、吁、有錢貴施與、早知如此、則當散財發粟、賑濟貧人、不惟不致死、尚可益其富、後人宜鑑覆轍以自新、毋效故智以自殞、

咒詛求直

【註】咒詛、誓於神也、求直、人皆謂其理曲、欲借咒詛以白其直也、此不待入廟投詞、凡忿爭時、號天呼地者皆是、世有一等人、明知所作非理、猶欲誓神作証、以塞謗、往往受譴橫亡、竟有如其所咒而死者、安得輕於咒詛、而不戒與、夫我之理本直、則

日久自明，何須表暴，如曲則自反有媿，安敢對神，按咒詛章有云，四方八面，受人咒詛，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間伺隙，行其禍害，若非悔過遷善，徒恃師巫祈禳，未易解除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論〕漢成帝幸趙飛燕，燕譖班倢伃挾媚道，咒詛後宮，詈及主上，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若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娣弟嬌妬，倢伃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之，成帝崩，充奉園陵，卒葬園中，君子以倢伃知聖賢明哲保身之道也，錄之以爲咒詛者戒，

〔兩誤〕張中家父子兄弟侄，以折筋忿爭，輒指天地鬼神，互相咒詛，不數年，死喪殆盡，獨存一房，乃平日退讓，不動聲色者，遠近無不恐怖，

嗜酒悖亂，〔註〕嗜，好也，悖者，反其常道，亂者，失其矩度也，四戒酒爲第一，夫酒之爲用，祀神郊天，祭地養老，理疾行禮，合歡吉凶軍賓，皆不可少，但適可而止，一至於嗜，則沉湎而不知節，以致氣昏神亂，膽大心狂，心志顛倒，禮法喪亂，士敗名，官廢職，農荒業，商賈喪貲，甚且損軀傷揚，因之招災，而死喪者多矣，其可嗜乎，

〔引經〕詩曰顛覆厥德荒湛於酒〔論〕智度論中列飲酒過失曰心無節限一也財物虛竭二也衆病之門三也闘爭之本四也裸露披跣同於牛馬五也傞舞罵坐人所憎惡六也致物遺失七也隱惡盡說醒則追悔八也醉中失誤醒則慚愧九也力軟身疲十也氣色衝人十一也心志迷惑十二也不知敬父母十三也不知敬鬼神十四也不知畏人言十五也不知畏王法十六也朋黨酗虐十七也疎遠賢善十八也不守六情十九也縱慾敗度二十也俾晝作夜二十一也事業盡廢二十二也犯名教罪二十三也暴棄善法二十四也遠離涅槃二十五也種痴狂因二十六也身壞命終墮於惡道二十七也若得為人心恒狂亂二十八也此二十八論人當敬持

〔善報〕南京陳公鎬為山東提學善飲酒父慮其廢事寫書戒之乃出俸金命工人置一大盌鐫八字於上云父命戒酒止飲三杯此與陶侃遵母命全後官堲而壽考終

○晉陶侃飲酒有限殷浩勸更少進侃曰少時飲酒失德奉慈母嚴命不敢過限此遵母命節飲者也

○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公怪問之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為棄身不如棄酒此戒酒明訓也

○闘士劉乙嘗醉酒、與人爭妓、既醒大慚、乃籍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絕飲終身、此因飲過失而能改者也、

○秦苻堅燕羣臣、每以極醉爲限、宦官劉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書之以爲酒戒、夫帝王猶知戒酒、況士庶乎、至於僧尼道家、既已出家、尤當切戒者也、佛不云乎、降龍羅漢、因醉頓失神通、攘鷄比丘、緣飲盡喪諸戒、故如來立敎、一遇酒氣、五百世感無手之報、一日飲酒、五百世招地獄之殃、可不謹哉、況酒爲色因、尤當留意者、

[惡報]趙昌言爲相、日與董儼陳象酬飮、人咸謂曰、陳三更、董半夜、上怒、皆罷職、昌言貶崇信軍司馬、○郭贄爲參政入對、酒氣薰蒸御座、上怒、官郎左遷、○鄭昇之宣和間、攝至冥司、冥官責曰、汝好飲、必不盡瀝、甚至淋漓幾案、積已數石、命吏押至一處有一大甕腐水、令之呷盡、驚寤、○刁約有俊才、劉沆爲集賢相、欲引薦修起居註、帝以其荒飲、不准、○蘇易簡爲學士、生平好酒、因衄血篤疾而卒、○王全爲殿中丞、自恃量高、一日大醉、臍裂而死、

骨肉忿爭[註]骨肉者、兄弟及叔伯諸姪宗姓皆是、忿爭者、或爲錢穀田產、或爲婦言離間、或獨不思不能友于兄弟、是不能孝順

父母矣、兄弟雖嫡庶前後異母之分、總是同父一脉、至於承繼弟兄總是同曾祖祖父一脉、何得異視、不能親愛叔伯撫恤諸姪、是不能孝敬祖父母矣、不能和協宗姓、是不能孝順始祖與高曾矣以我視宗姓、雖爲疎遠自始祖及高曾視之、總屬一體、非骨肉而何、可忿爭乎、當與第一卷友弟篇參看、

（引經）**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善報）隋李知本、事親至孝、與弟知隱甚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隋末盜過、其門而不入、咸相戒曰、毋犯義門、

〇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治家之法、對曰、百忍爲本、高宗旌其門、賜縑帛以奬之、〇裴叔則營新宅、邀兄同遊、兄心愛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讓與兄住、後叔别搆華廈、子孫蕃盛、

〇李宗諤官翰林學士、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租稅、及居官俸祿、皆積一庫、計口給餉、婚姻喪葬、皆出於公命忠誠子弟掌其事、世守而勿替焉、子孫世世、富貴不衰、

〇明浦江鄭濂、自始祖至濂十一世、合族七百餘口、同居共爨、從未分家、人號其里曰義里、太守、贈匾、天下第一家、朱太祖召問、對曰、臣累世同居、今十一代矣、上曰、汝家共若干人、對曰、一千有奇、上

曰、眞天下第一家也、勞之去、時馬太后聞之、謂太祖曰、陛下有天下以一人舉事、鄭某家千餘人、舉事不更易耶、上驚、次日復詔曰、汝馭家有别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婦人言耳、上大笑、適河南進香梨、因賜二枚、濂雙手擎梨於首、出朝門、上命校尉瞯之、至家叩首謝恩畢、將梨漬水數碙、召族中千餘人、昭穆次序飲之、使者回奏、大祗喜、特命簡其有才德者二十四人、授以官職、上以其能齊家、必能治國、宗長鄭漢、詣闕謝恩、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賜之、識以玉璽、此豈非和氣致祥之驗與、

〔惡報〕齊桓公五子、異母、公薨、五子爭立、互相戰鬬、拋父屍六十日不殮、蟲飛出戶、宋襄公因公子昭來奔、起兵送歸、與齊師戰於甗、遂誅無虧、及其黨易牙、立昭而還、是爲孝公、

○袁紹二子譚尚未立、紹卒、二子爭立、王收謂譚曰、兄弟手足也、譬人相鬬、斷其一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聽、卒爲曹操所滅、

〔箴〕顧其言曰、居家貴於能忍耐、尤貴於能解散、能忍而無處忍之法、其失尤大、蓋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亦不能皆當人意、背後議論所不能免、若婦人從中傳述、又從而增易之、便成怨怒、惟高明有識之人、置之不問、則自不致離間矣、若一爲婦人言語迷惑、而杜之不發、遂令兄弟叔姪隔墻連墻、老死不相往來、無子而不肯以

子爲繼後甚有不恤弟兄之分只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甚
親必欲均費寧停喪而不舉種種未可概述總緣婦女爲異姓所
出一旦會於一家舅姑妯娌皆假合相呼非本來天性故輕於割
恩易於修怨惟高明之人知婦女終於不可化誨深與兄弟相洽
便不致失歡則忿爭何自而來乎○人能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
大學問消得家庭內嫌隙便是大經綸忍字心上有刃君子以含
忍成德災字川下有火小人以忿怒災身人安可不以君子爲法
而含忍以致和乎

男不忠良

（註）盡己無欺謂忠行止端方謂良傳曰得天地之正氣而爲人得人之正氣而爲男子苟不能以忠良自效豈不負此七尺軀乎

（引經）**孝經曰昔者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論）忠者中也至公無私之謂良易直也忠則必良爲男子者無論貴賤皆當以忠良自矢

（善報）唐顏眞卿生平忠直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或降或陷惟平原得眞卿賴以無虞後堅尚書因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謀害眞卿奏帝言希烈悍惡非顏眞卿不能懾服上使眞卿往諭及至希烈積薪庭中曰若不順我汝當自

焚眞卿宣布朝廷德意示以君臣大義然後投火逆黨驚異急救眞卿作遺表自誤墓誌終不爲賊脇誘百端毫不爲動因縊殺之時七十七歲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諡文忠後賊平遷柩還塟棺朽公貌如生加榔輿歸漸輕啓視之已空棺矣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也雖藏於鐵石中亦當劈裂飛去其後家人見公在同德寺殿上行走郎之忽隱乃知忠孝死後即補仙階信夫

○范文正公仲淹生二歲而孤稍長晝夜手不釋卷數年遂精六經年二十舉進士判河中忠君惠民眞爲天下第一男子官至侍郎善績昭垂名振一時景仰百代此忠良兼至者也

○揚州庠生蔣應參字三我幼孤而貧事嫡母以孝聞爲人端方正直幾微不苟自始冠至老未嘗一日釋冠對五經四書必斂容整肅待人以誠素奉佛戒殺放生自銘日用儒治身用佛治心每出必携百錢賙乞人呼曰貧民辭色甚恭其制行類如此其先人早世祭必齋肅晨起恪恭展墓時節子弟咸往事死如生孺慕終身不衰忠以持已良以接物子名善字同菴丙子鄉試卷分詩四房忽從衆卷中徐徐長出房師驚異閱之果有神助語氣呈定元選後同菴夢見天榜免難蔣善名在第一乙酉冬兵亂於夏問預携眷屬避難毘陵闔家皆得安康人皆以爲三我公忠良之報云

○楊璜字希周當塗人世居官圩之栗樹嘴持己甚正不肯詭隨會兵亂璜曰吾祖宗在此何忍棄去因匿妻妾子女於林中以身守壠兵見璜上有衣冠人奔執之璜遂赴水子甫十齡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投於水久之父子兩屍攜手浮出人皆以官圩水為曹娥江云妻陸氏痛悼幾絕撫妾泣曰汝有遺腹吾死誰為撫自是晨昏哭夫畢輒誠心念佛祈祝生男及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泣曰無可復望矣族人咸欲分其產族長不忍議至小祥屆期咸集焉妾抱女臥女呱哭不已妾方昏夢陸來抱女溺手探之其私處長出男根旁尚有血痕未泯急呼衆共視皆愕然陸抱兒詣縣張公取兒親驗果然於美璜忠良之報此亙古異事也敬錄之以為欺孤寡圖利者戒以為不忠良者勗云

惡報 宋葉得浮幼時領祖母避盜中途棄之祖母為盜所傷嘆曰我不死於盜死於孫也死而有知當訟孫於天後得浮問相士韓慥云君貌當貴但氣色似有戲行者俟立秋後言之越十日得浮染病吐血尸不住叫婆婆饒命立秋日遂死

女不柔順

註 婦人伏於人者也幼而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曰三從婦人不取才能不取膽識不取學問惟柔順二字足以槩婦德之全矣若不柔順則才能膽識聰明學問適足長病根

爲禍胎也豈婦道乎

引經 **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又曰坤道其順乎**

論 唐憲宗女岐陽公主工部尚書杜悰配也主素柔順拜起一用家人禮謂悰曰上賜奴婢不肯窮約事我皆奏返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悰惟閉戶讀書主職婦事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殺牛羊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過二十人俱乘驢約至處不得肉食郡縣供具悉載還京師傳爲異事在澧三年主不與外事不識刺史廳階姑涼國夫人寢疾主奉藥必親嘗喪則哀痛如禮悰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陋主居無正室處東偏屋凡六年諸貴戚始怒中笑主怡然自安後皆敬畏云

○漢袁隗娶馬季長女有才辯季長家世豐贍粧資極盛初成禮之夕隗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念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風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故事斯言足尚可爲柔順之師法者若今時婦女稍有粧奩便凌虐其夫傲慢舅姑者如天淵之隔矣王命岳曰今縉紳女子入夫門挾勢驕妒無人婦禮者觀此當改觀矣

○宋閆謂以布衣謁宋太祖按鎮外藩不得歸者二十六年翁姑欲

奪其妻莫氏嫁莫不許守貧俟夫歸奉舅姑益謹勤苦自營及子長延師嚴課晚年貲產漸厚舅姑漸老於是置備生墓造壽器衣衾預立嘗祭田數百頃皆出莫氏經營又創別墅以娛暮景松竹交映亭閣相連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咸得望族所費不貲夫謂在官亦修邊幅及歸俱已皓首矣莫勸夫休官相與偕老林泉時皆號曰莫節婦云夫家貧而爲致富此固人之所難然才婦或優爲之至事親盡愛養之誠教子備父師之益此非深於德者不能聖哉莫氏非尋常柔順者可比閨中師範當時日俎豆之

善報 昌化張氏兄弟俱未有子兄抱族人子未幾自生一子弟曰兄已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猶在蓐妻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謂負義何且新生未必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重拂叔意寧以吾生子與叔弟不敢當嫂曰吾子爲侄叔之猶子也何辭之有兄之抱子長曰栩弟子次曰詡栩子樵樵詡子鑄鑑相繼登第此婦能柔順助夫友于之誼者宜其獲報乃爾

○薛女年及笄適父母淪亾二子孤弱媒妁議婚薛曰俟爲二弟娶畢乃可定禮後適倪氏于歸時集衆親焚香告天驗已所得粧奩以明其不欺既適之後敬夫育子勸業營墳家道興隆科第綿遠倪氏子孫則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則曰此祖姑之義也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酒食衣服之禮是職如有聰明才智但當佐夫子助其不及若凌駕其夫干預外政便是牝雞司晨鴟鴞長舌也近見人家婦女或挾制丈夫不敬公姑妯娌不和凌虐婢妾雖女子性劣亦由男子有以養成之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凡爲丈夫者當事事諭之以理不可溺於床笫之愛縱使嬌妬尤不可輕信其言凡事令之專制至於女子之未嫁者又在父母朝夕教誨切莫順其喜怒今日在家事父母即異日事舅姑丈夫之法今日在家待兄弟姊妹即異日待妯娌小姑之法少有過差便當委曲開導萬勿姑息久之慈和樂易德器成自然矣

〔惡報〕無錫李大娘平日暴戾無和豫之色又與其鄰有私夫丁乙竟被謀死遂改嫁鄰人數月有娠期至不產腹中深痛自恨曰冤家何日舍我腹中忽語曰我丁乙也冤死我汝當還命先且苦汝子索飲食騰上下痛死復蘇其鄰人爲修齋禳之語曰冤懟必報既薦度我去我去即產血崩而死

○崇德張氏家貧食麥婦以麥不可只旦夕怨罵鄰嫗勸之曰或貧或富一隨其夫食取充腹何必怨爲婦不聽怨聲不絕一日取麥晨炊悉化蜂飛去婦即犯心痛數日死

○自古來[illegible]

道之得而拘束者矣至於公卿士庶之家狠妒甘於絕祀而不樂賦小星者此皆不知柔順之義深可痛惜哉

不和其室

【註】室者指妻室而言夫妻和好家道未有不興隆者但齊家必先修身其身不正無論愚者悍者必致不和卽賢者能者亦終成間隔骨肉參商乖氣致異所必然矣

【引經】易曰輿脫輻夫妻反目

【論】禮曰夫婦有別苟夫婦而無禮則淫僻之罪多矣然禮豈有他哉和而有節而已

【善報】劉廷式登第所聘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吾不娶將安歸焉爰擇吉成禮相敬如賓生二子皆進士此和氣所以致祥也後瞽妻死廷式哭甚哀今人嫌妻貌醜而不和者鑒之

○明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議出問唐一菴答曰大孝敬母亦和妻豈以一時偶失母心便成棄他日母追悔時汝尚得為孝乎只宜隨事訓誨纔是良策未幾婦姑相協邦佐早世家貧妻堅守其節勤謹持家織紝奉姑姑死盡哀盡禮後家道甚裕人皆以唐一菴一言之力也後一菴累世殷富且壽

○荆山士人張洪仁生平方正一妻五妾皆無怨言人問其故答曰但令新無間舊人心自安耳一門雍肅咸臻壽考

惡報裴章河東人父裴冑曾鎭荆門州州僧曇焰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焰所重言其官位過於父弱冠父爲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過門而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憾命薄褐衣髽髻潔身修行蔬食讀佛書又十年冑移鎭太原曇焰隨之見章叙舊焰驚吁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曾言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以稍薄於妻告之焰曰尊夫人魂訴上帝以罪處君矣旬日後爲强寇以刀劃腹於浴堂五臟墮地而死因婦怨無終天亦爲之動怒然李氏尚在而裴章既削壽祿又死非命報不啻數倍其値矣薄倖郎視此能不寒心

○洛城王八郎性兇好毆妻昵一妓家貲蕩盡其妻既迫饑寒毆之愈急妻不得已托親鄰處分八郎令妻異居自與妓同室無何身病産絕妓竟去乃復投妻妻避之八郎暴死妻亦卒親鄰爲置尸一處至夜忽聞鬪罵聲啓戶視之二尸反背側臥因知處室家之間不得其道遇妬悍則任其凌駕値長舌則任其唆使及娶醇朴無能者則又不爲其夫所禮吁人於井臼之間使其有怨嘆之聲尚得稱爲丈夫哉

○黃允黜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爲汝長惟決之請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

惡十五事、遂越席登車、朝廷聞之、先以此坐廢、
大抵王化首重閨門、天子庶人皆然、身不行道、而又棄妻太上所
謂無行於妻子者也、既無行、則不能刑於妻子、此不和之由也、凡
有妻室者、宜自慎焉、

不敬其夫

【註】夫者婦之天、終身之所依歸、禮云、夫婦相敬、如賓、其不
敬者、非由頑劣性成、即是淫蕩狠妒、凡作女身、多因夙譴
若更侮夫、寧不墜惡道乎、

【引經】**孟子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善報】漢孝婦陳姓氏、年十六而嫁、未
有子、夫當戍行、囑曰、我生死未可知、
幸有老母、無兄弟子姪供養、吾若不還、肯爲吾養母乎、婦曰諾、夫
果死、婦養姑紡織、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夫喪三年、父母哀其少
而無子、命彼嫁、孝婦曰、夫去時、囑妾供養老母、妾既許諾、若不全
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聽其養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乃終、
盡其所有以葬之、終身守節、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朝廷、旌曰孝
婦、賜黃金二十斤、

○唐房玄齡布衣時病且死、謂妻盧氏曰、吾病不起、卿年少不可寡
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幃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齡疾愈、後歷至宰相、

○崇國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崇公舉進士再任推官卒、修甫四歲

家貧母自力衣食以供修學親授之書嘗大雪夜撥灰畫字以教居恒泣告修曰爾父廉而好施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汝父居喪踰年吾方于歸每祭必涕泣或遇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爲恨始以爲新死適然耳乃其後終身皆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視刑案屢嘆曰吾求其生而不得爲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教子弟率由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修感泣勉學厔舉進士貴顯節儉祗以忠直卒爲賢相母累封越國太夫人顏茂猷曰教子成名方是敬夫實際如歐母者眞可母儀天下後世矣

○黃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及靖難兵至觀已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有金若干寄城外至親家吾母子全往取則得不然必爲所匿象奴利其有與俱至城外妻云兩女當以衣裾相連結恐稠人中迷失奴許之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邊則推二女俱溺死後以全節追封焉

【惡報】宋厲氏嫁曹生不睦離歸再適曹詠爲鄞州守元夜張燈州治曹携家來觀見厲氏服用精麗私謂母曰渠合在此居享富貴吾家能留乎莫息久之後詠遭貶卒二子不肖家貧不能給朝夕

厲氏無聊、訪親舊過四明里、見原夫家門庭整潔、因自悔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淚數行下、
楊志堅、嗜學而貧、妻乃索書求去、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詣官求信、顏時元魯公為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杖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為軍官、為續娶美好、前婦亦不得善終焉

每好矜誇

【註】矜者、自是也、誇者、自大也、總是驕傲之意、人之謙者、福澤必深厚、其器量大也、人之盈者、福澤必減少、其器量淺也、況所謂矜誇者、不過恃其富貴才能學問、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才能學問驕人、為害亦不小、矜誇之所以取禍者、皆由一念驕心害之也、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然則人安可矜誇、以干鬼神之怒而為人所惡乎、

【引經】**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

【善報】晉唐彬與王濬伐吳、先驅所至皆下、度吳必降、未到建業二百里、彬詐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爭功、獨彬不與、後王濬王渾忌功相爭、反以得咎、乃知彬之器量宏遠矣、帝論功、彬居第一、爵當冠羣臣、○宋曹武惠名彬、克江南、入閣門見帝、止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多其不伐、爵

賞居人先焉、○文潞公至和中、首議以英宗爲嗣、及潞公輔立神宗問當日建議之人、公但以韓琦對、毫不、及、已上益重之、

[惡報]石崇與王愷闘富、誇示奇麗、愷作絲步帳四十里、崇作錦步帳五十里、其他珍異之物、莫不爭勝、晋武帝以外國所貢火浣布衣、著幸石崇第、崇聞故服常服、而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迎帝後獲罪滅族、

○金陵張先懷以畫梅遊蘇杭間、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汎江而下、月明風清、艤舟金山之麓、出酒器獨酌、醉吹洞簫自娛夜深爲盜所窺、殺先懷於江、盡取器皿去、視之皆銅以泥金也、此老與石崇皆矜誇報也、夫蓄德深厚、原非局量褊淺者所及、崇先欺詐、適以取禍、蓋矜則妄、妄則肆、誇則誣、誣則詐、皆犯太上之訓

○指揮湯胤績有英才、詩亦雄健有氣、然性傲慢、自好上人每言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人因以湯一面呼之、後爲陝西叅將、與賊交鋒一箭中喉而死、人遂號曰湯一箭、

[箴]顔茂猷曰伏羲萬世頼其文字、神農萬世頼其醫藥、堯舜萬世頼其文明、禹萬世頼其平成、稷萬世頼其稼穡、契萬世頼其人教伊尹輿商、周公輔周、孔子爲萬世師、皆古大聖人、曾矜誇乎、等而下之、歐陽永叔不誇文章、司馬君實不誇政事、

○謝良佐與伊川遊、別一年、忽得相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答曰、只去得一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簡點、一生病痛盡在這裏、能攝服此病、方有進步、伊川首肯、

○人凡事不宜自滿足、當有些子不足、却好、纔足、却有意外之虞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網、當不得一箇悔字、

常懷妒忌

〔註〕妒忌、上人自無、而中人不免、妒者、陰頑如石、不可化也、忌者、只知有已、不容物也、故見人富貴功名則妒、見人榮華功業則忌、總是局量褊淺所使、至於婦人、其妒忌尤甚、爭寵構怨、往往禍家絕嗣、陰鷙招罪、不可勝言、故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美惡、入朝見嫉、豈知男女心懷妒忌者、皆墮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

〔引經〕**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善報〕蘇鮑妻女宗、養姑甚謹、蘇任衛三年、娶妾、妻姒謂之曰、昨聞汝夫再娶、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之愛爲善哉、夫禮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有七出、妒爲首、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反欲使吾有見棄之行乎、不聽、事姑愈謹、令尹宋公聞之、表其廬曰女宗、朱璣誌曰、愚嘗論次女宗、竊見古今以來、賢婦孝婦節婦義婦智婦才婦

更僕而不能數也、則古文王后妃而外、不妒忌者、惟見一女宗焉
倘有心世道、廣採搜羅、再有所得、亟表彰之、幸甚、

○漢順帝梁貴人、嘗接旨臨幸、從容辭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俾小妾得免於罪、此豈惟不妒忌、且能逮下、洵可比德太姒矣、帝更加恩寵、

○歐陽公爲翰林時、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祿位驕人、不惟無妒心、且切於薦賢、休休之量、宜乎位高壽永

惡報✓歙縣林茂無子、娶妾歲餘生子、茂曰、有子萬事足矣、名曰祖胤、乃外出行商、囑妻善視其子、妻口諾而心不然、令妾置兒地下、時擲飯一團、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妾或抱兒、妻怒甚、擲地、三歲猶扒沙地上、夫歸視子、妻頻蹙曰、家門不幸、生子類狗、茂怒踢死、妾畏妻不敢言、痛心自縊、夫欲另娶、妻曰、君勿再娶倘生子如前柰何、夫曰、再如此、天也、未幾妻忽瘋癲仆地、數日飲食、亦如其子、茂泣曰、吾子如此、妻又如此、天之罰我何慘也、憐人爲言其故、妻氣遂絕、

○縉雲婦朱姓悍妒、從嫁婢有姿色、恐夫寵之、每日箠楚百端、一日背瘡共有痕、婢怒欲縊、身無完膚、比死、斷屍置溷中、越歲其婦孕

在床病臥時見故婢以刀刻其心痛如刀割呼號求救聲徹四鄰其魅去來無定婦之兄弟偏請師巫治之巫至則有大鳥數十奮爪搏風大號人咸震恐婦如糞廁已爲婢殪

○明正德中江陰尚書徐問無子夫人奇妒不容納妾公嘆曰使問有子爲乞丐人呼之曰此尚書徐問子吾死亦無憾上聞而憐之召問夫妻於便殿置酒一器上諭婦曰汝妒不容夫納妾生子能改卽止不能則飲此婦叩頭曰妾命如此不如無生一飲而盡上嘆曰誠無如何矣問遂絕嗣妒婦寧甘絕嗣亦其夫前生造業應犯此報凡人當晝勤三省功深行滿自能回天挽日不致無嗣安得逢此妒婦哉雖曰天乎亦人事也以上種種諸案皆爲惡婦而懲凡爲女子在家時父母兄弟卽以爲婦之道教之切不可姑息長其惡性已嫁則夫當朝夕訓戒從中調停感化則妒忌之心自止切不可漁色宣淫致令河東獅吼則正身以齊家之道其責端在於己

○釋子僧明琛經典雖富每以妒忌爲心一日同伴三人止一林下琛曰今日內熱在此便解衣赤臥翻覆不定須臾足合變爲蛇尾乃曰我生平見人出我上便深妒之今業報至矣倏忽問身俱爲蛇惟頭未變俄作蟒頭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光趨谷而去同

件眼見斯報遍傳於人、

無行於妻子（註）君子必正心修身、以齊其家、無行於妻者、或刻薄寡恩、或狎昵無度、或縱妾凌妻、及小人出妻之類、無行於子者、或姑息太過、或督責太苛、或廢嫡立庶、或溺愛不均、及表帥不端之類、自已不正、何以責備於妻子哉、不知妻者、我之敵體、我一無行、使之身處深閨、欲去不能、欲往不可、抑鬱憤怨、何以堪此至父之於子、尤當敎之以道、古語、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習慣成自然也、又曰、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愛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又曰、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敎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由此觀之、待妻宜敬而和、待子宜嚴而正、苟不以禮待妻、則失倡隨之義、不以道敎子、則傷天地之恩、不義不慈、總曰無行、

（引經）**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于寡妻、**（善報）張永錫、微時依徐之美、滕縣吉老見其淳厚、許妻以女、而未聘也、永錫少年登第、京師權貴、就永婚焉、永錫皆謝絕、歸娶吉氏、吉歸數年卒、永錫漸顯、吉氏次女雙

瞽永錫欲納婚吉氏辭其女錫曰予微賤時荷公大德尚未圖報次女非吾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難却從之錫敬待過前妻生二子瞽妻又殁吉有幼女視錫年遠吉意甚堅欲歸之以報德又生二子後四子皆貴此皆張公先能有行於妻乃和氣致祥而貴子聚於一門也

○鄭叔通定夏氏女為婚後女病啞諸親皆勸通別娶通曰吾若不娶則此女遂無所歸且定婚於未啞之前棄啞於已婚之後豈理也哉遂娶之通入太學登進士啞女生一子亦登第顯宦

惡報　涿州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不能制告子不孝二子俱死於法後瑤死至次年二月十五夜城隍道士劉進聞喧鬧聲見王瑤執狀求清明祀城隍怒曰汝自無行有子不能教訓俱死非命誰供汝祀不准瑤大哭而去

○顏茂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喜樂由他人彼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或遇遠旅之商游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單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戲美如狂或一旦知遇姬侍孟庭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子吁嗟何待人以不恕也長舌之婦恣意憑陵失行之女忘身撒潑則亦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

娌、和姑妐、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衆皆爲政、其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而貧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指自活亦不能殫述、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之、則情理謂何哉、此卷耳東征之詩、柔順婉致、摹寫逼眞、爲王化第一義、而樂妻子、宜室家、順父母眞吉祥樂事哉、

○顔氏家訓曰、愛子不均、古今通弊、不知賢可愛、愚亦可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任之戮、父實爲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明鑒、

○司馬溫公曰、頃見大夫、其先世亦國朝名臣、家富而鄙、斗粟尺帛必封鎖、內府其鑰、則晝夜佩於身、夜置枕下、病將絕、子孫竊鑰取財、復逃、求鑰不得、憤恨而卒、子孫爭匿其財、以致鬬訟、雖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公庭、以爭嫁貲、爲鄉黨笑、夫財固人所不能無如太多亦爲累、使子孫果賢、豈粗糲不能自營、若其不賢、雖積金奚益、且人當年老時、所有家財、應均分子孫、及未嫁女之粧奩、而嫁女之遺念、逐一佈置、庶免後日爭競、不然亦可謂無行於子矣

失禮於舅姑　註舅姑、俗呼公婆也、婦事舅姑、一如子事父母、或少失禮、即爲不孝、罪通於天、必爲雷斧所殛、蓋女子出嫁後

春秋繁露、不養父母、而養舅姑、清明祭掃不赴父母之墓而赴舅

姑之墓先王制禮如此若曰婦人從夫以舅姑爲父母故律例忤逆公婆與忤逆父母同罪王法如此陰譴更嚴爲婦者宜冰兢也

引經 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毋事必請命於姑

善報 徽州李氏名善瑜適葉元贄子侍舅姑甚孝家貧自爲女工易食奉養舅姑日夜祈天願身代姑疾一日遇異人卜云姑當延壽一紀李氏二子俱一品官後果然○古孝子姜詩妻龐氏奉姑尤謹姑好飲江水龐出汲遇風還遲姑因渴怒甚詩遂責妻遣之龐氏不忍去寄居鄰嫗晝夜紡績日市珍饈托鄰母以其意遺姑久之姑怪問母以實告姑感悟命還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妻勤力供奉請鄰母同膳赤眉經詩里疾馳而過曰驚犯大孝必遭天譴吾輩何敢揷箭爲護其家朝廷聞其孝拜詩爲郎中

○鄭義宗妻盧氏畧知書史事舅姑盡孝一夜有盜數十人持杖直入家人悉奔去惟姑在室盧冒白刃至姑側被賊捶擊幾斃賊去家人問何爲不避盧曰人所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當赴救況於姑乎萬一姑受禍吾何敢獨生後生子皆貴盧氏受誥封焉人以爲遇患難能不失禮於姑之報云

○崇禎五年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馬氏天性至孝姑年高病篤毛

又運糧赴京婦沐浴更衣夜深叩天代死取刀刺脇扯出肝尖兒忽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掩刀口入撫兒恐微肝不足以愈姑虔禱再刲時天尚未明星皆燦爛焰婦之身光如白晝復取肝一葉即和羹進姑食之甘美問何物婦詭言鄰家饋鹿肝姑盡食之病愈時婦瘡口不痛但血跡難掩小姑驚傳姑知其救已一時士夫合奏上聞未果有徽州諸生江天乙詰奇孝驚天集按天乙字文石即同其師金聲號正希先生從容殉國難者文石祖母亦刲肝救姑與馮氏異時而同心皆受優獎焉

○集美曰忠孝本性生愚忠愚孝可動天地泣鬼神故婦人之於舅姑以人合者也子之於父母以天合者也未有子不孝而婦能孝公姑者故凡婦之失禮皆子有以致之而不早為教訓之過也帝天降罰豈盡責之婦乎為人子者切警之

改悔報 鄞邑支湘宜妻喻氏姑黃氏老病失明性褊急喜潔難事喻少年勤儉恭順事姑無間夫因酒醉誤傷鄰人兩廠求免刑責盡以喻嫁貲償之喻無悔怒一夕夢神告曰汝前生為牛客妻以久病淹滯姑日進食汝以口苦厭食反嫌其煩哭而罵之臨死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死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奏帝勅命焚汝而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今當宿業決案汝應死

裝雷斧之下、以汝今生孝德、故先期告汝、倫驚寤、中夜號泣、明晨沐浴更衣、焚香立於屋南大樹之下、仰天叩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但念夫貧姑老、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戮、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遇梓潼帝君、察知其情、乃奏准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潑悍背逆、事姑無禮、即遣雷神焚之、而倫氏獲免焉、數月生子、奕世富貴、以斯知天罰之難逃、而悔心爲善者、能轉禍爲福也、但爲夫者、皆宜將此數案、勸諭其妻、及衆婦女、皆當爲善、不可爲惡云、

[惡報]大業中、河南有婦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丘蚓爲羹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片以示兒、兒見號泣、將繫婦送縣、俄而雷霆大作、忽失婦所在、尋見自空中墮地、衣服手足如常、而頭變爲狗、猶能言語、自云不孝於姑、爲天神所罰、流徙州縣示警、不孝之人、數年乃死、

○處州張媼、子早亡、媳錢氏饒奩粧、錦衣美食、不問姑饑寒、且加罵詈、鄰嫗邀媳往親處、姑在家、素敬僧道、道人募齋、接入與食、令速去、恐媳來知、道者曰、我不白食爾飯、留小衣相酬、錢氏歸覓飯姑低語齋一道者、贈我一小衣、錢奪去曰、偏爾穿得我穿不得、即穿

於身、俄而兩手着地、口作牛叫、張呼人共碎其衣、牢若牛皮不可破、遍身似牛、惟頭未變、後數日死、

○順治庚子年、常熟某婦甚妒悍、慢其姑、一日婦切菜、指姑罵曰、恨不得即以此刀斷汝頭、言訖即有黑氣繞空、大雨如注、有神提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聲、其婦衣服身髮盡皆焚燒、身不即死、後鄰佑請仙者叩以婦事、神批云、彼不孝於姑、故得此報、又問不死之故、又批云、彼夫好打鳥銃、婦曾勸止之、上帝以其一念好生倖免不死、而懲戒之也、

○婁道者漣水人、出家文殊院、多道行異跡、不與人接、有求見者輒謾罵叶其隱過、多慚去、一民婦賚帛請見、道厲聲曰、若事姑有過見我何爲、不希汝物也、可抱着柱、婦不敢違、既及柱、即旋柱疾走若有牽曳、足不得停、自晨達午不解、衆鄰爲求免、道者曰婦嘗令姑推磨、故薄以示警、今縱汝去、當改過孝順、後婦恐懼、力改前非、

輕慢先靈【註】先靈謂亡過祖宗考妣、輕慢謂祭祀有缺、拜掃失時、殯殮非禮、居喪違制、安葬不速之類、而停棺不葬、尤輕慢之大者、夫死者以土爲安、世俗信地師言、既限年月日時、又卜山向不利、有貧欲葬、更俟富貴、及子孫益衰、反不能葬者、有互相推諉惑於房分之說、久停不葬者、更有葬後不頋墳前不躬親事者均

謂之輕慢、要之卜葬地、無水蟻、卽可營穴、古云穴在人心不在山、福人居福地、豈可爲子孫之故、而久淹親柩、致親不能安土、誠罪之大者、

〔引經〕禮記曰、祭不欲疎、疎則怠、怠則忘、〔論〕夫人生世上、必先種德澤積陰功、行善不倦、以基螽斯之慶、且欲得子孫以爲祭主、必先安妥祖宗之靈於地下、語云、龍穴非遇、只是貯存方寸地、牛眠在邇、空勞踏破嶺頭雲、兩語極當、世人若不修德、以致絕嗣、此輕慢先靈罪之尤大者、至於爲祖先卜宅兆、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足矣、有惑於風水之說、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旣葬不吉、一掘未已、至遷數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敵者、年復一年、幾無安葬之望、一遇水火、又有焚溺之憂、凡人兄弟、房分必多、若一房不利、卽不肯葬、噫、爲父母者、皆以子多爲幸、今若此、則是增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尤不若少子者、得早歸泉壤矣、夫子孫各有福祿、且各有行藏、冥中所以償之者、毫厘不爽、豈可挾私見、致久暴其親、況葬後砂水變遷、陵谷易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善報〕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艮、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墓、旦夕哀

慕不脫絰帶、不食濃味、惟啖蔬糲、事父母至孝、伯祖叔祖、伯祖母叔祖母、叔父叔母皆無子、比其亾也、從義咸爲治喪、壟築高墳、祭奠盡禮、後得大富、子孫稱旺族、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父標之、州從事、恬少喪父、哀慼如成人、家人矜其孤、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八歲問其母、悽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母曰、是汝父也、時人以爲孝感所至、後官至安南行參軍、

○蕭鏗字宣儼、齊高帝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云早亾、便思慕、蔬食悲號、嘗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其容貌衣服、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欷歔、永明十二年、爲南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皆思親誠敬、不犯輕慢之報也、禮記曰、齋三日、乃見其所以爲齋者、又曰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此甄蕭二公、所以未識父母之面、尚能感而見之、而終日聚首者、生不敬、而死即忘焉、可謂人乎、

〔惡報〕羅華、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華每以前程祈禱、夢神叱曰、子父母久不葬、已得罪幽冥、安問功名、華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死、此安葬不速之報也、

○孔損丁母憂既塟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身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塚至折吾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世爲汝居官清廉方釋汝罪此後切須勤視墳塚春秋祭掃以寧山神亦安我也夫人子塟親後清明仲秋二祭外餘時俱置親荒坵爲孝子者思親之心既切則餘閒之日亦當詣親塚一瞻視之於親豈不加慰乎

〔箴〕鄭漢奉曰此心開百代之祥穴在人心不在山金鎖玉鈎豈必問平陂於馬鬣牛眠龍角何嘗恃推步於雞九故楊少師會祖及祖惟救溺人劉珣之母罄奩飾代贖徒罪吳都憲父曲處代百姓完官糧皆得吉地卜兆安塟如此方爲不輕慢先靈

○桂陽林氏舊族也無子繼葉氏子爲嗣一日祀先林偶有疾卧令嗣子主祭睡夢中見祠堂赴享者皆村鄙男子多赤膊持刀婦人衣服村俗其衣冠濟濟者咸立門外不進林大怪之後思葉之先世本屠戶今用葉氏子主祭乃葉先靈而林氏不至李橫曰人之有子猶樹之有根數千百年傳至於今一旦斬絕必自己心源處差錯祖宗造業之報以致有此世人多繼立人子思接續宗支由林氏祭祀觀之此點骨血畢竟假借不得以外姓繼子主祭亦輕慢先靈之大也

違逆上命【註】胡嘉棟曰、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士卒、官長命子民、家長命僕役之類、分宜遵守、縱使命未當、亦須委婉如合道理、安可違逆、九幽經曰、昔普掠獄中有諸罪、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苦、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前生、曾受九眞妙戒救苦眞符、吾故以神力覆護、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勤忠於君上、三者不殺慈救衆生、四者不淫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已、六者不嗔兇怒凌人、七者不詐賊良害善、八者不驕傲忽至眞、九者不二奉戒專一、此道家之說也、地獄經曰、地獄諸受罪人、銜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離斯苦、佛言當謹孝養、供養父母敬事師長、歸奉三寶、勤行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喜捨、待人平等無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輕下賤、護人如已、不起惡念如是修行、即爲已報佛恩、永離三途、無復衆苦、此釋氏之說也、然則上命、可違逆乎、

【引經】孟子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書曰、方命圮族【論】林沆奉上旨必設香案焚香拜讀、始行、有不可行者、必從容請對、務得遵旨而後已、

○郭子儀再造唐室、功名甚盛、上每奪其兵柄、一旦有事、輒命爲將子儀即下散從聞命即日就道、絕無內顧、成敗利鈍、皆所不計、可

謂純臣不違君命矣

〔善報〕魏顆父武子有寵妾武子疾曰嫁之疾甚曰殉及卒顆嫁之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及與秦戰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顆見一老人結草以絆杜回馬仆故被獲夜夢老人曰掌君嫁吾女從先人治命是以報

○陶安字主敬當途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太祖命安知黃州諭曰善撫黎民安欽上命至則寬賦稅省繁役勸課士減刑罰民皆悅服復召爲學士遷江西行省參政知事無不盡心竭力以副上命及卒上親撰文致祭贈謚子孫俱登甲第位至卿相今之爲民上者能承君之命而撫字黔黎方爲純臣若不體君上愛民之心而方命虐民太上之譴殛不森嚴其可畏乎

○〔惡報〕林幾字景度爲給事時蜀郡荒旱朝廷命發米十萬賑濟景度以米太多蜀道難行封還成命以半赴賑是夜夢朱衣人持天符至曰上帝有敕謂汝逆旨害民命下滅汝子孫驚悸醒後以病免官行至福州卒二子繼歿竟絕嗣違逆不一此則事之大者

明嘉靖時寶坻民楊咸好惡其兄成甚富將死出千金泣告曰兒幼不能掌付弟生息俟兒長可給其半咸違兄命一毛不拔成妻控邑尹張公不能决適獲羣盜見咸曰此人素貧今富皆同吾劫

資也、咸爭曰、吾乃亡兄所寄、豈盜耶、張公笑曰、天遣此盜、爲汝兄作証耶、盡斷還兄子、

作爲無益【註】人生在世、無論賢愚、無不日用其耳目心思、用之於爲善、則朝夕勤勉、猶恐其不足、用之於無益、則喪身敗家、皆基於此矣、何謂有益、世間萬事、轉頭卽空、惟積德行善、興利除害爲國爲民、勤耕讀商賈等事、生生世世、隨身受用、無有窮已、如有才學、闡修忠孝經史、助輯方書內典、有貲財、修井築堤、葺造橋亭道路、置立義倉義舘義塚、施粥施棺、施賑饑貧、立育嬰會、惜字會戒殺放生會、事難盡述、皆是有益之事、有益於人、卽能有益於已、他如第宅臺池及詩文書畫、珍寶玩器、羅籠鳥雀、鬪雞走狗等、皆能喪志累身、何益之有、

【引經】**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論】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求售、公曰、吾面只飯碗大、雖照二百里、亦奚益哉、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安得自見、公曰、身負極重、而使他人稱好、無乃自累乎、何益之有、命速還之、

【惡報】晉石崇與羊琇、王愷、奢侈、而崇爲最、車馬服用、僭比王侯庖善必窮水陸、婢妾百餘、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琴棋、書畫、遝勝一

禍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若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無以對竟斬於市

郭從義鎮河陽于洛中造一大第千餘間文梓爲梁花石鋪地穿池鑿山亭臺樓閣約費數萬金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及徧復命期促不容久駐飯罷少憩侵星而出明朝復歸至東都遂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獻之於王乃作皇陵遂閉館

○西吳董尚書份勤於交接凡衣冠過客無不延禮厚贈孫禮部嗣成工詩字多以手書扇軸及詩詞贈人祖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金幣爲饋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縉紳家自有局面凡行一事要有利於人有裨於已豈僅以詩字供人玩賞耶將來破吾家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嗣成願自處分愚民一集千人遂至破產人咸服尚書公有先見云閱此方知吾人修業以有益於身心者爲貴詩字雖高不過使人褒稱而已究無補行義

李公麟字伯時元祐進士工於詩畫時雲房禪師讓之曰公爲士大夫以詩畫供人喜悅已屬可耻且畫馬精神心志皆注於馬恩爲神駿一日眼光落地必墮馬胎公大驚避席而請曰當以何者浣此過師曰當畫大士像自是摹大士像妙絕天下

○黃魯直好作艷詞或謂之曰公文詞之富甘墮落於此乎公曰空

詎何妨人曰李伯時注念神駿自墮止於一身今公艷詞蕩天下心使少年無識輩信爲實事則踰理越法無不至矣魯直蹴踖謹謝改過

○張繢緒戒人作淫詞云言今世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搖魂奪魄毀性蕩心其意售之坊刻網取蠅頭微利在識者固知爲寓言幻景粧假非眞其如特達者少隨俗者多彼見文人才士筆之於書則閨中奇緣未嘗不爲文人才士所許平日天良一線前此尚有顧忌自後則心雄胆潑矣由此捐軀捨命滅身亡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吾輩旣已身列士林爲士女興禮義維廉恥何忍驅癡民盡入於禽獸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何苦必欲爲此矢口郎是邪淫絕不新奇而綺語爲殃虛言兆罪不特陷人亦自陷矣愼之

○元順帝多材藝自造龍舟五彩裝金船行則首尾鱗瓜俱動又自製宮漏高七尺爲木櫃藏諸壺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則玉女捧籌浮水而上左右列金甲神左鍾右鉦夜則神人按更自擊併無差錯明太祖觀其制嘆曰使用此心以治天下何至於亡命碎之

懷挾外心

〔註〕如臣有外心欺君、子有外心欺親、妻有外心背夫、兄弟有外心相殘、朋友有外心相傾、皆是若精求之、凡分外營謀、卽謂之外也、故經曰、使心用心、反累己身、蓋始因一念之差、遂至終身之敗、是以君子修身、先貴乎謹獨、而無自欺、上天垂戒亦先嚴乎、操心也、

〔引經〕**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善報〕明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初尹樂陵縣、寇猖獗、他縣或守或和、公獨募死士、持挺擊賊敗、初陞僉事、政績著聞、旋任江西副使、適值宸濠反、知公才、欲聘之、公大罵曰、逆賊、我許逵豈事君而懷二心者、有死而已、寧從汝耶、賊怒殺之、嘉靖改元、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官其子場、錦衣揮使、

吳中有一鬼、善能淫人婦女、又能致金帛首飾與婦家、崑山民有二女、將被汙、女曰、涇西某氏女、容貌甚美、何不往彼、鬼云、彼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獨不正耶、誓死無二、必不從汝、鬼遂去不敢復至、此所謂天地有正氣、而邪不勝正也、彼挾二心者、已爲邪所中矣、凡列同人、可不預爲戒乎、

〔惡報〕漢丁公、爲項羽將、逐漢王於彭城、兵將及、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氏滅、來謁、意必見酧前德也、帝

令狗於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懷二心也、遂殺之、

○林松溪與張大交情莫逆、張疾危臨終、請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守節、君念交情恤之、林曰决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張死、林與妾姦通謀娶之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隨扼其喉、七竅流血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吾告汝於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於地、述其事於家、亦七竅流血死、心不可負如此、

○常熟直塘有錢外郎、富而險、里中婦趙重陽、色美、錢慕之、以夫貧可餌、代販布、商於臨清、錢與婦通、一日其夫出門、行至木梳橋、潮落不能去、復歸到家、錢方擁趙暢飲、夫慚且怒、旋回舟中、錢與趙計、夜遣人陰爲盜殺之、族人鳴於縣尹、楊子器訊鞫不承、自是數月亢旱、通判桑民懌謂尹曰、君知所以不雨之故乎、趙重陽獄未决耳、尹遂嚴刑訊服、即大雨如注、縣已決案、錢又揮金越訴移獄於府、復買無賴鬨於朝、下南京法司、錢通要津、内援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忽疾雷一聲、兩皆震死、

自咒咒他〔註〕篇中言咒有四、各有不同、干求不遂、便生咒恨、咒罵他人也、呵風罵雨、罵神稱正、無知而怨尤、鬼神也、咒詛求直

忿怒而洗白自己也至自咒咒他是怒不欲生自甘死亡兼願人之死亡也所謂愛欲其生惡欲其死皆惑之至昧於理也且咒詛一事所以皆屬不可者謂人貴乎生死貴乎度今處生而咒詛未免速歸於死即死有執對則必禁錮滯留無由出脫往往有不待死立如所咒即報應不爽者豈可妄出咒詛哉

引經 **詩曰侯詛侯咒靡屆靡究**

善報 蘇州尤宏遠娶鄰人莊氏女爲妾妻妒悍日爲咒詛欲其速死無何妾果卒數月妻病夜見一女至乃其妾也罵曰我命未合死因汝咒詛令我夭歿今控獄司追汝抵命妻以告遠次晚果死遠念妾寃必爲已累乃齋潔日持誦玉皇經又建水陸道塲數晝夜欲謝前過後遠得病勾至獄府冥王叱問爾妻訴爾同咒詛致妾非命爾知罪乎遠叩謝不知王呼押宏遠妻妾來証對辨良久妻辭屈妾亦言罪不在夫王者叱其妻曰汝爲人正室旣生妒虐強讀鬼神死復誣詆妄干官府爾罪難逭便令押送酆都妾判受生王呼遠曰爾雖不知情然此婦咒詛文案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答忽一判官白王曰高眞處有文書來准遠折過矣俄有二神以足蹴遠背曰去遂得出復行冥晦中入一司六僧坐問遠因俱言高眞赦罪之故僧曰然汝知奉道矣尚未知皈佛今旣得生宜急延年高有

德僧六員誦法華經六部、可卽消滅夙愆也、命去遂甦、卽請有德行僧年皆六七十者、誦經如數訖、後每月朔、持經誦懺雖極冗不廢、後遠復娶妻生三子、俱富壽八十八、無疾善終、○宏遠無罪、故誦經可以折過、倘若同妻咒詛帝天亦不曲庇矣後人當知自反不可謂作惡、而誦經、卽可消弭罪案也、

惡報郭引鳳被拘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鉄丸如蒸餅大塞其口又以煉銅汁張口灌之、引鳳曰、此犯何罪、鬼曰生前好行咒罵、死後卽受此罪、

○堰典妻常與人私、又竊鄰家手巾、鄰家詬罵、典咒曰、我妻果與人私、及盜汝手巾、當爲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二人斃於雷斧、典脇下批曰、癡人護妻、妻背上批曰、行姦爲盜、

○宋欽宗北狩和議成、顯仁皇后將還、帝挽泣曰、吾南歸得爲太乙宮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誓曰、吾先歸而不迎汝者、瞽吾目、比至南、見高宗殊無迎復意、未幾后失明、命醫不効、有道人入宮、金針一撥、左目復明、后曰、吾目得師復明、煩再明其右、道士曰、存一目償誓可也、

偏憎偏愛 註人可憎者、亦有好處、偏憎者、并其好處盡廢也、可愛者、亦有惡處、偏愛者、併其惡處盡掩矣、愛憎一偏、是非倒置

在一家則一家之禍釁無窮，在天下則天下之喪亂立至。至於後妻繼母尤甚，彼見愛者揚揚得意，見憎者兀兀難堪，積久愈成仇恨，一發遂不可支。是父母之偏愛，非眞愛也，乃所以害之也。爲父母者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豈不兩全。閔母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鑒。爲夫者躭少艾，惑巧言，鍾愛毋情，牢不可破，妻譖日行，夫綱日削，而子愈危。

【引經】大學曰：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善報】魏慈母者，孟陽之女，芒茆後妻也。生三子，前妻有子五人，皆不愛母，而母遇之甚厚，自菲薄其三子，飲食衣服不得與五子齊，而五子猶不愛母。未幾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罪當死，慈母憂戚悲痛，朝夕勤苦以救之。或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母曰：妾之親子雖不愛妾，妾必救其禍而除其罪，今於前子則不然，何以異於無母哉？若父爲其孤也，使妾爲其繼母，既爲其母而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吾子而疎前子，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忘義乎？遂聞於魏王，王高其義，乃赦而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母，因以禮義訓八子，咸爲魏王卿士云。

○秦母柴氏，秦潤夫繼室也，生子與前妻子俱幼，聞夫死，以前妻子

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福訴於官、逮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得其情、官憐氏之子母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趣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表以復其家、冒起宗曰此二母者、不惟前子視猶子、而且過其子、不惟不加之以怒、而且曲行其慈、眞女中丈夫哉、末俗酷虐遺孤、甚至亡人之家、視此當何如、

【惡報】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子名鉄臼、許亡、而娶陳氏、凶妒欲殺前子、陳生一男、祝曰、汝不殺鉄臼非吾子也、因名鉄杵、欲以搗臼、備諸苦楚、竟被創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復還家、登陳氏床曰、我鉄臼也、無罪被害、我母訴天、今來攝杵、不見形、只聞其聲、恒在屋梁上住陳謝設奠、鬼云餓令死、豈一餐能酬、今斷汝屋梁、聞鋸聲颯颯有聲、炳燭照之、併無形跡、又罵當燒汝屋、即見火燃、俄自滅、時杵六歲、體痛腹大、鬼屢打之、月餘死、陳氏亦亡、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孔卒、再娶李氏、虐待五子、五子哭於孔氏塚孔氏自塚出、哭撫其子、取子衣襟、題詩遺張曰、不忿成故人、潸泣滿盤巾、死生今已隔對面永無因、奩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

無用處涙作塚中塵有意憐兒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呈於父父以訴道帥連帥奏於朝李氏發配嶺南未幾暴死、

○夫前人在冥冥之中以子爲命每見酷虐前子者已子無不受報則當與人方便而自已方便可知矣然亦不徒爲禽犢之愛也教之親正人行正事不可過於姑息務恤其飢寒察其疾苦使其兄弟自相敬愛則和氣致祥家道自亨未有前子破家敗行而已子能晏然者也當實心愛之自無他虞矣、

越井

〔註〕越跨越也昔黃帝時始穿井淮南子曰伯益鑿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故釋名云井清象泉之清潔也又曰井通也人所通用也又曰井法也節也禮記曰井門戶竈中霤爲五祀昔漢天師成道教人造橋鑿井立功濟衆大抵井之爲利廣博有神主之名曰觀狀如美女又井鬼名瓊酉陽雜俎曰臨井勿窺語曰古井不唾唾與窺且不可況越乎、

〔引經〕**易經曰改邑不改井禮記曰夏之月其祀井**〔論〕譬喻經曰昔有母子三人恒作三事一事造船置於河中濟渡百姓二於都市造立好井以養萬民三於四門各作圊厠給人便利修是功德命終之時即托生人間富貴

壽延、所生之處、不墮三途、設此微功、尚獲大報、況濟無量乎、

○夫惠及百姓而不費者井也、則人當自愛護尊敬、勿使觸穢、故華嚴經云、或作河池井泉水、又曰復有無量主水神、

〔善報〕吳湛爲縣吏、所居臨荊溪、有泉極清、衆胥賴之、湛爲甃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泉側得一白螺、置甕中、每外歸廚中飯食已辦、心大異之、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出、爲作飲食、湛急趨不容歸殼、女子告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知君鰥居、命吾來爲君操饌、君當得道矣、言訖不見、

○房豹爲安樂太府、郡治涉海、水味多鹹、命鑿一井、得甘泉、民頌德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復浚李泌六井、至今民賴其利、

〔惡報〕宋計吏止於傳舍、秣馬將就道、以馬食殘莖、瀉於井中、謂不復過此、未幾復到、飲水、遂爲殘莖刺喉死、此污井之報也、人於日間若多用水、減福折算、愼之、

越竈〔註〕張玉成曰、竈神名隗、姓張、又名卓、字子郭、司一家良賤之命、專察善惡長短、預知吉凶禍福、敬之猶有歉、豈可跨越乎、又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竈居羣祀之中、月令四時共有十一祀、竈居夏之三祀焉、太上曰、世間惟太乙火神、伺察世人善惡長短、不知而觸犯者衆、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無祭家竈及祀先之外、不

得淫祀他兒黃帝曰凡求男女生產平安婚姻和合壽命延長學業聰明仕宦遷進人皆愛敬貴人歡喜宅不虛耗家得平安舟車無虞田蚕稱意市易和合訟訴得直盜賊不侵口舌永息疾病安痊伏連斷絕咒誓解散瘟疫永除乃至禳厭破射驅逐虎狼皆當祭祀竈神庸可越乎

【引經】禮經曰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善惡】陰子方至孝祀竈甚虔臘日晨炊見竈神子方聳敬以黃羊祀之從此大富孫燉生女爲后燉封侯後子孫祀竈不替

【惡報】宦婢瓊英性貪婪每遇燕客盃盤狼籍恣行竊攘一日英方產子值主誕辰賀者盈門婢從奔走甚衆英乘冗雜忙便於偷盜棄兒入廚強與服勞身穢觸犯竈神比歸寢所薰被燃及牀笫幼兒灰燼衣被俱焚速報如此

跳食

【註】食爲民之天若跳越之是褻天也故凡遇粒食皆當珍愛敬拾之安可跳越乎

【引經】孟子曰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禮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論〕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黔敖從而謝之，終不食。夫嗟來之食猶不可，況跳而過乎。

〔善報〕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為人愿愨，鄉稱善士。嘗如厠，見糞旁有鍋底飯一塊，拾就水滌淨食之。夜夢文昌帝君告曰：翁好善真篤，岳將降生爾家，以大爾門。未幾，生僖敏公，官至太子太保，贈翁官如之。王命岳曰：跳食者，食在器中，偶籍諸地，忽誤越之，尚干天怒，況有意作踐乎。孟玉滌穢而實諸腹，可謂能敬天者也，獲福宜矣。

〔惡報〕唐有一官，素輕飲食。後入山遊玩，至孤絕處，忽見一酒店，買而飲之。一婦人先收錢入內，良久方持酒出，其色如血，甘羨欲再。飲婦人泣告曰：妾非陽人也，因在生時，僕用無度，殘羹剩飯，踐踏作踐，復與人食，罰來賣酒，皆妾身上血供人。官大驚而回，行至數步，轉望並無店舍。夫高山安得有酒店，陰司特化此以警之耳。

〔箴〕附鄭澣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昆弟之孫來謁，將去，召甥與孫食飲，有蒸餅，其孫去皮食之。澣曰：皮與中初無甚異，僕嘗病俗驕侈，思反淳朴。今見子力田敝衣，必能知稼穡艱難，奈何囂浮甚於五侯公子，觭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棄者，其孫錯愕失次，托

器奉之澣盡食焉遂揖歸蒸餅皮尚不可棄況跳越乎、

跳人

(註)人爲萬物之靈能參贊天地化育羣生雖富貴貧賤有不同至於賦秉知能五官百骸則皆一也若跳越是藐天也況象人而用孔子惡之輒可跳乎尤當爲小子戒之、

(引經)禮記曰入國不馳入里必式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善報)程夫子伊川西遷宿僧寺坐處偶背聖像夫子曰轉椅不可背翟林問曰何故曰凡具人形皆不可慢況聖像乎龜山聞而喜曰旨哉其語後爲理學配享子孫世襲、

(惡報)韓信居淮里中少年侮之曰爾雖壯大劍不離身實怯耳能刺我死不能出我跨下信爲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信爲怯後拜將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少年至府參謁叩頭請死信和顏慰宥之未幾少年自斃王命岳曰跳人者人偶卧地籍而越之此誤也淮陰少年事雖不恭而近於謔等閒跳人者罪宜加焉、

損子墮胎

(註)物命至微尚當體天地好生之心而放生戒殺況子女乎大凡人死大善直陞天堂大惡直入地獄半善半惡未有去處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須陰司注擬有可去處然後得生及生時九天司馬在庭九天稱慶太乙執符帝君品命主祿

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衞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經所謂得還人道、擢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不可言、於爾何負、乃敢殺之、或以家業貧乏、厭薄其多、或野合淫奔、急欲滅口、或醉後恣行淫慾、或怒時拳打脚踢、或婦人自不謹慎、負重衝撞、數月墮傷、必得殺生之報、然則子胎安可損墮乎、但胎中遭損墮者、亦必有因、其人前生功業、應受今生、但善惡筭除、照其善之分量、或壽期頤、或享稀耆、或週甲子、或四五十年而逝、又照其惡之大小、或二三十歲而亡、或三六九歲而亡、或一週滿月而亡、或胎中數月而亡、冥王考較、衡量紀載、因人自作自受、分毫不爽、所以人於生時、當時時存心、念念積德、功完行滿、自然註福註祿、功名富貴、壽臻遐齡、必不遭此墮損之厄、言念及此、人安可為惡、而不為善乎、戒之哉、宜慎毋為惡、入損子墮胎之中、幸甚、

〔引經〕禮記、毋殺孩蟲胎夭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雷將奮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論〕父殺胎子、人倫之變、聖人所不忍言、夫孩蟲不殺、況子乎、諸孤猶存、況己子乎、生子不備、況備而殺之乎、

〔善報〕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易、民爲立祠、官至九卿、

京口錢邦偉爲貴溪令、其俗多不舉女、錢公嚴著爲令、殺女者、五家連坐、所活無算、俗爲大變、後爲汀州太守、壽考令終、子孫科第、凡爲官長者、能刻意禁民損墜、定然功多而冥報崇矣、

○東漢賈彪舉孝廉、爲新息令、民因貧困、多不養子、彪立法、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掠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法掾吏引車南行、彪怒曰、賊寇害人、此亦常事、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按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數千、生男名曰賈男、生女名曰賈女、後官侍郎、累世榮顯、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令將蘆荻稅以補添丁錢、後百姓生子者皆不至溺、允文官至尚書、子孫皆貴、

○元趙仁素敬玄帝、患疾危、醫云、必得紫河車乃愈、仁曰、我見人服此藥、無一善終、且人兒女、出此胞衣者、多不育、我不忍使人兒女夭殤也、卒不用、是夕夢玄帝告曰、汝命當絕、緣不用胞胎療病、上帝赦汝、延壽二紀、年九十一歲、

〔惡報〕梓潼帝君救刼章云、元秀家財四十萬、有子四人、其餘諸妾

所生、併瘞之、一日夢中、見十數人來追殺、秀驚愕、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展轉牀蓐、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司申奏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旣已成人、妄加殺溺、揆以正條、倍於故殺、勅下陰府、將元秀永囚地獄、在生四子、注刑名籍、四十萬家財沒官外特遣飛天神王、巡行天下、有殺溺兒女者、卽許便宜行事、以殺人償命之罪、擬之、然則損子與墮胎、乃天地神明所共殛者、世人未鑒帝勅之言、致陷溺兒女者、後其戒諸、

○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鄂野小民、例養二男一女、多則殺之、以故少女、民多鰥夫、有鄉民石揆者、連殺兩子、今夏一產四子、備極苦楚、母子俱斃、彰報如此顯著也、

○郭印女引鳳、被二鬼攝入冥府、大書地獄、有一王者坐殿上、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抱足、號叫索命、有私胎數月而毒下者、有因生男女過多而溺死者、有因妒妾生子、而打墮者、有因家貧、而男女不舉者、有因爭鬪、而觸損者、有因兵賊潛匿林中、怕兒女啼哭而悶殺者、有因女人負重、自墮落者、有因視兒不謹、死非命者、有因缺乳、不多方餵養、而致死者、冥王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潛可憫、引鳳甦、俱白父、因大書天寧寺、歷陳冥中惡報、以警世、

○舒州王堯臣、室女患鬼胎二年不下、設醮懇禱家祀眞武、頗虔、是

夕神附人言曰此女前生爲藥婆貨賣毒藥爲人打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上帝震怒罰報今生腹中蛇像已具生卽化蛇

婦楊阿承自幼貧病臨終自語曰我前生爲醫人有一婦自稱病蠱不能辨其有孕以芫花酒下之母與子俱斃是一藥連殺二命也受罪滿足降生爲女罰吾三世皆貧困苦飢渴多病少安世之醫者須詳審用藥當以我爲鑑言訖死

○巴東赫連傑妻慘刻凡僕婦有孕必墮之既生令溺之蓋惡懷抱之勞而妨工作之務也一日見小兒多人或形骸俱備或肢體未全或血團一塊淋漓血漬者爭噬其膚喊叫數日死

湅一淸妻三舉女胎三斃之萬曆甲午復產女置溺器緊閉啟視化一紅蛇躍出纏其左脚昂首咬其腹遂斃

箴李廣曰男女居室禮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而父子昆弟以次而起如心厭女溺之則是人道滅絕且生我之母亦從女而來配我之妻亦因女而得胡爲女自我生復自我溺況乎男若不肖未必有濟女若興旺亦甚得力如古淳于之女願沒爲婢代父贖刑鄭神佐女遠歷邊陲歸親骸骨木蘭秦女代父從征女豈無功於人哉吾願世之爲父母者作平等觀可也

○附何龍圖作歌云虎狠雖至毒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

如彼生男與生女、胞胎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勸吾子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遂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女性最柔和、愛親甚於子、男子多違拗、女恒順父母、男子多遠遊、女恒守父母、男子少悲哀、女恒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不觀提縈女、免父刑肉苦、不觀唐香女、救父而拒虎、覃女年十八、能令父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屍、叔先痛父溺、抱父浮於水、袁女母癱瘓、火來不能救、甘與母焚死、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採麥供膳粥、孝子誰能比、親死不肯嫁、廬墓沒其齒、唐女卞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女甫十七、跛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憑績縷、剪髮毀面貌、然後廬墓所、大節達宸衷、旌賜表其閭、孝哉蕭氏姬、父母沒異土、姬方十六齡、扶櫬還鄉里、舟子欺其孤、中途委柩去、畚土堆成壙、姬獨與一婢、毀貌日夕哀、結廬在水濱、求婚不肯配、願嫁還棺者、楊氏一老尉、還櫬身事之、東湾屠氏女、父瞽目攣痼家無隔宿糧、親隣皆相棄、女乃移二親、遠處於紆舍、守墳終不嫁、只爲無兄弟、古女賢孝儔、甚多難筆紀、有司或贈金、朝廷或欽賜、也有爲祀蹟、也有夫人頌、若能孚地命、報施應不特

（畚音本、双手捧土、掬土曰畚）

行多隱僻【註】隱者不光明之謂僻者不正大之謂事亦多端所包者穢之事也或尼姑或寡婦及無行子女以淫穢成胎恐致敗壞彰露遂陰行損墮之法誰知陰律姦人妻者絕嗣姦人室女者子孫爲娼仍送入火熖地獄以報慾火之罪今人恬不知悟損行瀆倫亂宗敗俗故不憚反覆以陰律爲世告之使人知自謹也

【引經】**中庸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又曰庸德之行**

【惡報】浮梁張明三隨父宦瓊崖宅鄰李指揮二女皆美張通焉及歸潛攜舟中李追急亟推二女於水後張病迎孫醫療治稍愈是夕孫夢至水邊二女裸體執孫衣曰妾瓊人也來治張病汝因奪我功也因曳孫入水中孫驚悟語張曰業報至矣不可治也果逾月死李犢曰李氏室女也張三不信因果忍與之私失矣復挈之逃更失矣事急擠之於水抑又失矣索死何辭一時失足千古遺恨此隱僻之行宜於幾先慎之也

○嚴武少時于京城私一軍丁女以逃軍以狀聞有詔遣制使追捕武懼醉女以酒中夜解弓絃縊之沉於河後爲劍南節度使病見一女子披髮頸上有絃白武曰公太忍某從公是失行於公無所

負、公若懼罪、置吾於他所亦可、何忍見殺、某巳訴於帝、求取汝明日、武暴卒、

晦臘歌舞【註】晦者、一月之起、月大三十、月小廿九、乃竈君上奏功過之期、臘者、一歲之終、卽除夕之夜也、又有五臘、正月初一日名天臘、五月初五日名地臘、七月初七日名道德臘、十月初一日名民歲臘、十二月初八日名侯王臘、凡遇此日、本五岳星君、攢會生人善惡、其日天君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岳三萬六千陰陽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榮祿壽算、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等於籙中、善降祥、惡降殃、有過悉書黑簿、一入黑簿、罪難贖矣、故人行事、以及起心動念、須要謹愼隄防、兢兢業業、勉行善事、出此入彼、誠可畏哉、況酆都北帝太陰天君、亦於此五臘日放出幽都鬼魂、久遠祖宗、父母眷屬、取問陰司年代遠近、及問積罪結孽端由、墳墓見在何處、子孫名姓何人、旣得子孫兄弟姻親九族名姓、攢集校定、以爲生人罪狀、如積刼未有追贖、卽延累生人、且逢臘日、凡先靈眷屬鬼魂皆得釋放、各歸本家、受領祭祀、爲子孫者、自當憑仗道法、或誠心祭奠、若肆意歌舞、是得罪天地祖宗矣、于王陛曰晦臘日、及五臘日、人當勵志進修、於此日較量功德、猛省無常、戰兢惕勵、放下萬緣、一心念佛、歌舞之事、豈可有哉、

[引經]**書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論]梨園子弟以歌舞爲業者無論矣此外上自王公下及庶人皆當於晦臘五臘日潔淨香燈誠心祈禱事事修省以迓天庥毋縱歌舞以取罪戾若能自新又新必可證道果矣

[善報]王長文爲江源令收得盜馬及發塚賊長文引前慰諭時遇晦臘皆遣歸家獄中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之過也蜡節慶祚歸就汝家善相懽樂過節當來羣吏惶恐爭請不可至節後果各來就獄尋有赦令無不感恩衆誓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也後文官至九卿

○淮陰强富持身謹慎接物謙和每至朔望臘辰誦經拜佛始終不輟時值元旦天臘之辰有一小人逞酒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及鄰佐皆難忍富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何無量也是夕夢一金冠紫袍人謂曰汝能於天臘之辰忍人所不能忍上帝嘉賜汝福壽子孫世世衣冠後享壽八十餘二子一孫俱明經夫古之君子孫時懷親閔罪恤凶所以能祈天錫命若於是日狂縱歌舞既犯天眞必減福祿折除壽算人其愼之

朔旦號怒[註]朔者每月之初一日也旦者每日之早晨是也朔爲一月之首旦爲一日之首一月之所爲基於朔一日之所爲

基於旦、號者啼號、怒者嗔怒、此時正當存心和樂、上合道眞、苟一號怒、則濁氣隨肝而升、眞氣隨聲而散、所謂嗔爲刼功德賊、最能消人善根、則神昏氣濁、而善念不生矣、詩曰、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臨機如對鏡、妙處在光明、佛語求無諍、儒書貴不爭、好條快活路、世上少人行、佛經曰、嗔墮諸惡道之因緣、刼諸善心之大賊、纔起嗔怒、當急解散、毋令增長、平時亦當謹愼、况朔旦可號怒乎

〔論〕昔賢詩云、纔觸生嗔怒、無明障未通、誰添心上焰、應作耳邊風、長短時時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悟却總成空、

〔引經〕論語必朝服而朝

〔惡報〕冐起宗曰、太倉有強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眞人薦拔、適江西一人、亦求薦父、各出銀幣、啟醮七晝夜、眞人伏壇起曰、穿紫者得度、穿褐者發蛆虫部矣、蓋江西人、父殮時衣紫、而強父則褐也、強泣拜曰、吾父何至此、眞人曰、姑置他罪、只如每歲臘月二十五日唆狗、而正月元日、不點燈、亦應得此、夫正月元日乃天臘日、正天君朝會、亞都諸神、校定生人善惡、貴賤貧富祿壽、吉凶生死等事、須當齋戒潔淨、香燈供祀天神地祇、及諸神聖、家先祖考、英靈、喜且不可、而况怒乎、若號怒、遂犯陰陽之忌、譴謫不小、當戒之

〔嚴〕唐若出篤尚正直、性無忿恚、遂能親遇太上華嚴首座、行業最

高但以臨終一怒遂變爲蛛

對北涕唾及溺 〔註〕北方乃北斗星君北極爲天之樞謂帝車運於中央三界十方萬靈衆眞皆所統屬掌握符器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不可觸犯若以長星經言之北斗者又不止正北北斗之柄四時運行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斗柄所在皆不可犯切知避忌昔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氣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中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星也二星官是斗中註人間善惡死生號左輔右弼之星若人誠心拜斗皈依敬禮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胃起宗曰爲人子與婦不可穢嚏唾唉於父母舅姑之側以不敬也況對北方而可涕唾及溺乎

〔引經〕**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孔子作孝經告成於北斗**

〔論〕管寧字幼安自言一身無過所有過者惟在三晨晏起梳頭向北耳夫梳頭向北尚且不可況唾溺乎

〔善報〕宋王梅溪先生十朋原名一朋樂清人生平洩溺必於屋下不敢當空對三光一日行山中溺急無措忽見一小屋趨簷下溺訖進屋中見老嫗績緝案上有卷册問何書答曰歷科狀元錄開看有王十朋姓名綉俱黑線獨十字一直用紅絲行數步小屋忽

不見心甚異之紹興中一朋廷對狀元及第高宗親策曰一人那得爲朋用御硃筆添一直豎爲十字果如所見生子二人聞詩知光州聞禮知常州

崑山魏清伯弘治巳未病瘍醫人誤針其足脛久不能行夜夢白鬚老人告曰子病若此何不誦北斗經覺而異之適有道士問病以此問之道士曰虔誦北斗經却病延年清乃持誦日必三遍其病遂瘳後至百歲齒髮如少年猶誦經不輟

梓州倪勤守涪州涪上有倉名興教勤嘗主之素奉北斗虔誦其經有廳一座坐江涯甚險峻勤設北斗像於其上誦經敬謹其年夏水泛漲勢若滔天勤在廳誦經毫不驚慌及水退四面八方屋宇盡被衝決惟此廳與倉獨存一方感化俱奉北斗

常熟縣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皆被火三日方熄中有小樓三楹獨存此乃小四房姑媳皆寡居素持誦斗經及火焰熾時二婦無措止叩頭虔誦斗母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簷下舉袖麾之火光即散七人忽不見姑婦拜起則鄰家灰燼矣此謂奉北斗水火不能傷之報也合而觀之崇敬者神明之祐如此則觸穢者必遭天條之罰可知矣蓋涕唾及溺未必有心總是一念之不敬所以敬神道貴凡人於起居動靜行止須要敬謹存心避忌毋得恣意

於細微私褻之際尤當留心焉

對竈吟咏及哭〔註〕吟咏即歌唱也黃帝竈經曰竈門不得歌咏哭泣咒罵叫喊夫吟咏及哭哀喜雖不同均是褻侮神明

犯者必滅祿壽毋以此為細事而可忽也慎之　引經詳竈神篇

〔箴〕弘治四年尚寶卿李貞伯居長安街夜半命二婢入廚烹水婢始謔笑致詬詈復哭泣忽見二青衣女執戈喝云汝敢觸犯竈神將撻之竈後有一主母着貴嬪服飾徐往中堂就坐二婢下跪貴人曰吾乃竈母娘娘汝二人無禮觸犯吾神本該重處念汝愚癡姑赦汝罪以後切不可歌泣吾前二婢叩頭謝過奔上樓昏仆地半晌方甦告主翁遍傳其事近竈者鑒此須當慎之

又以竈火燒香〔註〕香必潔淨倘竈或有穢柴以之燒香不敬甚矣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灰火謂伏龍屎故不可燒香教典內香火避忌不止此一事如油漬紙不可造錢紙供養真武諸神夏不用李子冬不用石榴月季謂不時花金桐謂鬼花皆避忌

〔引經〕**論語鑽燧改火**〔箴〕宋周開山誦華嚴經甚敬之僧誦金剛經二人同時暴死冥王請開山誦經甚禮敬之又請此僧誦金剛經心甚不敬誦完于云二僧以誦經功德俱延筭二紀請華嚴經者蓋當敬重他日不來我處矣其時誦金剛僧心大慚僧

問開山住處願往拜訪二人同趣此僧直至潞州訪開山問之答曰每日誦經必潔淨衣服以香水洒掃靜室然後取石中火或鑽木中火燒香肅心斂口儼如對佛若無淨火決不敢輕用他火燃香誦金剛僧謝曰吾有罪矣吾每用竈火燒香卽此不敬多矣或竈有穢柴以之燒香則敬心反變爲褻心矣故太上書此以戒

穢柴作食

【註】柴雖下爨氣實上蒸不聞勞薪煉炭之事乎昔荀勗曾在帝座適膳夫進食勗曰此必勞薪所爨帝不信立召膳夫問之果以一故車脚供爨嗚呼水欲新而金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誠愼其用也道經云一切世人不得以桃枝作柴燒炊有犯竈神所當禁忌蓋穢柴作食一則臭觸竈神一則烟氣上透虛空爲神見怒故也

【引經】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善報】宋政和中李八犯大痲瘋百方不効初李未病時誦大悲觀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與藥一丸李漫留之未肯輕服後病甚夢與藥僧曰我觀世音也汝平日以穢柴作食爲供觸犯神明得此苦報因誦經三藏賜汝救苦丹一丸何不食旣寤食之七日遍身皮脫鬚眉再生病愈然則穢柴豈可作食乎

【惡報】宋熙初饒州民許家修水陸供老僕於夜半聞二人言許家

齋供諸神不受問何故曰不合燒穢柴老僕白其主訊之乃庖者以薪濕取舊厠屋椽乾木起火也許供罷後得奇禍

夜起裸露〔註〕裸露赤體也晝屬陽夜屬陰夜即百靈交會晝夜巡行檢察善惡或裸露觸犯即無可解救且君子無所不敬豈可以幽暗之中不見鬼神而裸露以犯之乎

〔引經〕**論語必有寢衣周銘曰火滅修容**〔論〕夫正人君子明則畏人幽則畏神故雖暗室中儼若明神對越況黑夜正鬼神出沒之時若裸體內有屋漏神外有護宅神上有虛空神萬一觸犯必取凶咎欽哉

〔改悔報〕姑蘇郭鎧素狠傲不信鬼神於七月中浴罷裸體抱琵琶行吟舉首見雲際現眞武形披髮折膝足躡蛇龜左右二神人執旗捧劍鎧急索衣冠拜禱悔過遷善久之乃隱自是遍示人間不可裸露閤門皈敬眞武後家富子孫繁衍

〔惡報〕彭城有宦家女嫁未一月無故譫妄裸形狂走了不知羞醫禱無效適張眞人還京主人懇告眞人作法召將現形云玄帝即至女始改容着衣爲帝言曰蠢爾民婦夜中裸露犯我天神宜就顯戮乃煩上眞已赦之矣言訖仆地甦起病痊

八節行刑〔註〕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又三元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合五、臘日亦爲八節、此二八節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君天帝、神仙兵馬、無鞅象數、北斗南辰四司、玉帝、降臨人間、開度羣蒙、考校善惡、定註罪福、一切世人、毎於晝夜二六時中、皆當敬謹、謀諸善事、盡心檢點罪過、念念與人方便、不可因循懈怠、不可恚怒忿爭、不可貪財利己、不可僥心害人、倘有過惡、俱於此日行查、載入黑籍、永難脫離、所謂纖善必錄、微過必察、舉止動靜、昭昭不爽、彼行刑者、何無顧忌、妄乃爾耶、傷天地之和、損身家之福、莫此爲甚、不可不戒、凡居官者於八節日、皆不可行刑、

〔引經〕**禮記仲秋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論〕上清眞人曰、八節之日、當謀諸善事、生歡喜心、不可恚怒忿爭、夫恚怒尚不可、況行刑乎、

〔善報〕宋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且通法律、爲汝陰獄吏、毎至八節日、百端懇惻、哀求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獄無冤囚、仍於八節之辰、設法矜恤、有罪之人、人皆稱曰何父、政和間一日大雨、比於是日夢貴客滿門、車馬簇擁、覺語妻、未畢、門外有老嫗至、來避雨、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延坐

雨止嫗辭出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今天賜策廣君子孫因出懷中策凡九百餘葉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嫗忽不見比干時年五十六有六男矣又生三子名壽蜀郡守名學吉州牧名孝位大司馬壽生顯位至相顯生鄢位至卿累世榮盛悉如嫗言此皆八節曰免刑之報也由此觀之比干不過一吏耳能行仁恕遂得厚報則爲帝王卿相及授一官一職者能行仁恕其受報又當何如哉尚其勉旃

〔惡報〕唐竇軌大穆皇后從兄爲洛州都督剛嚴嗜殺多刑士民遇有按決卽掩骼埋胔之月省囹去梏之時都不停宥初害尚書韋雲起于貞觀二年病甚忽有二人來餉瓜左右報無有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乃人頭從我索命者又曰快扶我起見韋尚書言訖而死

唾流星

〔註〕流星卽過天星飛動者楞嚴經曰或見二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適珮玦彗孛流飛負耳虹霓皆爲惡相爾雅曰奔星爲約約卽流星也又曰絕迹而去曰飛光迹相連曰流世俗愚人妄指爲妖往往以唾爲解不知流星非妖妖實自召推當內省自修自然逢凶化吉其可唾乎

〔論〕伏羲以流星入口而生張道陵感神降自斗而生眞武以虛危

分秀而生子路感參星流下而生蕭何昴星東方朔歲星李白長庚星、劉文成北斗第六星、此流星之爲祥也、流星落五丈原、而孔明死、中台星折、而張華亡、流星入甕、馮氏把而吞之、生桓玄篡殺滅家、此流星之爲殃也、○附北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曇遷精研華嚴十地維摩楞伽等經之旨、嘗講維論、遂感心熱病、忽於夜間流星飛入胸中、乃張口吞之、朧如氷片、旣食、所苦頓除、以食星成德、遂名星德禪師、星能福人、亦能禍人、豈可唾乎、

指虹霓〔註〕說文曰、雄曰虹、雌曰霓、又曰赤白色爲虹、青白色爲霓、禮記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也、傳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斗失度、則虹霓應、河圖稽耀曰、樞星散而爲虹霓、昔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旣成、齋戒向北斗、自陳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當知虹霓者信爲斗星之餘氣、著於形色者也、敬之尚不遑、其可指乎、

〔引經〕**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善報〕韋臯鎭蜀、與賓客宴於西亭、忽暴風雨頃刻而霽、有虹霓自空而下、直至庭中、垂首於筵、吸其酒食、五色似霞、四顧左右之而方去、公懼罷宴、客曰、虹霓天使也、天將降祥、敢以祥賀、未幾、詔拜臯中書、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口酒、翁吸有聲、願懼[illegible]

命注酒於釜隨投隨涸頃吐金滿釜嗣後家門迪吉千祥駢臻其里慶兆豐年然則虹之至止爲禎祥之兆也

明太祖見虹製詩曰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遂少下韻命文臣續之時有明經某續云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太祖嘆賞大悅命吏部選銓時有山東布政司缺御筆親除授之此因虹而得美爵者可不敬乎

輒指三光【註】日月星爲三光日爲太陽之精星月稟其光辰宿宣其氣生靈仰其炤恩及萬物月者太陰之精以之配日以明照夜近日則光歛當日則蝕盈極而缺示其不可久盈也故曰日以陽德月以陰靈三光著明萬物咸貞若輒指褻慢宜恒警戒

【引經】**太上曰若見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則鄭重敬禮祈求護祐赦宥過愆不可輕慢以招殃累**【善報】孫瑾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未塟衣不解帶載柩度江天昏地黑瑾虔禱三光風波止息日爲之見事繼母唐氏尤孝嘗犯癱瘓瑾爲吮之又喪目瑾禱於三光舐之復明唐氏卒十日將塟時春苦雨瑾夜哭天遂霽雲開日朗至壙暮夜無光瑾復哀號星光燦爛月不當明忽明如晝此感格三光之報也以此觀之三光在上不但有照臨之

恩且隨所禱應矣安可輒生玩忽乎

久視日月〔註〕日月者天之眼目無所不照總司萬彙人間之善惡罪福祿壽死生無不由之若久視則怠慢不敬矣豈不獲罪乎記曰子事父臣事君無敢仰視況日月爲陰陽之精代天司照其位尤尊何可久視此上三者皆太上教人趨吉避凶之事所以道藏中教人祭祀日月每二月初一日祭日八月十五日祀月當具香供拜禱以報其恩令人增福延壽首卷惡星災之與又有三台北斗篇言之甚詳

〔引經〕**禮記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論〕古者天子之祭如此今世俗止祀凡

春月燎獵〔註〕燎獵者焚林而獵也太上獨言春月者蓋古秋冬狩獵象天地肅殺之心也春爲萬物發生之候縱火焚獵則草木百虫損傷殆盡是天方生之而我輒殘之罪斯大矣

〔引經〕**禮記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又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論〕夫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豈可輕加殺害況春月燎獵所傷孕字寔多復暴以火則萬物焦枯百蟄煨燼其害有不忍言者禮記月令其禁甚詳太上屢以爲戒三令五申而數見於篇也

惡報唐汾州獵戶劉摩兒一日與男師保同暴死有仰隴威病卒次日復甦因言至冥司見摩兒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唯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隴問其故對曰爲專好火獵故受此報許憲爲餘杭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忽有三白麞從屋後出男引弓而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燒其面而死憲官繼罷

對北惡罵

註北者至尊有北辰焉北斗九星二見七隱第一星即天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極紫微大帝玄靈經曰北辰垂象衆星拱之爲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間之善惡司陰府之是非五行共禀七政同科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上至帝王下及庶人皆當頂禮恭敬本生經曰若有信心男女一心齋戒肅爾神明設九光醮迎諸九光聖母并七元君虔恭奉獻縱有十惡重罪冤家苦報如旭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息福壽增延無量天眞俱來擁衛現世完滿子孫增榮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汲隨發受用無盡命終之後超生太梵眞天上言涕唾是無心之過此言惡罵是有心之過惡罵者是惡罵他人凡有屈不得伸有冤不得白則向北罵之以泄其忿恨寔有犯至尊而天譴即至矣經云世人口業有四而惡罵爲最經云凡夫毒熾恚火常燃觸境生嗔逢緣起障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多

有中傷苦惱無量假令衆生雖已無過而不愼口業亦墮惡道況對北而可犯帝天乎

〔引經〕**論語註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善報〕昔劉俊以本命向北醮祭而蒙宥罪庾黔對北爲父祈壽而獲延年李筌以奉北斗而生子靖爲唐功臣武侯有女虔事北斗而成仙上昇此皆載之教典顯有可稽者

〔誠求報〕管輅出遊見一年少問其姓名答曰趙顏年十九矣輅曰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顏以告父父追管輅懇救之輅見父子情切乃曰汝可備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中大樹下奕棋南向者穿白北向者穿紅汝可將酒脯勸之食畢哭懇必添壽矣切毋言我名次日依言至山中見二人於大樹下奕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顏哭拜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者曰此必管子言之也我二人已受其情須憐之穿白者取籍視之曰汝今年十九吾於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九添訖二人化作白鶴冲天而去顏回見管輅輅曰穿紅南斗也註生穿白北斗也註死今已添矣子何憂但終身不可漏泄若泄必有大罪然則對北可惡罵乎

無故殺龜打蛇〔註〕一切翻飛蠢動物命皆不可殺若龜稟眞水之無上界箕尾之精所化尤多靈異蛇稟眞火之無其象

見諸河漢且能變化其靈者陰精定能殺人有識者恒切救護焉

引經 **禮記曰四靈以爲畜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

善報 晉毛寶年十二、行江口、見漁父釣一白龜、買放之江、後一十年、寶守邾城、與石虎戰敗、披甲投江、脚如踐石、漸浮至岸、既登熟視之、乃向所放白龜也、臨去、屢屢回顧、有不忍别意、

○孔愉字敬康、會稽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少時嘗過此亭、見人提龜、買放於江、龜至中流、左顧者三、及封此亭侯、鑄印龜紐左顧、三鑄如初、愉始悟放龜之報、敬受而佩焉、後愉年九十五終、墓旁古木數株、堅如金石、故老咸云、愉塟後、龜啣木植於此、至今號龜啣樹、有橋名龜橋、

○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人自銀坑來、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千歲、回父即送坑所放之、後彥回爲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危迫、俄有大龜引路、皆得淺處、遂脫水厄、是夕夢一神人曰、昔在銀坑、蒙先君救脫、特來相報、

○孫眞人在世時、山行、見人繫一青蛇、公救脫去、後再過其地、遙見一年少、引公同行、至一王居、有一絳服者出謝曰、昨小兒遇害、幸先生救之、故遣長兒相迎致謝、延入內宮、有一妃引一青衣小兒

拜謝再三、欵留三宿、珍饈美飴、綾綃珠玉無不盡獻、皆却不受、惟領上帝所頒、龍宮、三十仙方以歸、今千金方乃其所傳、

〔惡報〕明方孝儒先生未生時、父將營葬其祖、已擇日矣、夜夢朱衣人請曰、君欲作尊翁之藏、吾族居此地數百年矣、望展期三日、吾當族行辭去、明日徑開藏穴、濶六尺餘、中有赤蛇千條、即夢中朱衣也、翁素不信鬼神、竟積薪焚之、有烟直縈繞其家、夜復夢曰、爾以孝而滅我家、我以忠而覆爾族、後數月、先生生焉、形偉異、舌能長出、透入鼻孔、穎悟高才、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帝、誅十族、王命岳曰、哀哉方先生、盡君臣之倫、而四倫俱滅、果報之説、幾不誣矣

昔有一富翁屋旁有枯木、將伐之夜夢一老人率衆乞寬期、俟遷畢任伐、富翁因知樹中有物、命人視之、見樹穴中、異蛇無數、即命僕縱火焚之、臭聞里外、老者鼓掌稱快、未幾其家夜半、輒見飛火入室、起救寂然、如是者再、不以為怪、一夕有婢燎薪烘火、遂火燃家人以為故事、睡皆不起、閉門一家皆焚、

○五代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將擊、内余姓者勸止之、衆不聽、竟殺之、次旦見一女子、攜一籃下嶺、衆奪其籃中貯香蕈甚美、女大呼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衆烹蕈將食、余忽頭痛不可忍、睡夢前女子云、君意相救、殊懷感激、蕈有毒勿食、驚寤

衆食已畢皆嘔血死、唐時長沙吳某征蠻卒也得一白龜烹而食之、遂遍身發瘡、痛不可忍、鬚眉脫落而死、

○江西都燉黃敏墮馬、左股折、以石碎生龜塗之、月餘愈、而龜頭活出皮外、敏惡之將割去肉痛難忍而止、龜目所視、如同巳目、遂死、岳州民涸池取魚、得龜甚多、刳其肉載龜版至江陵售之獲大利歸、忽遍身患瘡、痛不可忍、瘡皆如龜形、逾年肉腐而死、

○海寧民王屠與子出行、遇漁父持大龜買之、將爲羮有江西商人見之請以千錢贖、且曰、此九尾神龜也、放之大有功德驗之果九尾、屠不聽、竟烹之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牀榻皆浮父子漂流死、

〔箴〕朱璣贊云、龜預四靈、蛇先白蟄苟遇識者、宜拯其急蓮池大師放生文、隋侯濟蛇於齊埜、珠報千金、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註〕如是等罪、總結上文之詞、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輕重二字、有一篇總較之輕重、有逐句細分之輕重、如暗侮君親、與抵觸父兄較、則暗侮輕抵觸重也、就暗侮一句較、則暗侮自分輕重也、世人造罪、實難瞞自家司命、竈君司命、亦不敢分毫獲短、照

其罪之重者奪紀、輕者奪算、苟罪犯極重奪之盡時、便當身死、若死猶不足償、尚有餘罪、則遺殃及子孫、此通三世而論也、大抵上帝好生、卽草木禽魚、尚不忍其息滅、何況人爲萬物靈、乃忍殃其子孫乎、然欲懲惡以勸善、不得不然、此皆爲下根人、現身說法也、梓潼帝君詩曰、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從來天地無差報、不在身今在子孫、此卽殃及子孫之謂也、

【引經】**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善報】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素子玄感、爲煬帝族誅、李勣勸立武后、致革唐祚、勣孫敬業爲武后所夷、今人近據目前、見某行善受禍、遂曰天道無知、見某爲惡得福、遂曰報應顛倒、不知爲惡得福、必其祖父行善、故報之以此完善一案、然後報惡、爲善得禍、必其先人作惡、故報之以此完惡一案、然後報善、善惡之報、豈朝發夕償之謂哉、吾願世人鑒此、切毋爲惡以延餘殃、當孳孳爲善、以流餘慶也、

【箋】附按佛經、因果受生之說、一曰天道、二曰、仙道、三曰、阿修羅道四曰人道、五曰畜生道、六曰餓鬼道、七曰、地獄道、夫天仙修羅、固屬積感衆因、人畜四道、尤是業緣定報、故當歎此而細考之、其四

八道者、人者忍也、違順情境、悉能安忍、由昔在因之時、心心欣樂修習五常五戒、行中品十善、感此道身、經曰、爲人豪貴、或爲國王或爲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無有懈怠、樂爲福田、從精進中來、爲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了達深法、講說妙義、開悟愚蒙、聞其言者信爲珍寶、從智慧中來、音聲清徹、從歌詠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爲人多怖、聲音嘶破、從地獄中來、爲人瘖鈍、懈怠多食、語不明了、又復怯弱、樂友癡人、偏喜黑暗、從畜生中來、爲人不及、從豬中來、爲人凶惡、從蛇蝮中來、無廉幾心、從狗中來、很戾自用、從羊中來、好美飲食、恣殺物命、無有慈心、從豺狼狸鷹中來、不能安詳、及不忍事、從獼猴中來、又云、爲人修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慢人故、爲人醜陋、好嗔恚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顓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殺生故、無有資生、恒苦貧困、好偷盜故、無有子息、亂人妻故、子女淫亂、亂人室女故、鰥寡孤獨、虐待子女故、爲人醜惡、遮佛燈故、生爲牛犢、爲官酷虐、刻剝小民故、生爲獐鹿、驚怖人故、生諸龍中、好調戲故、身生惡瘡、療治不效、鞭撻人故、人見歡喜、對人喜悅故、人見不喜、對人惱怒故、官司囚繫、杻械在身、籠閉衆生故、爲人吻缺、好釣魚故、生裸形國、露體

如是等罪

唐突佛精舍故、生馬蹄國、草屐踐佛地、故生穿胸國、不佈施作福不生悔心故、如是等、皆以宿債畢酧、復形人道、葢無始來、業擊顛倒、相生相殺、不遇如來、不聞正法、於塵勞中、貶爾輪轉、此輩名爲可憐憫者、其曰畜生道者、稟性愚癡、不能自立、爲人畜養、故名畜生、由昔在因之時、遇逃貪慾、作下品五逆十惡、感此道身、經曰、鬼業旣盡、方生世間、與原負人財物、怨對相值、身爲畜生、酧其宿債此等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此妄緣、本無所有、其曰、餓鬼道者、謂此鬼類、羸瘦醜惡、時摶一飽、恒受鞭撻、塡河塞海、受苦無量、由昔在因之時、慳貪爲性、詐誑爲心、作中品五逆十惡者感此道身、經曰、是諸衆生、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爲鬼、此等皆自妄想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妙、証圓明本無所有、其曰地獄道者、謂在地之下也、然此地獄、其量大小不同、其壽延促各異、其中受苦者、隨其作業、各有輕重、刧數不同、其最重者、一日之中、萬死萬生、輕刧無量、由昔在因之時、其心念念貪嗔癡、造極惡業作上品五逆十惡者、感此道生、經云、此等衆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驅入無間地獄、是名地獄十因六果、皆是衆生迷妄所造、種種因果多端、今但節取其切於三世報應者、以明輕重減奪之理、庶幾鑒戒明、而自知驚悟焉、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註〕上文既明隨事受報而此節又特取有勢力而貪財者言之、財非應有以威力迫取曰橫、直謂原數所直、乃恰合原取之數也、夫橫取人財者、多爲妻子家口計、不知汝家司命、正計汝之妻子家口、漸至死喪、以報其貪也、則始欲利之適所以害之也、佛說人家產業、當爲五家所共、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暗中爲此五家、負之而去、故曰共也、今太上所舉耗端、又多此遺亡疾病口舌二種、則其所折算而譴責者、其途不亦廣乎、

〔引經〕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不仁者以身發財

〔論〕妄取人財、隨事有報、以當其直、蓋世有不明之事、天無不報之條、人能巧於機謀、天自詳於報應、所得之財業已化爲烏有、橫取之罪、仍舊居於莫贖、思及此、橫取之人、不惟寒心、亦當灰心矣、

○人有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滅門、清白發跡、剝

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濟貧乏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育嬰孩、置義館、義塚、修橋造路、施棺槨、施粥施藥、贖物命、放生、若已力所及、則為種種極美功德、亦難盡述當勉力為之、若已力所不能及、一有欲速盡美之心、其為悖入、必甚、則造罪已多、亦安能從井救人乎、

[善報]金昱二世患癩、醫藥不效、問何奎、有道術、往問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在家作耗、昱歸問母、母曰佛前紗窗、乃園城時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後病遂愈、

[惡報]孫奮為扶風郎掾、苛取民財、遂致巨富、大將軍聞其富、索白珠十斛、紫金三千兩、不與、坐以叛逆、抄沒貲產、併逮家口相繼死○韋公幹知瓊州、瓊多烏文阹陁、皆奇木也、韋驅匠沿海採伐、鞭撻橫施、及滿任、具二大舟、盡載奇木、雜以金銀、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呂師造知池州、剝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而歸、舟泊竹蕫、忽見一物、躍入舟中、火即隨發、貨物俱燼、惟舟與人幸無傷○丁謂貶朱崖、至龍門南彭婆店、遇巨盜、盡失所有、所珍玉枕、俱被刼去、○劉治奉命、點盤蜀宮、恣意掠取、一時謗議騰沸、及解職、乃自請押綱、希圖塞謗、至新都、為羅令璠脅取而去、終歸烏有、○馬襄為蜀漕司、劉卅之亂、親持大銀五十錠沉井中、亂定取無有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註] 按此節又由明殺人之報枉殺之事皆由上文取財而起其事不一、如上所言、忍作殘害、陰賊善良、虐下取功、刑及無辜、誅降戮服、入輕爲重、縱暴殺傷、埋蠱厭人等事、皆是、又如將不約束、用兵枉殺、官不愼刑、寃獄枉殺、醫不審病、用藥枉殺、惡多男女、墮胎枉殺、焚刼擄掠、盜賊枉殺、悞人終身、害人子弟、庸師枉殺、甚至一時之怒、一言之讒、皆爲枉殺、一返一報、寃對分明、雖曰殺人、實以自殺、故曰、易刀兵而相殺也、

[引經]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善報] 明徐公達、與張士誠戰皂林、獲衆六萬、不戮一人、悉歸京師、下姑蘇、與常遇春約中分撫定、徐左常右、秋毫無犯、居民安堵、封魏國公、卒贈中山王、後封兩公、

○ [惡報] 董卓秉兵挾主、嗜利無厭、每借捕盜爲名、分遣將卒四出搜掠、子女玉帛、所向皆空、慘殺猶難悉數、未幾爲呂布所誅、暴屍燃臍、雷震棺開、終不能葬、此擄掠枉殺之報也

○ 歐希範、因元昊聚衆稱亂、楊畋討之不克、乃命杜杞代之、杞入境、即爲招降、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偕酋領數十來降

杞為大宴勸醉乃執之座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剜其肺腸召画人繪其五臟圖遂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睹朝夕登圊忽仆於圊中家人急扶出之口鼻皆血自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死此誘降枉殺之報也夫希範起盜賊殺人多矣死固其宜然誘降而殺之出於狙詐于理大謬況復殘忍而重苦之乎喜功名圖權術如杞所為豈一死而遂已乎

○許某於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聲教初訖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遵制削髮而山村鄉民多不剃頭兵快擒至長髮百姓十四名非盜也許某以盜申帥府當午時帥府令押出盡殺之許家眷來署離縣治百餘里被刼盜擄男婦十四口悉被殺恰於此日午時此枉殺之報也王命岳曰使許令遲回片刻留此十四人之命則一家十四口保全至署豈顧問哉故曰殺機起於此禍害應於彼理固然也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註〕財非已有以計奪之以術誆之皆為非義較上文橫取者少異律以廉正總屬貪狡未有不致禍者也世人利令智昏始既不顧是非繼且不顧利害往往以身徇利自取速死非好死也譬如漏

脯鴆酒、食之必死、方其嗜之、明知死亡、亦不顧、也可嘆哉、

○劉夢震曰、屋漏水滴脯上、久則脯敗爛、名爲漏脯、有毒能殺人、鴆酒、是鴆鳥羽浸酒、飲之則死、以此鳥食蛇有毒也、

○羅耿辰曰、禮記內則云、馬黑脊、而般臂漏、陳浩白曰、般臂、馬前脛毛班色也、周禮漏讀爲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漏脯、以病馬肉作脯、食之能殺人、鴆毒鳥也、廣志云、鴆大如鴞、紫綠色、長七八寸、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瀝飲食、能殺人、

〔引經〕論語曰見得思義〔論〕胡嘉棟曰、非義之財、有似是而非者、今世縉紳以請托爲媒利之階、且曰、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長久之計、又何異認漏脯鴆酒、爲長生之藥也哉、大抵人生衣祿有定、然能積德、則命由我造、可以轉禍爲福、卽一人之身、前註不足、修善則後有餘、若前註有餘不修善則後又不足、此乘除之道然也、乃世人不安分、無片善寸德、自有生來、已載困苦藉中、乃妄想非義之財、蹈白刃而不顧、悲哉

〔惡報〕明正德九年、王氏子爲邑庠生、毋死乘凶納婦、約以七完成

婚生宿柩旁，婦內寢，夜扣門，婢告婦以郎至，即放入，登榻同寢，五鼓遁去，曰恐外人知，罪我不孝也，數夜乃問嫁貲，婦曰簪珥半斤、准衣銀捌拾兩，俱在小箱內，五鼓遂攜箱去，不復來矣，迨七完，生置酒與婦成禮，問嫁貲，婦述前事，生皆言不知，婦方知被騙，頓足哭泣，即歸告父母曰，吾身為賊破，夫縱不言，何以自容，不如死，父母泣慰不聽，是夕縊死，生來引棺塟，掩土，雷電奔馳，攝一人跪棺前，則生之堂兄也，手捧金珥及銀，跪而死，屍隨裂碎，騙色取財報

○建昌府，熊氏寡，子羅德，貧難娶，熊嫁江潮，得銀為德娶章氏，德不與同寢，章問故，德言母失得妻，何顏相對，章即脫簪珥衣服，令德取母，德喜奔告母氏，天晚留宿，不意潮前子江實匿床後聽之，是夜到德家扣門，入內云，事已說妥，約明早去交財物，遂就寢求雲雨，章從之，睡至五鼓後，起身檢取諸物，攜去，至天明德回，方知被騙，章頓足泣曰，財物事小，奈失身何，遂縊死，德殯瘞塟廓外，雷電交作，見江實震死棺前，背書奸賊江實，棺裂碎，提起章氏立墓旁，問德曰，我何以至此，德語其事，扶歸，江潮亦感泣，攜熊氏與德同居德，仍與章氏合婚，

○萬歷初，袁覆善為武康令，有耕者偶發一古塚，盜珍珠寶玩甚多，遂不已，乃鑿剖其棺，有美女坐棺中，年十六七，貌如生，而眉目閉

女乃言曰、吾梁時沈約女、陰修千年、不久[illegible]與汝弟取吾寶物、毋傷吾膚、衆以爲怪、鋤其頭出血而死、女乃托夢於袁因擒諸盜、置之重辟、無一得逸者、蓋沈文之靈也、

○順治四年、進士盧紘、任江南督糧道參政、有屬邑解到餉銀二百四十餘兩、付該管吏張瑞昌暫收貯、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啟櫜視之、已無有矣、問守宅人、或謂啟戶入者、張僕吳勤獨卧戶側者曹僕陳美也、捕訊究之拷掠備至、不得情、張吏誓於城隍、又訴於南庄五仙、五仙附乩突入盧署、即出少頃同房吏曹璘正冠忽作五仙語曰、喚張瑞昌來、昌至、仙曰、爾失銀、乃曹璘僕陸賢盜去、璘實不知、賢於初十日丑時盜去、將銀百兩、置大門靠欖璘父出、賢倉忙逃走時有菜郎吳茂歇京戶外、窺見拾去、窮人福薄、財至家毋暴卒、幼孩痘殤、吳茂病死、其五十兩一封、家人竊去分散、又九十兩、現藏牀底、可令曹璘押陸賢歸、速取之、言畢、曹睡少頃復大呼曰、吾乃本縣城隍也、爲昨事往拜南庄、道經此、喚曹璘來說一明白、這銀是陸賢盜去、然吳勤陳美却是一段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了環、陳美乃廝役也、毛家置銀十一兩在棹上、陳美盜去害了環打死、陳因孽重、一世變豬、二世變狗、此時家主命吳勤將大棍扑之、滚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椿極刑孽報、張瑞昌前世借陸

賢銀一百二十兩今失銀一百五十兩多三十兩俱令昌賠補若再追陸賢則冤冤相報無巳時矣今倘存銀九十兩陸賢藏牀下上葢以瓦昨晚使女取炭又去三兩止存八十七兩可歸速取之遲則又散矣幽冥報應分毫不爽如此陸賢竊銀不曾受用一毫此乃朝廷錢糧非張瑞昌私財若陸賢不竊則公案註定瑞昌該還陸賢銀一百二十兩可見世上錢財不可苟取又有孫吏因喪子求神問因果尚可得子否神告云死的不是爾子乃是僧人轉刼前生爾爲娼妓勾引此僧姦宿耗其資財故有此報神將手自指心窩云要求兒不難只這點不壞自不絕嗣言畢而去曹甦醒次日歸從牀下瓦內果得銀二封攜見盧老爺令張瑞昌補完遂銷前事○以上四案是非義之大者故詳言其報至於財物一絲一粟一草一木一針一線非我分所當得者皆屬非義尤當時時省察愼毋曰小而無報卽取之亦不妨也義利之介間不容髮冥冥書記絲毫不爽愼之愼之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巳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巳隨之

【註】此又申明善惡之幾是就人所易忽之處使人知所謹也凡人善則得福惡則得禍皆於其巳行者而言至於心

方萌動遂爲鬼神之[illegible]隨發隨至、更無一毫等待、如此則操守不可不慎、謹獨不可不嚴也、中誠經曰、心口意語、鬼聞人聲者、即隨之之義也、邵康節先生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聲、人得而知之、萌於心、動於意、鬼神得而知之、是以君子於起念之際、常切檢點、檢點既純、斯有善而無惡矣、中誠經曰、夫人修持善惡、自起於心、心爲五賊之首、萬惡之根、善惡攸分、感應如響、故人千日行善、猶未足、片時行惡、便有餘、可不慎乎、佛經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心能作佛、心能作衆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獄、心起者、一念之萌也、一念雖微、感動天地、關通鬼神、人能起一善心、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靈符、斬羣邪之慧劍、渡苦海之慈航、照黑暗之明燈、若起一惡心、則三途現前、沉淪不息、故吉神凶神、隨念隨至、其機之速如此、憨山大師、示人修行之法、云、念從起處須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若能於惡念起時、一刀斬絕、則業根當下消除、妄念何處安着、超凡入聖、機在此矣、昔趙康靖、常置瓶豆於案間、每一念起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白豆、於瓶、惡則投黑豆、初黑豆甚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俱忘、瓶豆置而不用、此正心誠意法也、

【引經】中庸、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論〕宋廖德朱元晦夫子高弟也，少時曾夢一神，題其謁刺云宜義郎，後登第果，受是職，因思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行，元晦諭之曰，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吉凶禍福，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今汝赴官，唯是起心之處，動念之時，先充廣德性，方行善事，前夢不足為芥帶，德明頓釋所疑，因行赴職，後果官至侍郎，此言立心為善，可回前定之數也，然則人於一念之善，一語之微，遂能易賤為貴，轉禍為福，其速如此，

〔善報〕江陰縣南門軍張旺，素無行，嘗夜盜城西田父萊，被執，濡其首溺中，恨刺骨，一夕爇火往焚其屋，道經官溝，有画師吳碧山，末寢，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從行，頃見旺回，有青衣童子前導，至旦叩旺，旺曰，我本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無已時，遂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猛然回頭，棄俗出家，竟得道果，

杭州酒家，以燒鷙賈利，門有懸鷙，蟒蛇入腹旋繞，一行道者，心計曰，是必毒死客也，爰買此鷙，埋于地，而得金焉，酒家與地主爭之，地主以其地所產之金，酒家以為買鷙得金也，仝訴於巴巡道，道訊得情，歎曰，一念之善，天報甚速，汝二人違天貪財，各杖三十，斷

金歸埋甕者、

兩報　紹興府郭承恩新除溫州參軍、將之任、親詣天寧寺佛前立願云、某家九口赴任溫州、一願合家不食牛、二願掌權聽政與人方便、恤孤撫貧、濟急養老、考滿還鄉、誓刊施般若經、永遠佈施、後考滿與同僚法元珍共買舟還、參軍居前艙、法居後艙、行至紹興界、風浪大作、見海中奇怪鬼神、將船鋸截兩段、前艙順風直送到岸、後艙法司人口盡沒、蓋因法司苛取民財、行私受賂、故兆此報

起心報　龔仲和與李長衡友善、衡過仲和、宿其家、衡已就寢、仲和步月中庭、頃之衡覺、呼和曰、適得一夢、與子同坐、忽黃冠道人數輩擁入、怒毆汝、吾力解去、已而復來、吾復勸息、和驚嘆曰、異哉、適欲就睡、見月色可人、徐步思此庭狹小、庭後乃黃冠閑地、意欲備價與求、方得寬展、不意纔一起念、遂入子夢、若行、則禍害立至矣、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註　此因上文示人以禍福之幾、而導人以遷善改過之門也、然改過先要知過、此誠意先由於致知之學也、人若知過而怙終不悛、因循墮落、是不知轉禍爲福之道矣、夫善惡初分、一念之起、固有報應、而改悔自我、猶可轉移、吉凶禍福、雖有

定數、然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心既格、則天命自隨之而轉矣、久久者、行之久而又久也、言必功深候到、不可驟希也、夫一日回頭、皆可獲福、則改悔一途、豈非至便之法門乎、太上更恐人誤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語、妄想以一杯水、救車薪火、故又戒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諸惡莫作、望其刮磨盡淨也、衆善奉行欲其積累成功、行之永久、方得贖前愆、禍去而福來也、今之愚懵自知作惡招罪、請仗僧道、禮經拜懺、以圖釋罪者、豈不謬哉、

【引經】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

【論】篇中改悔二字、改者改過、吾儒存心養性、有改過之方、悔者懺悔、佛祖明心見性、有懺悔之法、大抵改悔之門、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動念即覺、覺之即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須隨事以禁之、自當念念提醒、時時洗滌、奉行太上改悔之戒、行持儒釋懺之方矣、

【善報】楊仲和、為許州推官、天聖中、命鞫蔡州獄、枉斷死刑、心中亦疑懼、後為揭奏、將受重刑、仲和悔過、立棄官、誓行百善贖罪、凡遇鰥寡孤獨、死喪疾急、僧道貧困、無不周恤、數年家產蕩盡、子傭工給養、朝夕敬祀玄天上帝、帝憐其勇於改過、化為道人、授以十二

眞君靈籤傳之學道繼乃東嶽修錄補爲麻溪福祿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眞人

[改悔報]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滴酒不嘗設教從之者衆偶出途中遇里父醉姜扶之覺袖有金便生貪癡拔其昏竊之里父醒不疑姜有門徒憑几臥夢神人曰汝師虧行竊金上帝以其素謹不忍驟殛姑示薄罰次日姜忽思酒由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至半年所竊金悉還酒債一日復入酒肆有四女奔姜姜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顛倒至此豈容再誤遂堅拒之夜夢神曰吾四姐妹酒孽也因汝竊金故來耗汝汝能悔過帝命吾還矣及旦對天焚香改過行善厭酒如初生徒復聚家漸富饒壽考終

○嘉靖末衡州林通判署府事府有五顯神祠林移置他所未幾怪作刀火夜飛林懼甚請武當山道田光宗禳之田曰試觀其狀乃靜坐堂中竟夜明日語林曰此事繇公夫人受賂六百金中有寃死者神挾之爲禍耳乃令夫人囚服出所得金伏地請罪道士先責林棄法受賂盡散金濟貧又責神不宜與鬼魅作孽宜速自更遂移神故處妖患頓息

○阿那律原係刼盜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燈忽大明那律悚然即時改惡從善遂證道果朱純亦一大盜事敗入終南山

日夜懺悔，馬貞人見彼誠心向善，授以道要，修之不怠，竟得道。改悔之功，豈不大哉。

箴 朱璣曰，改過之法，惟在自己檢點，卽今生富貴充足，當常作落寞想，況乎貧寒困苦哉。故必動心忍性，遠思揚祖之德，近思弭己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念念如此，事事如此，自然善量充滿，福集而禍轉矣。袁了凡立命改過諸篇，當參看。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註 此節承上文，而復言感應之必然，欲人人決於行善以去惡也。蓋善降福，惡降禍，而必以三年者，功過完滿之期也。吉人卽善人，凶人卽惡人，不言善惡，言吉凶，以其為善卽福，為惡卽禍也。語善，如非禮之言不言，樂道人之善，開發人以善心是也。視善，如非禮不視，樂見賢人，樂觀善書是也。行善，如非禮勿動，周旋中禮，善與人同是也。反是則惡矣。三年，千日也。三年不改變，則終身可知。善又如篇首所言，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至與人不追悔是也。惡，卽非義而動，至無故殺龜打蛇是也。天必降福，卽人皆敬之至

神仙可與是也天必降禍卽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至殃及子孫是也故曰陽憲速而可逃陰憲遲而不漏今人偶行一善便欲獲報稍不如意則曰天道無知暫時爲惡心懷不安久不見譴則曰幽冥可欺故相期以三年非刻尅期也乃遠其期也至若二年而善不蒙福者必善果未完成三年而惡不蒙禍者必惡積未貫盈也若善果熟而惡積已滿則禍福之降必矣玩二必字有斷乎不爽意老子曰九層之臺始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欲爲善去惡者請從今日始而日新又新勿令間斷則日積月累自功多而報崇矣

〔引經〕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補註〕篇中三善三惡皆以語爲第一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即誑諸無識謗諸同學攻訐宗親訕謗聖賢形人之醜訐人之私便生咒恨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呵風罵雨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咒詛求直每好矜誇自咒咒他晦臘歌舞朔旦號

怒對竈吟咏及哭對北惡罵等罪皆口過也然口最能兆過口亦甚爲有功誠能轉一機鋒語善而不語惡語常而不語怪苦口勸人爲忠爲孝爲聖爲賢則語之爲功豈不大哉昔嚴君平委曲諭人以善立證仙階葛孝先與人好說善言而聞道度世爲善之功亦何嘗無藉於語言人人當自珍重每於啟口之際切勿邪言妄語好爲詼談使人傾聽且及閨中穢語眩人心目自爲得意恬無媿悔不知人間私語天聞若雷縱不能以語言作福豈甘以語言造孽哉戒之戒之宜學語善漸積日久自無諸惡之病矣一卷天地有司過之神句安禪師見二僧相與語言公案併功過格勸化篇宋登祝期生黃山谷諸篇可參看

善惡揚起元曰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正直中年後學聖神遊冥府職掌雷部判官每言冥事不爽洪師有友潘靈公祝石林皆積學不第洪問學聖對曰潘公中在癸未榜祝尚早癸未潘果中洪又令爲祝查之聖曰天榜未定至戊子十月又囑之聖曰祝已丑有名然尚有那移揭曉乃定蓋冥中論人善惡不止月旦評平生爲善忽起一惡念不待其事之行神即惡其穢而禍之平生爲不善忽起一念悔過不待其事之行神即鑒其馨而福之科第專屬文昌不獨本身行事即祖父三代善惡皆比較去取故

知祝公有分而不知後來作爲何如故未知定奪也祝至巳丑果
中此積善之報也

〔箴〕附棲雲眞人王志謹盤山語錄曰或問如何出得罪福因果師曰罪福因果屬陰陽殼爾若出得陰陽殼則無罪福因果也如何是陰陽殼大凡心上有一毫私欲名利之念則屬陰殼有一毫行善爲人之念便屬陽殼在陰則有惡報在陽則有善報若能練德心體虛空無善無惡無纖毫掛礙自作得主則禍福着他不得因果纏他不得便是個出陰陽殼的眞人也此超因超果之功也乃知無上菩提至眞妙道只在人之一念精進耳有志之士可不免修淨業以基福慧哉大抵志大道者發願之始卽務自度度人要在福慧雙修修慧必於見性明宗修福必於五倫百行二者相協上帝必以天丹待之諸佛定以淨土攝之不徒超昇上界實且頓證無生不生不滅然後可以入世出世度世了此大事因緣若區區冀長生修性命所謂不修三昧報盡還來卽昇極無色界壽至萬億歲究竟散入諸趣不能出世而此諸趣皆因不了妙明眞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趣沉溺蓋妄業招引各從其類但徹悟菩提則此妄緣本無所有其普門行力又足以持之故能了大事因緣者必歸諸兩足尊也此語善視善又重在行善矣信乎

自度度人以幾福慧人人所當知人人所當行者故下文又以勉行一語足之此太上望人人爲善之苦心也凡我同人可不勉哉

胡不勉而行之

註此一句總結全篇見篇中千言萬語到底無有别意只是要人行善也胡不二字承上文降福降禍之言而來若云人縱不願行善獨不願作福乎深訝之也勉字有警人力行之意葢自然而然此生知安行之聖世間能有幾人哉唯是勉强力行庶幾有得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華嚴經曰如人愛美饌自餓而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如是元始天尊曰我今說經止救末刼若能遵行此道雖疑貳訕謗猶信也若不遵行此道則雖齋戒莊誦猶不信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行之所以必勉也

引經

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論虛皇天尊謂妙行眞人曰子登寶山周行左右萬寶縱橫無不可愛當下山際能勿持乎眞人曰人不持此以歸是謂自棄天尊曰善哉人生於世猶在寶山種種善緣皆至寶也子不極力行善當來雖世是猶登寶山空手而歸不持一物能無悔乎金剛經曰如是百千萬億刼以身布施中庸曰庸德之行又曰行之弗篤弗措也噫三教聖人皆言行之宜勉如一轍也學爲聖人者可不留

意以精進讚

(感)宋范儀、仁和人、壯年舉進士高第、歷郡縣以至卿佐、服官二十餘載、公每日必思所以忠君庇民之道、視聽言動、毫不敢苟、雖在闇室屋漏之中、恒有戰兢惕厲景象、及子成立、公便棄官歸隱、布衣蔬食、不涉世緣、清心入道、每日受持、華嚴法華金剛諸經、暇則禪定觀想、一切世諦、分毫不有、即道德性命、亦歸自然、至大觀中年九十餘、忽然了悟、囑侍者曰、人生世上、猶如一場戲劇、鑼鼓響時、生旦丑淨、合逞其技、及至燭燼燈殘、成何意興、即如我來世間九十年、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幸而悟得這個、這個無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無赤白青黃、亦無長短、上下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所謂一物不有、而萬象悉包者也、此是最眞最上、無往無來的妙諦、只在人志誠精進、心心相續、念念不斷耳、三世諸佛能從這裏出現、所謂眞語也、實語也、如語也、非誑語也、非異語也、汝輩各宜勉行、勿令無常來到、手忙脚亂、噬臍莫及也、語畢默坐合掌而化、異香滿室、祥雲遍空、種種光明照耀世界、數日如是、萬目仰止、此自下學訓行八德之基、以至於盡性至命之極者也、

○張拱宸曰、一切作爲、莫不始乎小、而至於大、故凡有血氣者、皆可直證無上菩提、然此無上菩提、只在謹幾愼獨、擴而充之而已、豈胡不勉而行之

可甘自暴棄，而以一切禍福委之天命，因循躭擱，空過此一生也。哉。行之之功，所以為大也。

○周穀城曰：讀感應篇，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改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畏避念。畏避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為煩，勿視約束為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倦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則鋼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為善得名者，增一名，即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使人知也。豈可飾節昭昭，墮行冥冥乎。五除邀福念。學入道，原當修身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減。若有所求而為之，將無所求而不為乎。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等。古云：至人為善，惟日不足，斷未有中道而自畫者。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邀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必蒙眷於太上矣。勉行者易諸。

○王耻古老先生跋序曰：讀感應篇，編終，抑何反覆丁寧，詳切而懇摯也。夫大忠大孝，與大不忠大不孝，皆世所希有，其平平無異者多矣。自王公至於士庶，其積習纖悉累罪，一日之間，或有數事由

少而多由微而著積之不已至於罪大惡極而不可解者豈非財之爲累哉故感應之編其於貨財之條言之加詳曰殺人取財曰棄法受賂曰減人自益曰乘威迫脇曰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曰負他貨財願他身死曰强取强求好侵好奪曰擄掠致富曰貪冒於財曰假借不還曰採取姦利曰貪婪無厭其間尙有凌孤寡混曲直倒輕重擊飛走離骨肉侵所愛妄干求肆恐嚇合爭訟營分外好誇施短尺度小秤升雜眞僞蠹愚人生咒詛起忿爭一一皆財之爲祟也故於其篇終也於財之爲禍又三致意焉旣曰橫取人財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又曰取非義之財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嗟嗟誠哉斯言乎夫人之黷貨者爲妻子也以貨而不能有其妻子何爲貴貨矣剖腹藏珠言愚人黷貨殃及其身也及身酷矣又迨其妻子不亦甚乎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夫古之賢人言財之爲害者非一而足未有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之刺中其情也饑渴未必能死人也以救饑止渴者死人將爲饑渴乎將爲死人乎抑饑渴未必終於饑渴也漏脯不食遲之又久未必無饘粥之充於腹鴆酒不飲未必無洌泉之至於口在能忍須臾與不能忍之間耳且饘粥之後亦有飫膏粱之時洌泉之餘亦有啜醴酥之候何者有七尺之身則天地之樂利皆有受

享之一日也以終身之樂利易一刻之醉飽豈不哀哉然而貪夫敗類身亡家滅轉相蹈續後人哀前人後人復哀後人而猶有爲之者誠起於一念之差行之數年漸見豐盈而謂一刻醉飽之說謬矣夫三年五年至於十年誠一刻也今有十年富貴一朝破亡回憶十年豈非一刻之浮榮哉夫亦愈知悟矣至於天地好生古聖垂訓故於枉殺之條復申重言之尚書首虞典惟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易首乾元惟曰君子体仁足以長人而匹夫謀利或至殺人大人乘權動多斬刈所以市多償命之刑朝有滅門之家貴爲天子而子孫屠戮之慘有甚於平民者何可勝道是以君子外潔其身內養其仁緝熙無斁雖與天地合德可也太上之編既以二者反覆叮嚀慮人之畏難而非進也故廸之以起心要使進聖通神動念即是則欲仁仁至豈得憚煩又慮人之安於前惡而棄之也故廸之以悔過雖至於沉淪滄海猶艤舟以待則檮杌窮奇皆當回首又慮人之狃於易而進銳退速或忘其忿慾挾其小善以責報於天也故寄之以一日之程課之以三年之期俾日久而功深功深而心純至終之以勉行可知千言萬語皆爲愚柔勸駕若夫睿哲因心動與天謀禍福不期夭壽不貳此聖人之極則太上所深敬而不以責之凡人者也

集美子跋序　曰誦感應篇貴遵行其旨世人惟諷其文心竊自慰曰吾志誠誦感應篇矣究竟不知所以誦也若眞能誦斯篇者於雞鳴丕旦之時閉戶索居之際以及行止坐臥甚至造次顛沛皆當熟思審處不敢放逸又於身所日行之事心所萌動之時有與此篇合者與此篇違者有能行者有不能行者有時勢所阻眞不能行者而此欲行之之心必諄諄懇懇不可怠廢乃所謂不誦之誦也是眞能誦感應篇者然天下中才以下之人居多或不信天地神明之可畏太上乃爲之明指曰天地有司過之神又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竈神言人罪過奪其紀算至篇終又示人以語善視善行善三善三惡稽其數降祥降殃定其期則人之動靜語默作止當稟對越之誠思爲善以去惡以至於無惡而皆善勿謂小善不必爲也勿謂小惡庸何傷也總之太上一篇一言可以蔽之去惡曰諸惡莫作爲善曰衆善奉行自是道則進至當立一千三百善是敎人爲善之方爲善者必依此不依此則非善矣自非義而動至死亦及之是敎人去惡之方去惡者勿犯此若犯此卽爲惡矣乃復以一言結之曰胡不勉而行之總要人心慕身行行善者自得福行惡者必得禍昭然可鑒也然則爲惡之人卽無可救藥乎太上又有言曰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卽可轉禍爲福

也其勢甚速其機甚神人雖不急於勉力爲善獨不急於避禍以就福乎既急於避禍以就福安得不急勉力以爲善哉欲眞心爲善者當實行斯篇毋徒諷誦爲功也然欲行斯篇者又當行功過格以爲入德之基故將功過格彙梓而編於後以爲證道者入德之門謹跋

感應篇詩跋

理徑深深着力尋　還須步顧影和衾　枉勞儘日頻張口
空博瞞天錯用心　叫徹砥身無玷玉　喚回透體煉精金
救時陰德如鳴耳　儲相眞堪入作霖

按是篇人性本善無心暗合者多習俗易迷以身實踐者少茲刻專務躬行不僅口誦漫附俚語聊同誓願

太上感應篇註解大全終　人部

纂刊功過格

附

靈聖眞君偈傳功過格頌曰不出門救萬命教成子孫積德虫蟻隨在扶持頌謂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萬人興發善念喜行善事挑剔善書贊揚善人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忠君格

忠君功格

○一日間事君自王公至宰輔及庶職各因其位各盡其職有忠當竭力報效者毋自欺隱微一事十功大事準量定功

○職居當要坐朝論道處心積慮陳善閉邪格君非心引君行仁溥利萬姓爲千功致君聽從見諸仁政利益天下後世爲無量功

○爲國薦賢隨才器使舉用得人利益天下後世爲無量功
○屛邪去惡疏逐大奸使永錮不復用爲千功
○大計賢否黜陟不受賂賄勢要請託因其才能而用舍之一人爲百功
○戰陣攻取克敵開城預先嚴禁屠戮及投降者不許妄殺一人爲無量功○不殺降卒一人爲百功
○遵王制不犯科例一事一功
○不凌辱下僚一事一功○待僚友屬官每存忠恕一事一功
忠君過格
○一居官身近朝廷職居樞要自欺隱微不盡忠竭力有負厥職一事百過大事再準
爲輔弼不能虛心積慮陳善閉邪格君非心引君行仁發君善心爲

無量過

○不能爲國薦賢退不肖舉措失人貽害天下後世爲無量過

○見賢不舉反擠之爲百過見惡不去反助之爲百過

○大奸人不能驅逐一人百過

○隱人善一事一過○揚人惡一事一過（有言職及爲民除害者非過）

○賢否黜陟受賂請託任意游移多致不公降一人爲五十過黜一人爲百過

○凌辱下僚及不寬恕同僚屬官一事十過

○居上官輕壞卑職前程一人爲百過壞其身家爲五百過

臨莅有司功格

○簽編里役差徭均平使閭閻受福利及子孫爲千功

○淸覈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吏胥弓手不得欺隱包侵爲千功

○爲地方興利除害悉中窾窽利及當時惠貽後世一事千功萬功者

○鬬毆人命或故或誤爲首爲從細細分別親檢定罪不致游移出入一人爲百功

○懲治訟師飛誣棍惡扛証不得刁唆搆釁全人身家一人爲五十功

○能摘發勢豪蠹棍置之於法不使播惡騙詐愚民一事爲五十功

○能化誨頑民息訟及聽訟能伸寃理枉一事百功大辜再準

○責人明告其罪刑人明當其辜受之使知愧服而懲改一事十功

○凡詞訟迅速審理原被一到卽審勿致牽纏聽候多費一件五功

○耐煩詳閱卷案使兩造各盡其詞從中折斷毋錯一事十功

○詞狀少准內有牽連婦人幼子非關緊要卽與抹去各爲十功

○有力稍有力無力照理折斷從中定奪不以鈎金諛上官贖鍰奏考成一事二功

○審錄大案詳加細勘有眞見的實翻改前案免冤大辟一人爲百功
○免一人流戍爲四十功徒二十功
○五不打 病不打 人已打不打 老不打 幼不打 衣食不足不打一人爲一功
○三莫輕打 生員莫輕打 上司差莫輕打 婦人莫輕打一人爲一功
○五勿就打 人忿勿就打 人醉莫就打 人跑來喘息未定勿就打 人急難勿就打 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一人一功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我病且緩打 我見不眞且緩打 我醉且緩打 我處分不得且緩打一事一功
○三莫又打 已模莫又打 已夾莫又打 要枷莫又打一事一功
三憐不打 盛暑嚴寒憐不打 佳時令節憐不打 人方傷心憐

不打一人一功

○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　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　工役鋪戶該打爲修衙舍及買辦私物不打一事一功

○當打而禁打　禁用毛板重打　禁佐貳非刑打　禁皁隸作弊或打腿灣或一塊打　右腿有棒瘡從左腿打一人一功　人言刑官無後誠能守此八議與夫前後條目留心力行其後必昌

○不時密訪獄官吏卒牢頭不許凌虐吊拷囚犯俾火坑化作清涼世界一日一功

○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米一人一功無例自爲設處一人十功

○凡訟小事審明即放毋混禁一人爲五功

○無力人犯當時釋放納贖徒犯即准照保嚴禁佐貳不得擅監倉獄無淹禁一名各爲五功

○聽審不狥囑托一事十功極大事百功

○揆情察理不偏護原告不喜奉承迎合之言一事五功

○不嗔越訴秉公理斷一事五功

○一時偶錯枉斷後卽悔悟虛心改過不吝不拘一事五功

○凡據理直斷本犯或到別衙門轉審得勝頓翻前案一事五功

○供招出入自爲檢點勿假手內幕及外招房吏胥上下相蒙作弊一事十功

○開渠築堤能興水利功被當時恩及後世爲千功

○荒年四門設廠煑粥本地饑民來食者一人一功外方饑民來食者一人二功

○上發賑濟分文不侵使饑民沾實惠一人一月爲五功若上無給發自捐貲勸富室樂助多方設法賑一人一月爲十功

○親講鄉約勸懲有方能使改惡從善一人為十功

○考校公明不抑滯寒士一人為十功

○開報生員優劣虛公採訪的實使士無枉濫能使風俗還醇為百功

○凡事惜福節用愛人無可斂里戶無濫取鋪行一事十功

○遇民間時氣瘟疫癧痢盛行即開局醫療捐俸併募助多方設處治愈一人十功垂死而得生者一人為百功

○出示嚴禁勸諭勿溺兒女救一命為百功

○凡遇祭祀能預齋戒祭時盡其誠敬一祀為五功

○道途寺觀有棺槨及枯骨暴露者出示令居民或住持來報捐資着地方安埋各為五十功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為無量功

臨蒞有司過格

○催徵無法吏胥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混行鎖鍊敲打愈迫愈逋
以致逃亡死散爲千過
○編審丁米出入乘除任意高下受賂增減一縣受害貽累子孫千過
丈量田地朦混游移公正弓算受賂不公承違貽累千過
○拏獲强盜不即審定不能設法巧訊致衙官捕役拷打混供貽害良
民冤斃囹圄而眞盜兔脫一人百過
○鬬毆人命或故或誤爲首爲從不能細訊分別親檢定罪致出入游
移拖累多人一事百過
○不能禁止勢宦土豪奸蠹神棍以致播惡殃民一事三十過
○訟師飛誣棍惡扛證刁唆搆釁聽信左右簧口指使敗人身家一人
五十過一事十過
○不能化誨頑民健訟株累及聽訟不能伸冤理枉一事十過大事百

過

○責人刑人不明告其罪明當其辜致改過無由一人一過

○詞訟不即迅審致人犯已到久候多費廢時失業一事三過

○凡閱卷案草率因循兩造察核未真折斷混淆一事三過大事再準

○詞狀濫收內牽婦人幼子非關要緊不即與抹去各二過

○有力稍有力無力不照理斷多擬贖鍰以媚上司一事二過

○大案不能細察只依樣葫蘆致冤陷大辟流戍無由伸雪一人百過

○不能救一死刑百過　不能免八十過　不能減四十過

○不能救流軍罪一人四十過　不能免二十過　不能減二十過

救是上司擬刑不當我爲委曲申雪謂之病免減是已擬刑不能仔細覆案即爲改輕之謂則已得而操之也

○不能免永戍一人爲五十過○不能免滿徒二十過

○不能免三年徒一人爲十五過○不能免二年徒十過

○不能免一年徒五過○不能免滿杖一人三過
○不能免九十以下杖二過
○官吏故入人死罪明知冤枉而怕畏權勢依舊案不與人作便伸雪者大事百過小事十過無心錯斷者減半
○居官受賂出人罪百錢一過　入人罪壞人官百錢五過
○無故輕壞卑官微秩一人百過
○三莫輕打而輕打五勿就打而就打五且緩打而即打三莫又打而又打三憐不打而亦打應打不打而徑打俱一人一過
○不恤民隱牢瘟時起不吩咐司獄官提牢吏禁子掃除積穢不多燃蒼术多貯涼水等不給草薦姜湯一日三過
○倉監不覺察不密訪提牢官吏禁卒以致凌虐弔拷囚犯受苦一日一過

○重犯無家屬者不爲照例申請囚米一人十過
○無例不自爲設處以致囚餓難堪一人一日爲三過
○無力人犯不即釋放納贖徒犯不准招保且左右衙官得擅監禁一人一日各五過
○凡小事已審明不即發放仍前混禁一人一日五過
○偏護原告不照理審斷歡喜奉承小心迎合之言一人一事各一過忿嗔越訴不依理斷一事一過
○審事或有錯枉不生悔悟改過堅執偏拗一事一過
○事已直斷結案本犯到別衙門轉辯得勝或致上司批駁而畏懼自改讞語翻案一事五過
○供招出入不爲檢點致吏胥上下相蒙一事一過
○保甲不自淸查多委佐貳民擾而盜不弭邪教奸宄不息一次百過

○身先敎化不勤讀約悉爲虛文勸懲無方無由改惡從善百過
○考校不公寒微擯抑一人爲十過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不實多致枉濫無以示勸懲士風日頹百過
○凡事不節儉不知惜福不行愛恤民力濫取里民鋪戸一事一過
○時氣瘟疫瘧痢不能多方設處開局醫療致傷多命百過
○凡遇祭祀不齋戒誠敬心多怠慢一祀一過
○不能闡明正教維持正道使風俗頹敗百過
○不能興利除害反創新法爲害當時流禍後世爲無量過
○以平民作俘虜首級獻功一人百過
○風土異宜習俗異尚時勢各殊強不知爲知偏見固執使下情弗伸
上澤弗逮百過
○地畝錢糧擅自加徵小民永累萬過

○問罪成招尚有生路不與開一線只求上司不駁一事二十過

○上司拏人明知其枉不敢力爲辯雪依命奉行一事十過

○自少門面自占便宜不顧他人職掌後人難繼一事五十過

○過知已不與相證爲善一人一過

○闡明正學篤意行善者疏而遠之謗毀阻人好修詐僞粉餙無一善狀者反親而近之一事一日各一過

○不禁賭博酗酒鬭毆一日一事一過

○不禁服毒圖賴致人輕生家屬藉命搬搶者爲五十過

○不禁屠宰耕牛傷一牛命爲十過

公門箴論公門一篇實錄中有善信婦人能以此意化尊同齊功德尤爲無量　陳鏕述紀

○古云公門之內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寃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搶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

下接民隱上通官情難苦憂危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毋乘危索騙毋因賄酷打毋知情故枉毋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二年有數萬善事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然吉祥日至子孫昌盛如或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隲積怨何爲無論古昔卽今豪傑之士潛身衙門亦時賑孤修齋葢埋髑髏亦有親老家貧良才淺賤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臨財苟得過于需索致陰譴匪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得人喜錢勿受怨錢稍貶虎威勿肆狠毒命裡有時終須有喜福後來必長久戒之愼之至禱至囑

孝親格

以化親于道爲第一 非生母能孝功尤倍

功格 始以致親喜悅終以體親愛敬見爲子者時時念念皆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一日間事父母公姑致敬盡養服勞承歡得親喜悅一日一功

○贊成親善勸親成德行仁解怒舒憂一事十功

○親倫理有虧委曲歡諫得其和悅改過遷善一事百功

○守義方之訓處變不違一事一功

○親愛亦愛親敬亦敬一事一功

○事祖父母繼母庶母能如是照上倍功

○親輪供養兄弟貧乏自任代養心生勸喜一日一功

○親歿守苫哀慕盡敬七內不犯妻妾五功

○親歿衣衾棺槨不吝錢財盡情盡禮毋貽後悔各十功

○親歿兄弟貧乏自任營塟一無推委不致淹暴親柩百功

○置立祭田俾子孫輪管三十功外以所立百錢為一功

過格

○一日間事父母公姑失敬失養不能承歡致親怨怒一事十過

○阻親善逢親惡一事一過

○親或有過失不能幾諫勸化使陷不義一事五十過

○不能守義方之訓一事一過

○親所愛敬者故薄之慢之一事一過

○有善事不勸親行一事一過○定省有缺一過

○親輪供養兄弟貧乏不肯代供致親饑餓一飧百過

○親有呼喚荅應遲慢待親怒色努目厲聲各百過

○與親爭辯順妻子廢孝弟一事十過

○被親怒責輒生怨嗔者一過○忤逆抵觸者百過

○與父母較曲直是妻子非父母一事五十過

○刻薄不敬異父母庶母一事十過

○爲利欺親一事十過○事祖父母繼父母如是倍過

○非應繼而拜他人爲父母五十過

○祀先失祭祭失其時各一過病及不得已事免若因遊樂失時加倍

○守苫七内犯妻妾五十過○喪次飲酒一次一過

○殯殮葬祭推兄弟其均財物致久淹親柩百過不勤擇地淹親柩百過

○親歿吝財菲薄衣衾棺槨百過

○盜葬人山親柩被掘搆訟不休百過

○謀人墳穴我富彼貧令人遷墓賣我百過

友恭格以化婦女友愛行善爲第一婦女能自和好功尤倍

功格

○一日間兄弟夫妻妯娌姑嫂和睦愛敬任勞推逸一功

○愛敬異母庶母兄弟姊妹姑嫂妯娌一日爲二功

○愛敬諸從兄弟妯娌姑嫂一日一功○贊成善事一人一功

○勸兄弟叔姪等改過遷善一人一事一功大事再準

○兄弟等倫理有虧勸化至和順行仁成德一事百功

○兄弟分財相讓不爭推多取少一事百功

○兄弟中有貧乏能相周全使得安樂一人爲百功

○兄弟叔姪能和睦堅忍合食不致分離百功

○撫養族中鰥寡孤獨使其得所一人百功

○作養培植宗族俊髦學業一人百功

過格

○一日間兄弟叔伯嬸姆姑嫂夫妻不相和悅刻薄推勞好逸各一過

○不愛敬異母庶母兄弟姊妹姑嫂妯娌一日二過

○不愛敬諸從兄弟叔姪不教子孫等改過遷善一人一事一過

○兄弟子姪等倫理有虧不能勸化和順仁讓一事十過

○分財不讓多占便宜百錢一過

○族中有貧乏不能周濟求借鄙吝稱貸無門一人爲二十過

○殷富不恤族中鰥寡孤獨使其失所一人爲二十過

○族中俊秀子弟不加培植助其親師處友成就其學業一人三十過

尊敬格

念祖修德爲第一尊師重道功尤倍

功格

○一日間尊奉祖先遇祭時盡誠備物致其孝思一祀一功

○待諸外戚尊長盡禮尊敬一事一功

○贊成尊長善事一事一功

○族中尊長貧乏危急者救濟安全一事一功一人五十功

○鄉黨鄰里尊長謙讓愛敬一事一功

○軒冕貴人道德長者加其敬畏儀型取法一事一功

○遇不成人多方體恤憐憫周濟一人二功

○夫妻相敬如賓相規以善毋相狎褻勿因口角反目鬭狠一日一功

過格

○一日間尊奉先祖祭祀時不發孝思不盡誠敬不能隨分備物一祀一過

○怠慢業師不遵教訓一事一過

○尊長有過恝視不能諫止一事十過逢迎其惡爲二十過

○族中尊長貧乏危急不能相周一事一過

○鄉黨鄰里尊長有失尊敬一事一過

○軒冕貴人有道長者不加尊敬法式一事一過

○遇不成人不加體恤反戲侮肆虐一事二過

○夫妻不和不知敬謹或口角相傷輒生鬪毆且多狎褻一事一過

慈教格 自幼教訓交友善人爲第一婦人能教子與非所生者功尤倍

功格

○一日間訓子孫弟姪仁慈一體或從師學業或市廛營生感化以善行禁止其奸貪不怒不縱一事一功教道見從一人爲五十功

○知有好事卽教弟姪子孫等行一事一功

○慈愛非已生一人五十功

○求得賢師友陶化以善一事一功自教以善一事十功

○子孫弟姪等宗支攸續嚴謹教訓毋陷非僻使小子有造相率漸至成德一人百功

過格

○一日間子孫弟姪等不謹教訓縱其爲惡一事一過不受職業任其

驕惰一人十過○知有好事不教之行一事五過
○沮其爲善助其爲惡一事五十過
○偏愛已子酷虐非已生者一事五十過
○自不勤教誨又不爲求賢師友陶化以善一事五過
○子孫弟姪等教訓不施不能成德漸入非僻一人百過
○畏後妻致前妻子失所一子百過
○爲妬婦所致不敢納妾即納妾不敢相近以致絕嗣爲無量過
○寵妾欺妻十五過妻妾凌制丈夫俱百過
寛下格正身以教爲第一婦人能容妾婢及愛護妾所生子女功尤倍
功格
功
○一日間和妻妾寛婢僕體恤艱難疾苦可怒不怒而善教之一事一

○嚴禁婢僕不許横行肆惡爲非一事一功
○勿輕撻僕婢侍妾一日一功導以善事見從一事十功
○同室僕婢一體訓誨見從改惡行善一人五十功
○不淫婢女使不失身得以及時遣嫁一人爲百功
○誤買良家子女爲僕婢知而送還不取前價計百錢一功或收養爲子女與配婚備粧奩嫁之各爲百功外以所費百錢爲一功
○他人僕婢受虐受苦出財贖還其父母一人百功外費百錢爲一功
○主貧爲僕婢者盡心事主公忠始終不二一事五功
○主有勢力不使不乘勢騙害人一事五功
○同爲僕婢有背主者委曲勸化見從忠事其主一人爲五十功

過格

○一日鬧妻妾不和僕婢病苦饑寒不恤究打咒罵一事五過

○不行嚴禁縱僕婢爲惡一事一過

○姦淫女婢百過

○無罪常輕鞭撻僕婢侍妾一日一過

○同室僕婢不能一體教訓一人爲五過

○謀人妻女一人爲百過未成者減半

○縱僕婢不禮于尊長一事五過○溺愛僕婢怨恨尊長一事十過

○僕婢有過不行責懲教訓容其惡慣小事一過大事再準

○縱容門客悍惡奴婢不即遣去一人爲五十過

○爲人奴婢不一心事主欺肆犯上一日一過

○爲主出入錢穀瞞昧侵騙每尅百錢爲一過

○主有過失不善勸諫外揚主惡一事一過

○主貧吝懷二心不盡力效忠且肆欺凌侮慢一事一過

○恃主位高金多嘗凌制貧民尅剝佃戶一事一過大事再準

○同爲僕婢背主者不爲勸化一人爲三十過反慫恿之爲五十過

救濟格

以救未然及仁術巧濟爲第一存心廣濟無爲而爲功尤倍

功格

善醫善汎富商遠遊隨地隨時隨心隨力庸常人貧人婦人皆可以行持勿令錯過見義當爲而愛物亦附焉

○一日間汲汲救濟求借不吝遇物輒救施賑困厄扶危濟急一事爲一功

○救饑死溺死縊死服毒死全活一人俱百功

○濟人錢米隨力隨與心生歡喜一人一功富人能厚施則以百錢準一功

○濟饑人一飡渴人一飲寒凍人煖室絮被一宵各爲一功

○遇事相托儘力相助與之週全一事一功大事再準

○遇行次有物能璧人足爲驗去之一事一功

○與一事利及一人爲一功利及千萬人爲千萬功利天下後世爲無量功

○無歸窮人收留養贍一日一功

○賑濟鰥寡孤獨癱聾瞽啞殘疾等百錢爲一功周給族黨親戚等同論

○救已死病一命百功救危病五十功重病十功輕病五功

○施藥一服一功醫藥急赴不論財物醫人一次一功

○傳人經驗藥方一方爲十功

○傳人保養身命事一事一功○傳人保養身命書一卷五功

○遇事輒與人方便一事一功大事再準

○暑天布施茶水冬天布施姜湯百錢一功

○濟人衣被等物百錢一功

○勸人收養棄孩一孩百功○勸募信善設立育嬰堂并自己出錢僱人撫養長大一人爲二百功

○施人棺木一棺十功外以所出百錢爲一功

○塘路施燈一月一功○淋雨施具一人一功

○施地與人埋塟一人爲五十功受謝者非功

○塟一無主骸骨百功

○除一民害百功大事再準多功

○救免一人流離五十功

○延續一人嗣百功

○作功果普度幽魂以費百錢爲一功

○米貴時平價出糶以所減百錢爲一功

○一遇災荒捐資賑濟費百錢一功

過格

○能濟貧不濟一過

○有寃求救不救一過

○遇死喪不恤見遺骸不掩各一過

○擠窮獨無告拒人乞假各一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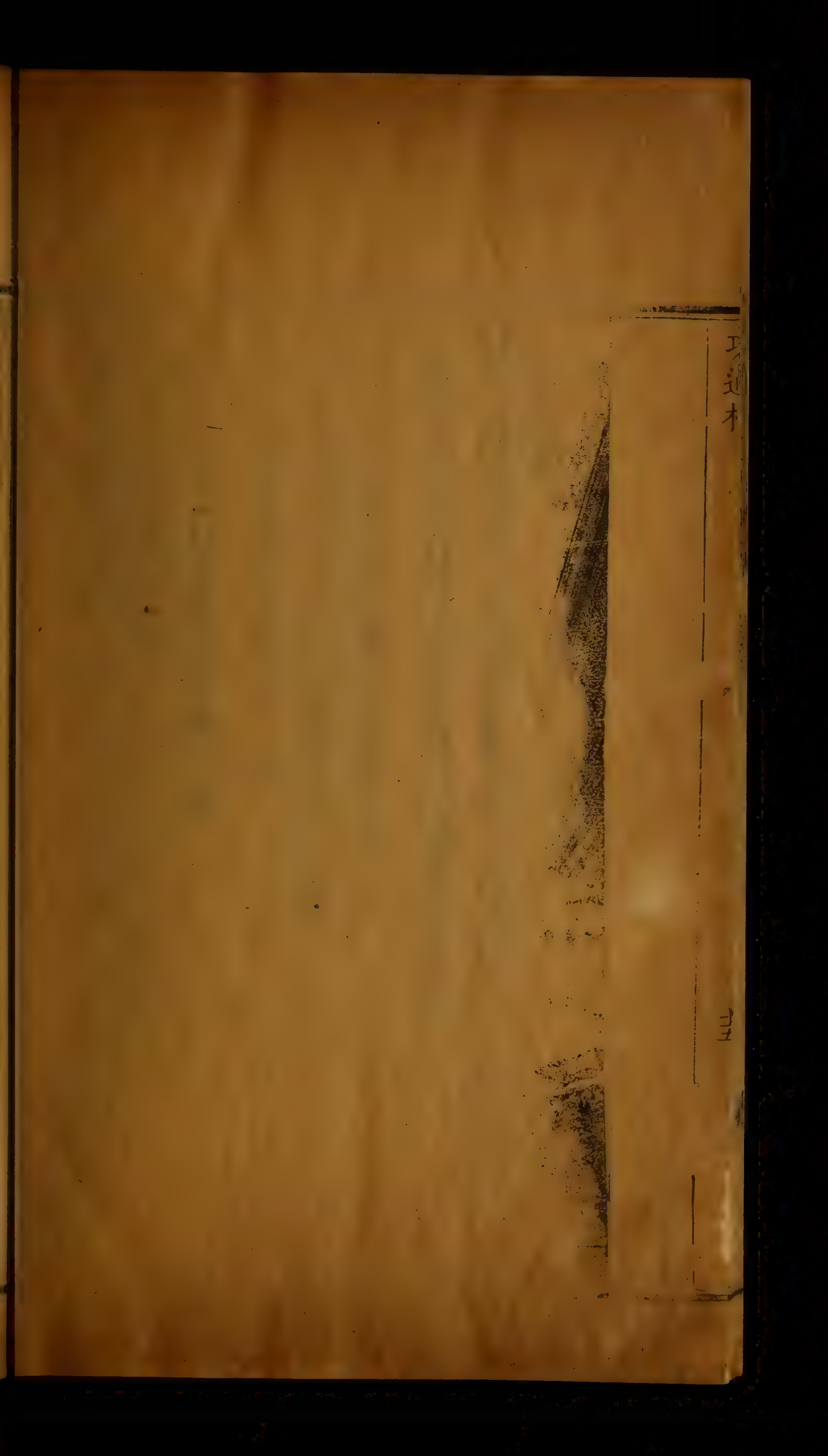
○損壞道路義井凉亭橋梁渡船等二十過

○疑病妄施藥及假藥騙人各二十過

○荒年積米不發坐索高價致一人流離俱五十過

○破人婚姻絕一人嗣離人妻女致一人死拋棄一人骸溺殺一子女俱百過

終



讀感應篇法

太上感應篇在道藏中不知幾何年宋理宗賜禁錢百萬命工刊梓又御書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語冠諸篇首而後此書大顯於世當時名臣賢士皆尊奉此書李昌齡爲之作傳鄭清之爲之作贊眞德秀爲之作序讀感應篇當知前賢表章之意止是教人爲善若云諷誦祈福便非本旨故他刻多載誦持善果茲併不載人都謂此篇出自道藏遂疑其與儒教相背此總是未曾通讀儒書人通讀儒書則知此篇議論何嘗不合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之云者見得善惡不止一事餘之云者見得果報不止一途易傳隱括言之此則條晰言之又書經所載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亦是何說詩咏上帝鑒觀禮載人事得失春秋事見於前報書於後精信感應之說便知六經

所載都是一理。故錄引經以為証

○明世宗序感應篇有云。善者聞之益勸。不俟爵賞之加。惡者觀之自危。踰於刑罰之及。可見此篇不但扶翼聖經。亦且補助王化。益世道不古。人心僥漓。禮教刑罰。都不濟事。惟感應二字。可以動其為善去惡之心。人即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王法可以勢力機巧而脫。鬼神不以富貴幽隱而遺也。

○感應篇所載善惡纖悉畢舉。即唾咳歌哭皆謂有關天鑒。初讀此等語。未嘗不疑為渺茫恍惚。不可究詰。不知慎小謹微之道。固聖賢所貴也。書曰。細行不矜。大德之累。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致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一部禮記。於人一舉一動。皆有軌度。古人教人慎小謹微。多是如此

○太倉王志堅云。感應篇凡數十百言。一篇之中。淺深精粗先後互見。卽如一戒殺也。曰昆蟲草木猶不可傷。甚細矣。曰非禮烹宰。則不禁食肉也。曰無故剪裁。則不禁衣帛也。又曰春月燎獵。曰無故殺龜打蛇。似乎益爲之寬其途者。葢一爲學道之人言。一爲流俗之人言也。學道之士。得其說而精求之。可以超凡入聖。而流俗造業之人。亦可以去其太甚。不至漫無隄防。一部感應篇。皆須如此看去。便不覺其重複。

○不讀感應篇。定有兩種人。一是章句儒人。一是豁達禪人。然眞西山理學名儒也。而特重是篇。爲之序。李卓吾精信竺氏之說。亦作讀感應篇引。可見感應篇無人不當讀也。

或曰。上士修德。善惡俱蠲。何假激勸於禍福之說。曰此自是中心安仁。天下第一流人。太上本願天下盡是上智。併此篇可以無設

然世間畢竟中下人多。有所利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此常情也。聖人作易。只要人趨吉避凶。何嘗不是此意。

○先儒嘗說上智人。不妨行下學事。感應篇固是怵惕下根。亦未嘗不是接引上根。上根之人。不務實修。專講虛無。是篇尤爲對症之藥。河南胡嘉棟曰。默有所緣。其機莫測。冥有所宰。其數莫逃。數與緣合。爲一定之天數。隨緣變。爲不定之天。實則無不定也。而人或見爲不定也。讀感應篇當思此旨。

○文昌化書有云。欲回刼運。先正人心。六祖云。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感應篇所列善惡。雖是大半從事跡上說來。然返而求之。一一皆起於心。心也者。感之主。而應之機也。讀感應篇。當思此旨。

易曰咸感也。是篇之以感應名也。易道也。然感之字從咸從心。去其心爲咸。咸無心之感。其感至矣。宋天麟（辛未進士太倉州人）曰有心爲感。感

不靈有心期應應不至讀感應篇當思此旨

○讀感應篇先發信心京口劉夢震曰一念信種一念善根念念信種念念善根若使疑信相參便是讀如未讀

○讀感應篇次勸修爲昔楊甸唐夔州推司奉太上感應篇常行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候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冬十一月初三日爲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來年十一月初三日已滿一年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膏藥湯藥四施棺木濟無力津送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量給衣資聽其適配六專一戒殺遇有飛走及水族蝦螺等物買贖放生七遇荒年貴糴賤糶賑濟貧民八寺觀損壞者修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悉爲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酌其程以助衆糧而全還鄉

十在官辨明冤枉。毎推己及人。扶弱抑強。今人終日誦持感應篇未曾行得一事。便是與不讀者無異。然此十事。皆得志於時者。乃能行之。至於一介之士。自給不逮。曷能及此。然其間事有可圖。力之能及。則隨緣行之。若力不能及。不能行者。亦當行之以心。懇懇懇懇滿腔皆濟人利物心腸。無一毫慳吝鄙嗇之意。一心爲善。感應即此而在矣。豈可以力不可爲。將施濟一切事業。遂以爲無關於我。而置之度外哉。讀感應篇者。又不可不知也

一讀感應篇。務期堅永。勿因無効而悔。勿致日久而怠。劉夢震曰。小善報近。大善報遠。報近者福小。報遠者福大。此空聽之自然。不得妄生揣度也

一行感應篇。不必拘科儀禮拜。徒誦其文而已。至於行止坐臥。私居獨處。時時刻刻。心中默念存想意義。字字反入身來。有無是事。漸

漸寡去日日如此年年如此自然動念是善觸處是善矣語云背誦經勝於看本誦經人只徒口誦而行不遵何益也。

○感應篇須是無地不可讀昔武林錢養庶按察初參蓮池大師師以感應篇授之曰此吾儒安身立命之學也公自此矢心奉行公車宦轍亦必與俱寸步不離風波盜賊中輒著靈異在在勤謹不怠如此。

○感應篇要使無人不得讀太微僊君功過格云以善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豪傑大貴人者當千善廣佈無疆重刋不朽者萬萬善從前印施此篇者往往多獲奇報顏茂猷崇禎甲戌進士曰一句贊揚便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打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眞格言也。

○此感應篇刋刻最多然詮說太汎往往覽不終卷故茲編以切實

爲貴然必須全備乃佳搏採搜羅開人蒙塞啓人心胸看到至處惟恐其言之輒盡也安有妄生厭斁乎。

○讀感應篇是知之入門工夫習功過格是行之入門工夫諸集只單刻感應篇功過格另刻使篤學銳志者雖切證向而不知行持有欲從末由之嘆善心有因而終止者茲集將功過格附成一書以爲指南庶可爲行持者一補助云爾。

○蓮池大師勸人行持功過格云。凡人宜置此格於榻前每嚮晦入息書其一日功過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或以功准過或以過准功多寡相較自知罪福不必問乎休咎至哉斯言讀感應篇兼行此法其庶幾乎。

終

太上感應篇維持世教扶正人心與六
經並垂叉前人相傳章分節觧句釋字
疏其修吉悖凶之理如月之映川如鼓
之應桴如影之隨身絲毫不爽而其引
証精確箋註詳明者無過於此深而言
之旁通於詩書語孟淺而言之徵驗於
閭里鄉曲高下可以共諭雅俗可以咸
遵人能一言一動常存可對天地可質

神明之思庶無負乎修身立命之學矣
敬刊是書以公海內未敢復留姓氏誠
恐藉以博名聲邀福祉殊非　太上感
應之說但願讀是本者各身體而力行
之則勸善懲惡可觸目警心以爲書紳
之法云爾

昔乾隆五年六月薰沐敬題

